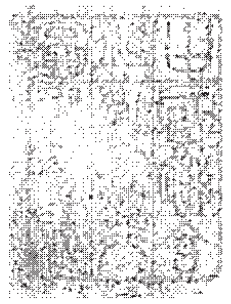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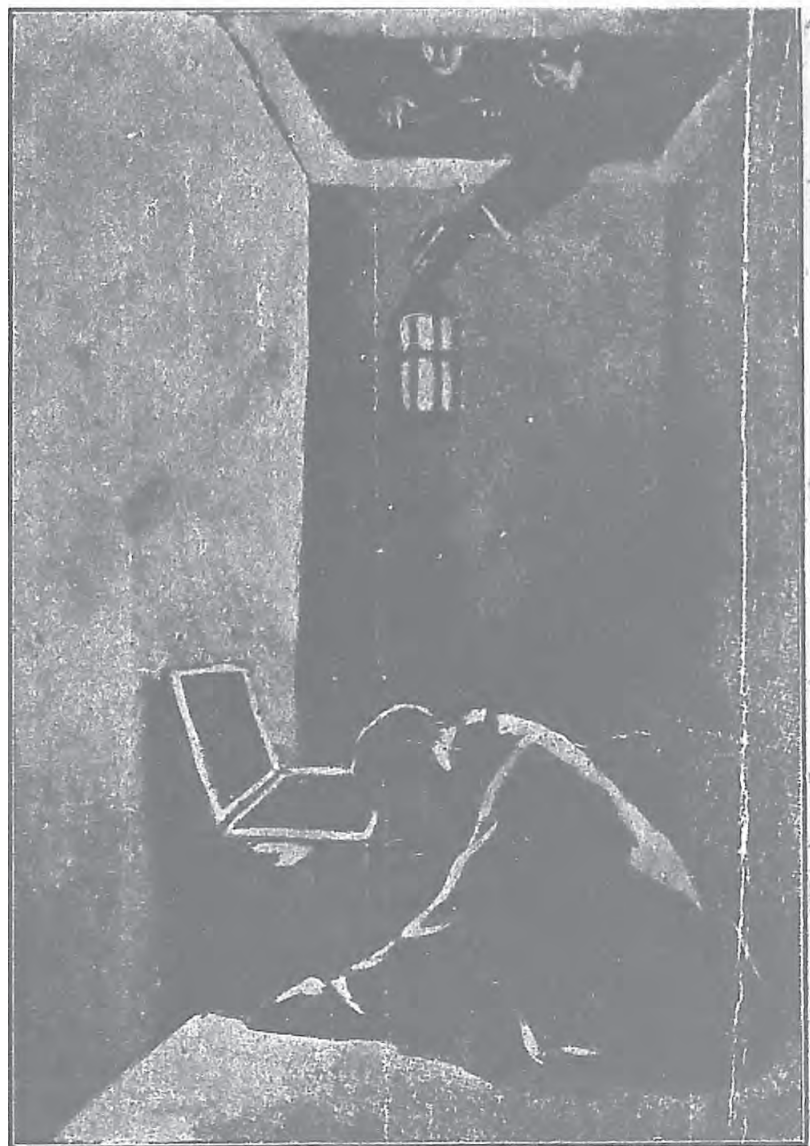


JUN 23 1945



福爾摩斯探案之四

# 回憶錄

啓明書局印行

## 小引

福爾摩斯全集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的作者科南道爾爵士 (A. Conan Doyle)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一日，日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他的父親却利道爾，是當代名畫師；母親夢莉富萊，出身愛爾蘭望族。科氏幼年在愛丁堡攻讀醫科。一八八一年，獲得醫學碩士學位。一八八六年，科氏因行醫失敗，受生活煎迫，乃寫作度日。血字的研究 (Study In Scarlet) 爲科氏第一部著作。

當血字的研究寫就後，科氏試投幾家書局，都遭碰壁。最後，承華德洛克公司青睞，允給稿費二十五鎊，惟須於一年後才可發排。科氏雖深覺不滿，然因希望借此在著作界闢一條大道，也就忍痛允諾了。

一年後，科氏處女作，在聖誕年刊中發表。事出意外，竟大受讀者歡迎，於是決意拋棄醫生活，從事著述。科氏所著的偵探小說，總共有下列八大部：(一)血字的研究 (二)四簽名 (三)冒險史 (四)回憶錄 (五)歸來記 (六)古邸之怪 (七)恐怖谷 (八)新探案 (本局譯本，即包括此八大部)。科氏除埋首寫作偵探小說外，其他著作，亦復不少。一九〇二年，完成宏著巴爾大戰 (The Great Boer War)，得受爵士勳位。

福爾摩斯探案陸續發表後，因其案情委惋曲折，敘述生動迫人，社會人士，大加側目，羣以福爾摩斯爲現實人物，決非科氏所向壁虛構者。致函科氏，探詢此大偵探之真實姓名及託其辦案者，日必數起。據科氏語，福爾摩斯確有其人，就是他的老師彼爾博士的化身。但並非大偵探，乃一名醫師，彼爾博士身材瘦長，臉色蒼黑，鼻梁高聳，目若朗星，一言一動，沉着敏捷，大異常人。於是科氏就假設他的老師爲大偵探福爾摩斯而精心描摩了。

福爾摩斯探案中有二位主角：福爾摩斯及華生。一係思想靈敏，多智善決的大偵探，一爲秉性厚實，態度真摯的名醫生。

全書長短共五十四篇，結構情節，一無雷同，案情離奇，佈局新穎，思想筆力，確非常人所能比擬。

偵探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頗受人詰疑。據筆者陋見，優越的偵探小說，情節撲朔迷離，讀者初看，如墮五里霧中，藉名探之超人智慧，層層分析，步步進迫，總至撥雲見日，大白案情，實足以訓練思維，激發求智心理，其價值不可厚非。

筆者童時，醉心偵探小說，一卷在手，竟至廢寢忘食。今與知友數人，依據突勃代·陶倫公司 (Dr. Hodgey, Doss & Company, Inc.) 一九三六年版英文本福爾摩斯全集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譯成漢文，分裝八冊，以供同好。

譯者 一九四〇年春

# 目次

一	惠士克杯馬賽中的名駒	一
二	黃險兒	二一
三	一個書記	三四
四	葛洛來司高脫海船	五一
五	邁史格來文禮典的故事	六六
六	密約一角	八〇
七	殘廢的人	九七
八	住院的病人	一一〇
九	希臘繙譯員	一二四
十	海軍協定	一四〇
十一	最後一次	一六九

## 一 惠士克盃馬賽中的名駒

清晨，我們一塊兒用早點。

「華生，恐怕我得去一次。」福爾摩斯說。

「到那兒去？」

「大特羅的皇宮。」

我聽了並不驚奇。這件不尋常的案件，目前已成爲英國惟一的談話資料。他一點不慌亂，真使我佩服我的朋友整日在房裏打圈子，低首皺眉，口裏咬着烟斗，不住地抽。對於我的談話和發問，全置之不理。我們經紀人送來的報紙，略過一眼，便拋在屋角裏。雖則他如此的沉默，可是，我知道他正在深深地思索和考慮。關於惠士克盃比賽中的名馬的失蹤和馬夫的慘死，引起輿論家深切的注意，這足於激起他偵察和研究的力量。所以他宣佈去調查實地情形，正是我所期望的。

「要是我不妨礙你工作的話，那我很願一同去。」我說。

「親愛的華生，你能同行，這是我非常感激的。我想你此翻去，決不毫無代價，此案尚有許多地方是費力的。現在到白石頓車站，還能趕上一班火車。在車上，我們再細細地討論，你能把望遠鏡帶去，則最好。」

一小時以後，我們已在頭等車裏，沿着埃爾脫線飛奔。福爾摩斯那副嚴肅的臉孔，裹在有耳套的旅行帽裏，忙着翻閱從車站上買來的報紙。他把最後一張，塞在座下，拿出烟盒來給我抽烟。

他看着窗外，又看到錶。「我們進行得很快，每小時的速度有五十三哩半。」

「我沒有注意配哩桿。」



「那我也沒有。不過這裏的電桿都相距六十碼的，所以很容易計數。我想你對於約翰史來格的被刺和銀色白額的馬失跡一案，總已有番調查工作？」

「電訊和每日的消息我都知道的。」

「偵查這案，對於細節的分析比新證件的搜查，更為重要。這悲劇是如是的特殊，這樣地無痕跡。又關於着許多人，所以我們的工作很繁重。最重要的地方，是要據理論家的理論，調查者的報告，奠定事實的概論。再偵查整個祕密的關鍵。星期二晚上，接到兩個電報。一個是馬主人羅斯上校，另一個是此案偵探格里各的，要我合作幫助從事偵查。」

「星期二晚上！」我很驚奇。「今天是星期四了。昨天你為什麼不動身？」

「我親愛的華生，這原是我的錯處。照事實看來，我以為這四名駒，不會在英國藏得很久。尤其在北方人烟稀少的大特礦。昨天我希望已經找到那匹馬，並已知道那個偷馬的人。就是謀殺約翰史格來的兇手。那知道了今天，除了捉到那個少年申卜生外，竟消息沉寂。我認為現在必需着手了。可是昨天的時間，也不是白耗費的。」

「你已有了假定。」

「至於我已找到案中的要點。現在可以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你。要是你沒有明白我們所處的地位，你決不能跟我合作。」

我靠着車墊，噴着煙霧。福爾摩斯前俯着，伸着右手的食指，在左手的掌上劃着，表明全案的要點。然後說着整個故事。

「銀色馬是伊索諾密種，」他說：「從他以往的歷史上看來，真不愧為佳種，名駒。五年來，已為牠主人羅斯上校，得了多次的頭獎。到現在，仍保持惠士克盃的冠軍。因此，許多人對於銀色馬非常的注意，並打算阻止牠參加下星期二的比賽。這事情，在皇廷蘭的人都知道的。所以上校對於那隻馬，特別戒備。約翰史格來是羅斯上校以前的騎師，後來為了體重增加，才告辭退出。他在上校家做了五年騎師，現在那邊專司調馬，亦已有七年，為人很忠實。史格來手下，有着三個助理。那馬廐也不

大，裏面有四隻馬，每夜只留着一個孩子在看守。其餘兩個助理，睡在馬廐的閣樓上。

「那三個人的行爲都很好。史格來已經結婚，住在附近的小別墅裏。他並沒有孩子，除他妻子外，還有一個女僕，生活尚稱舒適。那個地方原很荒涼的，在半哩外，才能看到幾間鄉居小屋。——那是爲病人療養用的。——在馬廐西向兩哩外，是退費司託鎮。在馬廐另一方面，還有個較大的愷泊而敦馬廐，那是斐德華貴族的，管理人名叫西拉斯勃郎。除此以外，四郊均很荒涼，只有流浪的吉卜希人散居着。

「事情就發生在星期一晚上。那晚的馬，照常訓練，照常洗刷。馬廐的門，到七點鐘，便下了鎖。兩個看守少年，到史格來家裏吃晚飯，留下亨利在馬廐裏。他的晚餐，只是一盆咖喱羊肉，並沒有酒。馬廐有着飲料水，他們在看守的時候，不能喝其他的飲料。史格來家的女僕，提着燈送晚餐。——她叫安娣非克司。——當她已走到離馬廐卅碼的地方，忽然閃出一個人來，喝住她前進。在她看來，是個上流社會的男人，穿着灰色的上衣，馬袴，手拿着一支沉重的手杖。她又看到他慘白的臉色，不安的態度，年紀約在卅以上。

「你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那人說：「沒有看到你燈光以前，我真想睡在草地上。」

「這裏是皇廷蘭。」女僕說：「在近處有着馬廐。」

「真的嗎？」那人高叫着：「好幸氣！我知道那裏有個看守的少年，這晚餐就是送給他的吧！我想你也希望有機會得到一件新衣服。」他從背心袋裏摸出一個白紙包，接着他又說：「那個孩子可以得到這個。你便可以得到一襲新衣的代價。」她聽了這種話，不免害怕起來。忙穿過他，直向馬廐走去。那裏的窗已經開啦，亨利在小桌邊等着他的晚餐。女僕便把她的遭遇告訴他。就在這時候，那個生客又來了。

他探望着窗子說：「我有話跟你說。」他手裏露着小紙包的角。

「你到這裏有什麼事？」看守的少年說。

「我要使你的袋裏有所得到。我知道你們有兩隻馬——銀色馬和櫻色馬——會參加惠士克盃馬賽。你好好地告訴我，決不使你吃虧的。聽說在五福倫（八分之一哩）一賽中，櫻色馬竟讓銀色馬先走一百碼，這可是事實？」

「我知道啦！」看守孩子叫着：「你是無賴！你可知道我們看守人的責任？」他說完後，便把狗放出籠，那個女僕拔腳就逃，當她回顧時，看見那人還依在牆前，等亨利帶着狗出來的時候，那人已蹤跡杳杳。

「那少年出去放狗的時候，馬廄的門有否鎖好？」我急急地問。

「華生，」他說：「這是個要點。昨天爲了這事，特地拍電報到大特礦去問訊。據說當少年出來的時候，會把門鎖止，而且書也不能容一人的出進。亨利等其他兩個人回家後，便把那個消息傳給史格來。史格來聽到這件事，非常慌張，雖然不明白那人的用意何在，轉瞬不能入睡。到夜半一點鐘，他妻子醒來，看到他正在穿衣，問他爲什麼要在夜半起來。他說爲了幾匹馬，使他非常不安。決定親自到那邊去一次。當時下着雨，密昔斯史格來叫他到天亮再出去。但他毫不理會，披上雨衣，匆匆外出。

「到第二天七點鐘，密昔斯史格來不見她丈夫回家。於是喚了女僕，一同到馬廄去。那時馬廄的門已開了。亨利已失了知覺，伏在桌子上。銀色馬也失蹤啦。同時沒有史格來，她們便把睡在閣樓上的兩個看守少年喚醒。他們是睡得酣酣的，並沒有聽到什麼。亨利沉沉地睡着，分明是受了強烈的麻醉劑。一時不能使他蘇醒。在她們看來，史格來也許帶着馬出去練習了。於是帶着兩個看守少年，到附近的土墩去一看。那知向四面一望，並沒有看到失去的馬，而告訴他們已發生了慘事。」

「離馬廄四分之一哩的金雀花中，飄着史格來的外衣。他們立即向那邊奔去，但見一具屍體橫在凹陷的地方。就是不幸的史格來。他的頭顱已被笨重的東西所擊碎，腿上有條長長的傷痕，似被銳利的武器所戳。史格來手執着滿塗血跡的小刀，足見他曾與兇手決鬥過。拿小刀作爲唯一的自衛武器，左手捏着一塊紅黑斜條的領帶。據女僕說，那是前夜的怪客的。在亨利甦醒後，也說是那個人的。他確信那人在窗口的時候，在咖喱羊肉裏下了麻醉藥，在史格來屍體旁邊，留下幾個馬蹄印，可見當他被害的時候，銀色馬還在他身邊。現已重格懸賞，招尋失馬。散居在那邊的吉卜希人也忙着找尋，但仍沒有什麼消



「經醫生檢驗後，知道羊肉中，含有多量的鴉片。史格來家裏的人，也是同樣的菜，並沒有什麼影響，足見毒物是臨時放進去的。全案的經過，就是這樣。」

「現在我把警廳處置該案的情形告訴你。——擔任該案的偵探長格利各，很有才能的。要是他再下一點理想功夫，更能抬高他的地位。當他到了出事所在後，便把嫌疑犯——維次申卜生——逮捕。附近的人，對他很熟悉。他的身家很好，也受過高等教育。只是爲了馬賽，傾了他的家產。現在倫敦游藝界過寫作生活。他準備在最近一次馬賽中，用五十金跟銀色馬賭勝。被捕後，他說來大特瀾的目的，希望得到皇廷蘭馬廐的消息。再往西拉斯勃郎主管的惶泊而敦馬廐去探聽聲名較次的淡水浦名駒。致於那晚跟女僕的談話，也是承認的。但說並不含有惡意，原不過訊問消息而已。常見了那塊領巾後，頓時臉色泛白，不能說出所害人手裏的原因。他的衣服很潮，可見他會冒雨而行。他的手杖，灌有鉛質的，儘可作爲武器用。在申卜生身上，並沒有傷痕。在史格來的刀上看來，那個兇手必須有點刀傷。華生，這就困難了。你能找到一點光明，這是非常感激的。」

「我以爲史格來腿上的刀傷，也許在決鬥的時候，被自己刺傷的。你看這解說可近情？」我說。

「非但近情，而且是可能的。」福爾摩斯說。

「不知道那邊警察的見解怎樣？」

「他們一定跟我們的理論相反。據我想來，警察們以爲維次申卜生把藥物迷倒看守少年，然後設法得到馬廐的鑰匙，敲門盜馬，連馬鞍都裝好。——因爲馬鞍也沒有了——當他牽馬出去的時候，在途中碰到史格來。於是他們爭鬥起來。申卜生使用沈重的手杖，擊着史格來的腦袋，他雖有着小刀，却沒有把維次申卜生刺傷。那匹馬也許已經藏匿在秘密的馬廐裏，或者他們爭吵的時候逸居在曠地上。除此以外，種種曲解，都不近情理的。但我也得到那邊詳細偵察過，才能決定。現在也不敢武斷。」

到退費司託的時候，天色已晚。月台上有兩個人等着我們。一個高大身材，濃鬚銳目。一個身材較小，容貌秀潔機警。身穿禮服皮靴，戴着夾鼻鏡。他就是馬主人羅斯上校。高碩的是偵探長格里各。他的聲譽已馳名英國偵探界中。

「密斯脫福爾摩斯，」上校說：「你竟能來。偵探長已爲我們盡力探查。我爲了可憐的史格來，還有我的愛馬，故須探明真相。」

「可有點新發展？」福爾摩斯說。

「沒有什麼，」格里各說：「外面有着車，我想在沒有黑透以前，先到出事地點去一次。」

我們已坐在舒適的馬車中，但聽得答答蹄聲。格里各把詳細的情形，說給我們聽。福爾摩斯偶而發着問句，羅斯上校的帽子拉得很低，靠着車墊。我凝神細聽偵探們的談話。格里各所構的假定，竟和福爾摩斯預料的一樣。

「從各方面看來，維次申卜生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兇手。」偵探長說。

「史格來手中的刀，又怎樣解說呢？」福爾摩斯說。

「我想他的腿傷，是他倒下去的時候所誤傷的。」

「華生醫師也有同樣的解說。這樣看來，更足以證明申卜生的犯罪。」

「那自然。同時他並沒有刀，自己身上也沒有創傷。他又那樣地注意銀色馬，這次馬的失蹤，當於他有很大的益處。他有着用迷藥的嫌疑，他又在下雨的時候出去，而且他沉重的手杖，足以充作武器，同時他的領帶發現在死人的手裏。我想在開審的時候，有了那些證據，足以定他的罪名了。」

一個聰敏的腦袋，「福爾摩斯搖着頭說：「很能推翻這個假定。要是他蓄意傷害那匹馬，何不在馬廄裏動手，偏要牽出去？可會在他身上搜到馬廄的鑰匙？鴉片是誰給他的？再一個異地的生客，盜了馬，又把牠放在那裏？他要怎樣轉送的小紙包是什麼？他怎樣解說？」

「他說是十鎊的紙幣。在他袋裏，果真搜得一張。至於別的小問題，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嚴重。他在退費司託也不能算是生客，在暑天，仍小住過兩次。鴉片也許從倫敦帶來的。至於鑰匙，在他現在看來，似已失了效用，何必再帶在身上，那匹馬或許藏在廢舊鐵穴中。」

「關於那塊領巾，他怎樣解說？」

「他承認是自己的東西。」偵探長說：「現在有新的發現足以證明他把馬從馬廄中牽出來。」

福爾摩斯便豎着耳朵聽。

「在出事場所相距一哩的地方，有着許多腳跡。後來知道星期一晚上，會有許多吉卜希人，在那裏露宿。到星期二，他們都走啦。現在我們假定申卜生和吉卜希人相通的。那不是可以把馬牽到那邊，而且現在仍留在他們手中？」

「當然可能的。」

「現在我們希望得到留宿一夜的吉卜希人的消息，並已在離退費司託附近十哩的馬廄裏仔細地偵查過。」

「聽說附近不有個訓馬廄？」

「是的，這一點我們也認為很重要。那裏有隻淡水浦名馬，較銀色馬略遜。這次銀色馬失蹤的事情，對他們很有益處。那邊的訓馬人，跟史格來感情很壞。但在那邊勘查後，也得不到什麼。」

「那麼，申卜生和體泊而敦馬廄可有關係？」

「沒有。」

他們的談話中止了，我們的車子已停在紅磚別墅前。該屋面臨大路，在相距不遠的地方——穿過草坪——還有幢長形灰瓦之屋。此外，無一處不與曠地相連，路傍徑邊間飾着鳳尾草。在曠地中唯一的點綴就是退費司託鎮的屋脊，還有西邊的體泊而敦馬廄，我們都先後下了車。福爾摩斯却仍靠着車廂，抬頭凝思。後來，我過去拉着他的手，才使他走下車來。

他看羅斯上校望着他，詫異他的態度。因而說：「對不起。我在做着幻夢。」從他的眼光中，臉色上，我知道他已有了線索，但不知道他從那裏得到。

「密斯脫福爾摩斯，可要立刻到出事地點去？」偵探長格里各說。

「不。」福爾摩斯說：「我要在這裏略住片刻。想來史格來的屍體，已經拾回吧！」

「是的，停在樓上。明天要驗屍。」

「羅斯上校，他在這裏服務多年了吧！」

「多年了。我覺得他是個忠實的僕人。」

「在死者的袋裏，搜到什麼東西？」

「都放在休息室裏，你可以去看。」

「好。」

我們進了休息室，圍着中間的桌子坐着。偵探長格里各打開了方鉛箱，拿出許多東西，展在桌上。——一匣火柴，一支兩吋的牛脂燭，煙斗，海豹皮煙袋（袋裏有卡文煙），一隻鑲有金鍊練的銀錶，一隻筆匣，幾張紙，一把象牙柄的小刀。（刀上刻着倫敦威士公司）

福爾摩斯很仔細地打量着刀。他說：「這把刀很奇異。還留着血跡，就是死者拿着的吧！華生，這種刀你是熟悉的。」

「醫學上稱為眼翳刀。」

「這刀的刀鋒很長，可作精細的工作。他在晚上出來，帶着刀，但並不放在袋裏，這真奇怪。」

「刀口原有軟木的鞘，我在死者身旁揀到。據密昔斯史格來說，那把刀放在梳粧檯上好多時候啦。這東西原不能算是自衛的武器，因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東西，才把牠帶了出來。」

「那些紙有什麼用呀！」

「三張是賣草人的收據。那封信是羅斯上校給他的。還有張是時裝公司的發票，計價三十六鎊十五先令，是倫敦勞脫街麗蘇拉時裝公司給密昔斯陶柏林的。據密昔斯史格林說，陶柏林是她丈夫的朋友，往來的信件都由他們轉交。」

「密昔斯陶柏林倒很闊綽呢！」福爾摩斯看着發票說：「二十二鎊一件衣服，也不能算作普通的價錢。這似乎有注意的必要。這裏沒有什麼事啦。一起到出事的地方去吧！」

我們剛走出休息室，有個婦人從外面進來。她帶着憔悴的臉色，恐惶的態度，拉着偵探長的手。

「你可得到他們？你可已找到他們？」她喘着氣說。

「還沒有。密昔斯史格林現在已請到密斯脫福爾摩斯，他從倫敦到這裏幫助我們。」

「密昔斯史格林來。」福爾摩斯說：「我想在不久以前，在潑來蒙史花園宴會中看到過你。」

「不，先生，你弄錯了。」

「那裏，我可以發誓。那時你穿着翠綠的禮服，蛇毛鑲邊。」

「先生，我從沒有穿過那種衣服。」

「那末，我弄錯了。」

我們跟着偵探長，穿過曠地，走不多遠，便到了出事的所在。那裏有金雀花叢，就是掛着死者的衣服。

「那晚並沒有風。」福爾摩斯說。

「沒有風。」偵探長說：「但雨很大。」

「那末，那件外衣，決不是被風吹上去的。」

「是的，是掛上去的。」

「這就值得注意了。我想從星期一以來，有好多人到過這裏。」

「在屍體旁邊鋪上一張席，我們都立在上面。」

「好的。」

「這袋裏有着史格來的鞋，也有申卜生的鞋，還有銀色馬的舊蹄鐵。」

「偵探長，你真精細。」

福爾摩斯接過布袋，走近屍體遺跡的所在，彎着身體，撫着下頷，細察着那些腳迹。他忽然叫道：「嘿，這是什麼！那裏有根燒殘的火柴，陷在泥裏。」

偵探長露着不安的神情說：「不知道。我竟這樣粗心，沒有看到這裏。」

「這東西本已陷在泥中，很易找到。但我要找到牠。」

「什麼？你早知有這個東西？」

「我想是這樣。」福爾摩斯從袋裏摸出兩個皮鞋來，和留着的腳印相比較。接着又向草叢裏去偵察。

「那裏也許沒有腳印。」格里各說：「我在四周一百碼以內，已仔細偵查過。」

「真的嗎？」福爾摩斯立了起來，他說：「那末我也不必多此一舉。但願在天未黑透以前，再在曠地上走走，以便熟悉這處的情形。這塊馬蹄鐵暫時留在我這裏。」

羅斯上校看到我朋友有系統又安靜的工作，很不耐煩，掏出錢來看。

「偵探長，」他說：「願你跟我一同回去，有幾件事情，要和你商量。最重的，就是那匹馬本已決定參加下期的比賽，現在應否取消。」

「不必。」福爾摩斯肯定地說：「請仍留着。」

「好先生，」上校對福爾摩斯致敬禮，他說：「你的高見，我極樂意接見。請你在散步以後，到史格來家裏來找我。我們再乘車到退贊司託鎮去。」

只留着我們兩人在曠地上閒步。夕陽已落，愷泊而敦後面廣闊無垠的平原上，渲成金黃色彩。鳳尾草也浴着落日餘光。這種薄暮的風景，全不能感到福爾摩斯。他仍是深深地深思。

「華生，」忽而他向我說：「我們姑且把史格來被害的問題擱置起來，先研究失馬的問題。要是該馬趁他們的當兒逃走的，那麼現在逃在什麼地方？馬是愛合羣的。要沒有回到自己馬廄裏，一定奔向愷泊而敦馬廄。決不會在曠地亂跑，成爲不羈之馬，要不然早爲人家瞧見了。若說給吉卜希人藏匿，這也是不可能的。那些人知道地方上出了亂子，便遠走了。他們得了這匹名馬，又不能公然出賣，何苦冒了絕大危險，帶着一件難於藏匿的東西呢？」

「這樣說來，那匹馬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我早說過啦。牠既沒有回到皇瑟蘭馬廄去，一定留在愷泊而敦馬廄。我們且這樣進行，看能得到什麼。偵探長說過，這裏的土質比較堅硬。向愷泊而敦的斜坡比較柔軟。你看，那一箇淺漚，在星期一晚上，一定很潮濕的。要是我的假定不錯，那馬必然經過那裏。我們就能得到牠的方向。」

走不到幾分鐘，已到了福爾摩斯指定的地方。他自己向左邊走去，要我走向右邊去。當我走沒有幾步之後，忽聽得他叫我。原來他在那裏發現一個清晰的馬蹄印，跟他所帶的馬蹄鐵竟一模一樣。

「這箇理想已有價值了。格里各就缺少了這一點。好，我們再繼續進行。」

走完了那個低漚，又經過一塊硬地，——約有一又四分之一哩寬——在那裏，又發見了蹄印。再向前進，約在半哩光景的地方，馬蹄印又絕跡了。可是在愷泊而敦附近的地方，福爾摩斯又發現了同樣的蹄印。他很得意，同時又發現有個人的足跡。

「馬在最初沒有人領着牠。」我說。

「是的。最初是獨行的。嘿！這是什麼？」

忽有兩種足跡，走向皇蕪蘭馬廐去。於是我們跟蹤前進。偶而一瞥，那個脚印又折了回來。

「華生，我們也折回去吧！」

我們又跟脚印在走，那脚印突然停止在石徑面前，那石徑通慎泊而敦馬廐。當我們正要進去的時候，有個馬夫從裏面出來。

「我們這裏不許有閒人的。」那人厲聲喝道。

福爾摩斯的大拇指插在口袋裏說：「我有句話問你。明天早晨五點鐘，來看你主人密斯脫西拉斯勃郎，不太早吧！」

「你的幸氣真好。」馬夫說：「他慣早起的。可是他很易發怒，不能輕易見他。先生，他在裏面，你可以問他自己。但先生，我不能拿你的錢，爲了我地位的關係。要是你真要給我，請緩幾分鐘。」——那時福爾摩斯正拿着半克朗，看到個面目駭人的老人出來，便放進袋裏去。那老人從大門出來，手拿着獵杖在轉着。

「幹什麼，達生不許閒談，做你自己的事！」他喝着：「你們呢——你們來幹什麼？」

「先生，我要和你作十分鐘的談話。」福爾摩斯說話的態度非常懇切。

「我沒有工夫跟人閒談。我們這裏不能容許生客住的。快走！否則狗要爬上你的膝蓋。」

福爾摩斯仍沒有改變他的來意。他走近老人的身邊，跟他耳語着。這一來，頓時使他面紅耳赤。他說：「胡說，這是瞎話！」

「好，現在還是在衆目所集的場所辯論吧！或者在你客廳裏？」

「這樣，你進來吧！」



福爾摩斯笑向着我，「華生，決不使你等久的。」他說：「密斯脫勃郎，我聽從你的吩咐。」

他留在裏邊，足足有十分鐘。當他們出來的時候，天色已金黃轉爲灰褐。我從沒有看到在短短的時間內，一個人的態度會完全改變。西拉斯勃郎的臉色，沒有第一次出來那樣紅潤，額上綴着汗珠，不住地顫慄。他傲慢的態度不知到那裏去了。

「你的吩咐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他說。

「一定的。」福爾摩斯瞧着他，這目光使勃郎很害怕，恐懼。

「是的。」他說：「一定到場。現在可要改變牠？」

福爾摩斯想了想說：「不，那不必。我也許再寫信通知你。」

「好的。你儘可相信我。」

「你應當照料得很好。正像照料你自己一樣。」

「請你放心。」

「我信任你。明天有消息給你。」福爾摩斯轉身就走，竟沒有理會勃郎伸着顫抖的手。

我們急急地回皇廷園。

「像勃郎那樣外剛內弱的人，真是少見的。」

「那匹馬可在他那邊？」

「起初他還想抵賴。」福爾摩斯說：「要是我不逐步說明，他一定不肯承認。你不是看到馬蹄旁邊，有個方頭的靴印，那腳印正跟他所穿的靴一樣。而且那種事情，決非小馬夫所能做的。他是有早起習慣的，那天他一早外來，看到曠地上有匹無人牽籠的馬。當他看到銀白的馬頭，就知道那是銀色名駒，他的淡水浦就爲了這個勁敵而失敗。那末既有這個機會何不把他暫時藏匿，待過了賽馬期再說。於是他把銀色馬牽在自己馬廄裏。我把這個情形一一說明後，他便不再抵賴，只希望能保

於自己的地位就够了。」

「可是他的馬廄曾被搜查過？」

「他是養馬的老手，自有他掩護的方法。」

「那他一定要傷害銀色馬。現在馬還在他手裏，你放心吧！」

「朋友，他得怕受責啊！一定能好好保護牠。他能否得人家寬恕，全在銀色馬能否安全。」

「想來羅斯上校不會輕易赦免人家的。」

「這事並不由於羅斯上校處置的。我報告的方式詳簡，均由我決定。這就是私人偵探便宜的地方。華生，上校對我有點蔑視。這點你有否覺得？我打算跟他開次玩笑，你不必起見銀色馬的問題。」

「好的，我不說。」

「這事情與約翰史格來死的問題相比較，當然小得多了。」

「現在你打算專心研究他的死？」

「不，我想趁車回倫敦去。」

這話真出人意料。我們到大特礦只有幾小時。事先他是多麼高興，接受辦理這件重要的案件。現在他却放棄不幹，這是爲了什麼。

上校和偵探長，都在死者家裏等我們。在途中他竟不願再談那件事情。

「我和我的朋友，打算坐夜車回倫敦去了。大特礦的新鮮空氣已吸够了。」福爾摩斯說。

偵探長聽了，張大了眼睛。上校的嘴唇告訴我們，他在曠視着福爾摩斯。

「你對於捕獲謀殺史格來兇手的事，已陷於絕望了。」上校說。

「這裏有很多困難。」福爾摩斯說：「對於你的馬加入下星期的比賽却很有把握，請你早日預備一位好騎師。還希望你給我一張史格來的照相。」

偵探長便從袋裏拿出一個信封交給福爾摩斯。

「謝謝你。」福爾摩斯說：「格里各，你竟知道我所需要的。請你在這裏略等片刻，我有句話要問女僕。」

福爾摩斯走出了客室，羅斯上校便大聲地說：「我對於這位專家，已很失望了。我們所處的地位，不是和他未來之前一樣嗎？」

「至少總有點進展。你的馬不是一定能加入比賽了嗎。」

「是的。但我希望看到馬，這總比他的話更可靠些。」

我正要替福爾摩斯辯護，那知他已從外面走進來。

「現在我又打算到退費司託鎖去。」他說。

我們走到外面，馬廄的看守少年給我們開門。福爾摩斯忽又想到了什麼，拉着少年的衣袖。他問：「你們場上可有幾隻羊誰看顧牠們？」

「先生是我照料的。」

「近來可有什麼變化？」

「有的，三隻羊都變成跛足了。」

福爾摩斯覺得很得意地搓着手。

「華生！」他挽着我的手說：「這槍打得多遠！格里各羊羣中發生了可怕的傳染病，你得注意一下。車夫，快策馬！羅斯上校仍不能信任我的朋友。偵探長似感到應有所注意。」



「你想羊的跛脚問題，可有什麼重要？」偵探長說。

「似值得注意。」

「還有別的呢？」

「那夜的狗，確也值得注意。」

「兩夜的狗，並沒有什麼奇怪。」

「是啊，所以得注意。」福爾摩斯說。

四天後。

我和福爾摩斯趁車到溫全斯特去參觀惠士克盃馬賽。羅斯上校已如約等在那邊。但他的態度非常冷淡，他說：「我還沒有看到我的馬。」

「我想你看到了牠，總能認到吧？」福爾摩斯說。

「我愛賽馬，已有廿年了。但從沒有聽到這種問話。我想連孩子們也能認到那一匹是銀色馬。」

「比賽注金的情形怎樣？」

「這很奇怪。昨天十五與一。到現在只剩三與一。」

「好。」福爾摩斯說：「這分明有人知道了內幕。」

我們在看台上看到高標着的賽馬牌。牌上寫着：「惠士克盃馬賽」——預賽人納五十鎊。馬的年齡以四五年爲限。得第一者，領得獎盃外再贈現金一千鎊。第二、三百鎊。第三、二百鎊。賽距一又八分之一哩。——

一、密斯脫牛登的海純——帽紅、衣咖啡。

二、何德勞上校的琴斯——帽粉紅、衣黑藍條紋花。

三、斐德華勳爵的淡水浦——衣帽均黃色。

四、馬斯上校的銀色馬——帽黑、衣紅。

五、包而曼公爵的年紅——黃黑條紋衣。

六、新格復勳爵的達屠德——紫色。

「我們相信你的話，並不準備用別的馬代替。」上校說：「什麼，銀色馬！」

場中有人在喊着：「銀色馬，五與四。淡水浦十五與四。」

「六隻馬都出了場！」我叫着。

「都出場了？我的馬也出來了。怎麼，沒有牠，我看不到牠的顏色。」上校驚慌地望著。

「已走過五隻。現在來的，是你的馬。」

正說之間，有匹俊健的馬，走過我們的看台。那個騎師是黑帽紅衣。

上校叫道：「這不是我的。身上竟沒有一根白色。密斯脫福爾摩斯，倒底怎麼樣？」

我的朋友仍很安靜。他說：「看牠跑了再說。」他拿着望遠鏡。「走跑了，你們看，已在那邊變過來。」

六匹馬擠在一起。淡水浦跑在前面。沒有多久，銀色馬便列居第一。淡水浦趕牠不上，列居第二。第三則是包而曼公爵的

年紅。

「這樣看來，大概是我的馬了。」上校手掩着面，喘着氣說：「但我還是毫無頭緒。密斯脫福爾摩斯，到現在你還要保守

秘密。」

「不。應當使你明白。我們先看了馬再說。」我們走到磅馬的地方去。——那裏只有馬主人和馬主人的朋友可以進去。到了那邊，福爾摩斯指着一匹馬說：「就是牠，只要用酒精一洗，就能恢復牠本來的顏色。」

「你真神祕！」

「在竊馬手中查到了牠。我便擅自作主，使牠仍舊加入比賽。」

「先生，你的本領真大。當初我對於你有些懷疑，真是抱歉。那匹馬竟沒有比今天跑得更快，我真感激你。要是你爲我找到了那個兇手，我更感恩不盡。」

「已給拿到了。」福爾摩斯冷冷地說。

上校和我聽到這句話，不由得呆視着他。

「你已得到他在那裏？」

「他在這裏。」

「這裏什麼地方？」

「和我在一塊。」

上校便紅着臉要發怒。他說：「密斯脫福爾摩斯，我感到你的好意。可是這幾句，未免有點侮辱性質。」

「請放心。」福爾摩斯帶着笑說：「上校，不是說你。我說兇手在你後面。」

上校轉身過去，便摸着馬頭。

「馬。」我和上校異口同聲。

「是的，馬爲了自衛才這樣。致於約翰史格來，你太相信他了。」福爾摩斯說：「鈴又響了。在下一場再勝一點吧！關於這事情的解釋，找個適當的地方再說吧。」

那天傍晚，我們包了一節車回倫敦去。我覺得這次旅途很短，想來羅斯上校一定有着同感的。——寫的是福爾摩斯與講他偵探該案的經過，聽得非常出神。

「我覺得憑着報紙的記載，所得的假定，全是錯的。在我到曠地的時候，還以為維次申卜生是兇犯，只覺得沒有強有力的證據。待我到史格來家的時候，忽然想起那盆咖喱羊肉。你們總記得我留在車子好一刻，這時候，使我得到一個極明顯的線索。因之，我全部腦力都注視在這點上面。」

「但我還不明白。」

「且慢。」福爾摩斯說：「我們可以知道，鴉片煙並不是絕對無味的。那末在吃的人聞到後，一定不肯再吃。可是咖喱和鴉片能混在一起，同時能解除煙味。要是申卜生放下的，可是特約他們燒咖喱羊肉，或者是湊巧碰到，得到下毒的機會。這兩種理想，都不能成立的。」

「於是我覺得申卜生實於此案無關，便轉移目光注意史格來夫婦身上。為那盆咖喱羊肉，是他們決定燒的，再把鴉片放入。但不知是史格來放下的，還是他妻子放下的。」

「同時我從申卜生探望的事上，知道馬廐裏養着狗。可是在人聲夜靜的時候，有人從馬廐裏牽馬出去，而狗竟一聲不響地讓他出去。這件事非常引人注意。這就是告訴我們，牽馬出去的人是狗所熟悉的。那時我已決定，深夜把馬牽走的是史格來。他的目的怎樣？當然不懷好意。否則他為什麼要迷醉看守的少年？他究有何用意？我仍不得而知。」

「以前曾有訓馬人擲了巨資，跟自己的馬相博，在比賽的時候，他故意不使自己的馬得勝。有時串通騎師，也有更毒的方法。我很希望知道他的目的。終於得到了。你總沒有忘記死者手裏的刀。那種刀，只有瘋人才把牠當作武器。據華生醫師說，那刀是手術用的。那末，他一定準備在晚上施用手術。羅斯上校，從你賽馬的經驗上，總知道在馬腿上有條極小的傷痕，在奔跑時便能減色不少。可是傷痕却很難被人察覺。」

「啊！惡徒流氓！」上校喊道。

「我們已能知道史格來把馬牽到曠地上的目的了。我們又能想到，一匹矯健的馬，受着刀刺，一定狂嘶，驚醒已安睡的

人了。所以他要牽出馬廐幹那件工作。

「我真胡塗！」上校說：「怪不得要火柴，臘燭。」

「是啊！當我看到那些東西後，便查明了他犯罪的方法，還有犯罪的目的。」

「還有一點，由一般而論，各人的發票，決不會放在別人的袋裏——銀錢總是自己處置的——由此可知，他還有着其他名字。從那個發票上看來，有個愛揮霍的女子。大概你對於所僱用的人，俸給一定很豐厚的。不過總不能化廿鎊買一件衣服送給他的女人，我會問密普斯史格來可有那一件衣服，她說從沒看到過。可見那衣服買給另一個女人的。因而我拿了照相趕到那家時裝公司去。這個祕密的陶柏林問題也解決了。」

「此後的事情，都很容易明白。他原想在那邊，在坑穴裏點着火，以便人家看不到。他在那邊拾到了紅黑斜紋的領巾——那是申卜生在逃的時候跌掉的。可巧給他拿着，也許他當作包紮用的。那時，馬看到亮光直跳起來，便舉蹄亂踢，蹄鐵便打在他的頭上。那時他已開始工作，也不管天在下雨，脫了外衣，且知被馬踢倒，刀就刺在自己腿上，我可說得明白？」

「真的。」上校說：「你真像在場的一樣。」

「我說我最後一顆子彈，竟打得很遠。在精細的史格來幹這件工作一定先有試習，偶而看到場上羊，經我問後，真不出我之所料。」

「密斯脫福爾摩斯，你說得再清楚沒有啦！」

「我回倫敦後，隨即到那個時裝公司去。在該公司職員看了史格來照相之後，他們說道是一個好主顧。知道他叫陶柏林，他的妻子最愛服飾。因而知道他爲了那個婦人，才做出這種不誠實的事情來。」

「這些都已說明了。但我仍不知我的馬被藏在什麼地方？」

「藏在替你保管的人那邊。」福爾摩斯說。



## 二 黃臉兒

歇洛克福爾摩斯的體力很大，一般人都趕不上他，這不是爲了運動的緣故。他除了拳術外，覺得一般的身體運動，只是耗費體力而已。所以他除了和職業有關係外，不肯輕易運動的。他的嗜好並不多，但很特別。當在案件清閒的時候，或在生活枯燥單調的時候，便注射「哥加因」來調劑他的生活。

初春的一日，他居然和我到公園去散步。那時候，榆樹已抽出新芽，梨樹也展着牠的綠葉。這種清靜的境地，竟使我們在公園裏逗留了兩小時，當我們回到貝格街的時候，已經五點鐘了。

在我們進門的時候，聽差說：「先生，剛才有位客人來找你們。」

「午前散步，有什麼意思？」福爾摩斯抱怨着我說：「那末，客人已經走了嗎？」

「走了，先生。」

「你請他進來沒有？」

「我請他進來的。」

「他等了多少時候？」

「他等了半小時。那時我在門口，他好像等得非常不耐煩，儘在屋裏踱着。一回，他出來說：『難道他永遠不回來啦？』我

便說：『請再等一刻。』那我只好到外面去等好了。這裏太悶人了，我到外面去去再來。」他說着便走了，我再留不住他。

「好，你接待得很好。」福爾摩斯說，我們便進了屋子。接着他又說：「這使我非常煩惱，華生。我正希望有件案子。從那人心緒不寧的神態看來，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他像看到了什麼。「喂，那桌上的煙斗不是你的吧！那一定是他剩下

的。倒是一支精美的煙斗，斗梗很長，而且是琥珀。我想在倫敦很少有琥珀的煙斗。有人說，這裏面有蒼蠅樣的標記。我猜來，那人一定非常愛那支煙斗，可是現在竟忘記帶去了，可是他心裏多少不安寧啊！

「你怎樣知道他愛這煙斗呢？」我問他。

「據我猜來，這煙斗的價值，不過七先令六辨士。但你看，却已修補過兩次。一次在木梗上，一次在琥珀上。而且都用銀圈修補，修補的價錢，已高出了原價。可是他寧願化錢修理，却不願另買一支新的。」

「那末，還有別的麼？」

這時候，福爾摩斯翻覆地看這煙斗，又用他細長的手指彈着。真像大學教授講解着某種動物的骨殖。

「煙斗往往有特種意味的。」他說：「一個人除了錢和鞋帶外，沒有比煙斗再能表示個性的東西了。這煙斗表示着：他主人的體力很大；牙齒很整齊；慣用左手的；而且經濟上也寬裕的。」他很有順序的說着，一方面又偷看着我，似在注意我理會到了沒有。

「你以為用一支值七先令的煙斗，就能表示他是個有錢的人？」

「這是克洛色文的板煙呢！每兩值八辨士。」他說着，從煙斗裏敲出一點煙灰來。

「那末，還有別的呢？」

「這人平時總在燈下取火的。你看，這煙斗的一邊，不是焦了嗎？如果用火柴點煙，決不會如此的。你想在燈上側着取火，當煙燒着的時候，煙斗也焦了。這焦痕在右邊，可見他是慣用左手持煙斗的。再那琥珀梗上的齒痕，可以看到他的牙齒痕，可以見到他的牙齒很整齊，而且是強有力的人。」他指給我說。接着又說：「你聽，他已上樓梯了，我們可以聽到比煙斗更有趣的事情了。」

果然我們的門開了，有一個高個子的青年進來。他穿着精美而素樸的衣服，拿着一根棕色的手杖。我猜來不過卅歲，但

他或許還要大幾歲。

「請寬恕我。」他現着不安的樣子。「我應該先敲門，我應該先敲門通知你們。但我心神不寧，請原諒我的冒失。」他的手托着頭，好像要暈厥的樣子，隨即便倒在椅子裏。

「我猜來你已有一兩夜沒有睡吧！這真令人感到疲勞。失眠原比工作更傷神。不知我對於你可能有點幫助。」福爾摩斯很婉和地說。

「先生，請你指示我，怎樣處置這事情？我好像整個的生活都變了。」

「你要我做你生活的改善者？」

「不但如此。我要求你審慎的處置以後發生的事情。我想上帝一定能使我得到你的幫助。」他說話的時候，非常急促，又很沉痛，但他竭力想壓制這種情緒。

「這是一件很瑣屑的事情。雖然一個人不應把家事對陌生人說。但我却要把我妻子最近的行跡，告訴你們。因為到了自己不能解決的時候，不得不求教人家。」

「我親愛的葛來脫孟洛先生——」

「怎樣？」我們的客人突然跳了起來，「你已經知道我的名字？」

「假如你要隱藏你的名字，」福爾摩斯笑着說，「請你以後不要把名字寫在帽夾裏，或者脫帽的時候，不要向外側。現在告訴你，我們在這裏，已得了好多祕密，並且我們常能使那些憂鬱的人得到快樂。我深信自己亦能解除你的煩惱，請你不要耽擱時間，把你的事情，快說吧！」

他的手按在額上，看去似乎很痛苦。但他竭力想把他的創痛隱藏起來。但掩飾不住，終於緊握他的手，開始說他的故事：「密斯脫福爾摩斯，事情是這樣的：我在三年前結了婚。這三年裏的生活，任何相愛的一對夫婦都及不上我們。一切思

想行動，都極投契的。可是從上星期起，我們竟隔膜得很，彷彿她是過路人，她的一切我全不知道。我不知道造成這種情勢的是什麼。但我得告訴你，我的妻子——安菲——實在愛我的。這是我知道的，也是我覺到的。當一個男人被一個女人愛着的時候，他最能感覺到的。不過，我們中間的隔膜不能解除的時候，我決不能回復到往日的恩愛。」

「那末，密斯脫孟洛，請你把事實告訴我。」

「讓我先把認識安菲的經過告訴你。」他說：「我第一次見她，她已是一個寡婦。不過年紀很輕，只有廿五歲。那時她是密昔斯罕勃龍。她在美國阿脫命達長大的，後來嫁給罕勃龍律師，不久生了個孩子。可是不幸的事情來啦，當地發生了黃熱病，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因之死了。我會見過她丈夫病死的證書。在美國，她常要觸景傷情，所以就回到英國。跟她一個未結婚的姑母同居在曼特西克的潘納城裏。我遇到她的時候，她到潘納才半年。當時就很親熱，數星期後，便結了婚。」

「我是經營販麻的，每年有七八百鎊的收入。所以在諾勃蘭租了所小別墅，生活得非常舒適。我們的住宅，雖離城不遠，但頗有田野風味。附近有一家旅館，和兩所住宅。對面田間，也有所小屋子。此外，必須到車站的中途，才能看到別的屋子。我因為職業關係，有時留在城裏。但到夏天，總和我的妻子同住在那鄉間。」

「在我們不幸的事情發生前，我們中間委實一點隔膜也沒有。還有一點，我得告訴你。在我們結婚的時候，她把全部財產——是她丈夫的遺產——全歸在我的名下。但我不這樣，因為如果我的事業失敗後，別人不免要說長話短話。她却要如此，我不好違反她。一個半月前，她突然提去那筆款子。」

「她說：『狄克，當你接受那筆款子的時候，你說我如果需要用，便可以向你要。』」

「我說：『是的，這本來是你的錢。』」

「『那我要一百鎊。』」

「我聽了這話，猜來她也許要做襲新裝，或者要辦點用品。我便問：『你有什麼用？』」

「她笑着說：『你是替我保管銀錢的，也就是我的銀行。你想銀行職員，從不對提款的人發問的。』」

「我說：『假使你真需要，我自自然然給你。』」

「『好，那就給我。』」

「但是，『你不能告訴我這筆的用途？』」

「『狄克，現在不能告訴你。』當我聽了這話，只是耐着。她那種不能告人的事情，還是第一遭呢！我就給她一張支票也不再說什麼。不知道這事情和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有沒有關係。但我得告訴你。」

「剛才不是說起離開我家不遠的地方，有所小屋嗎？這屋子和我們家只隔一塊田，但到那邊，必須繞大路過去。那屋的前面，有叢無花果，我很愛牠，常到那邊去躑躅着。我們到這裏已有八個月了，那屋子總是閒着無人住。這屋子二樓古式的陽台上，莖莖着金銀花，我想這樣清雅的地方，正好做個住宅。」

「上星期一傍晚，我又閒步到那邊。忽然有輛空車在路上。同時屋前的草地上有一堆東西，那一定有人搬來了。我便過去，想看看我們的隣居是何種人物。那時，突然有個面孔出現在樓窗上。密斯脫福爾摩斯，我不知那臉孔的樣子，只覺得寒氣砭骨，但彷彿是個非人的臉。我要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急急向前走。可是那面孔已向宗的陰面移去。因為距離太遠，所以不能知道是男子或是女人。不過，我確定那臉色是黃的，有點像黃鉛粉，並且有恐怖又不自然的表情。」

「我決意要知道這屋子的新主人，便去打門。隨即有個瘦長的，貌極醜陋的婦人出來開門。她操着北方口音問：『你要什麼？』」

「『我是你們的隣居，我想你們剛搬來，或許可以幫你們一點忙——』」

「『如果我們需要你，當然來請你的。』說完便關上了門。」

「你想多麼掃興；心裏又氣又悶，回到家裏，希望忘却那窗前的怪險，和那婦人粗鄙的說話。但打算不把那種恐怖的事

情告訴安菲，因為她是多驚善感的。在臨睡的時候，只告訴她那小屋已有牠的新主人了。她也沒有說什麼。

「本來我是個貪睡的人，夜間不常醒的。可是那晚，竟爲了日間的刺激，不能像往日那末酣睡。當正要朦朧入睡之際，我發現安菲已穿好衣服，並且披了外衣，戴上帽子。我那半入的眼睛，透過燭光看到她那慘白的臉色，和短促的呼吸，簡直使我驚駭。後來她又瞧着我是否醒着。接着便悄然溜出了臥室，不一回，前門開了。我便坐起，從枕頭下拿出錶來看，那時已是三點鐘了。爲什麼我的妻，這末早就要出去呢！」

「大約我坐了廿分鐘，我要知道她爲什麼在更深夜半時出去。門又響了，我聽着走上樓梯，進了臥室。我便問：『安菲，你到那裏去？』」

「她聽我的話，好像犯了莫大的罪惡。發出的呼聲，使我害怕。後來，她強作笑容說：『狄克，我以爲你睡着呢！』」

「『你到底到那裏去？』我追問着。」

「『我知道你要詫異的。』她說。一面脫她的外衣，我看到她的手在抖着。她又說：『這種事情，我並沒有做過。因爲我覺得悶不過來，需要一點新鮮空氣，所以在門口立了幾分鐘，現在已覺適意了。』她的聲調和往日迥然不同，我知道這是假話。心裏只是想着，她隱瞞我的是什麼？她究竟到那裏去？但我不再追問，只是一夜不能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本該到城裏去，因爲心裏非常不安，沒心兒去做事情。安菲也跟我一樣不安，不時望着我彷彿知道我不信任她。在吃早飯的時候，兩人一聲不響。飯後，我馬上出去，想趁這清晨新鮮空氣裏去解決昨夜發生的事情。」

「我直走水晶宮去玩了半天。回到諾勃蘭已是一點鐘了。那時我走到小屋面前，想看看昨夜所看到的怪險，能否再看到。密斯脫福爾摩斯，這多麼奇怪。我看見安菲從那屋裏出來。我呆住了，但她看到了我，更驚惶。她想仍回到那屋子，不過覺到已被我看到不必再躲避。便向我走來，那慘白的臉色，又驚又怕的眼珠，嘴邊却露着不自然的微笑。」

「『狄克，』她說：『我來看看我們的新鄰居，有沒有需要我們幫助的地方。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狄克，你爲什麼生』」

氣？」

「我知道昨夜你就到這裏來。」我說。

「你說什麼？」她叫着。

「昨夜你一定來過。這是什麼人？要你深夜來看她們。」

「我以前沒有來過。」

「你爲什麼要騙我？」我嚷着：「你聽你的聲音都變了。我幾時有事情瞞過你。我要進去，查個明白。」

「不要這樣。狄克，看上帝的面上，你不要這樣。」她快哭了。等我走到門口的時候，她拉着我的衣袖，不讓我進去。她哀求着我：「狄克，我請你不要進去，我發誓，隔一日我完全告訴你。如果今天你進去，沒有好處的。」我從她手中掙脫，她又拉住我。

「相信我，狄克。」她懇求我。「請你相信我這一遭。要不是我爲着你，我決不保守祕密的。爲了我們整個的生活，我才這樣。如果你能和我一同回家，那是頂好。要不然，硬要進去，那我們什麼都完了。」

「她這種懇切的态度，使我默默無言。」

「我相信你。不過，從今日起不能在深夜出來，也不能瞞着我有什麼行動。假如你能如此，我也可以忘掉已往的事情。」

「我知道你能相信我。你的希望也能達到。現在我們回去吧！」她像得到了一點安慰。

「她拉着我的手，離開那屋子。我偶然回頭看，那個黃色的面孔又在瞧着我們。我想着：我的妻和那怪險有什麼關係？那個粗暴人和我的妻又有什麼關係？這真是個啞謎。我假如不能知道，我就永不安適的。」

「事後兩天，我總在家。我的妻子也守着信約，不出去。到了第三天，我又覺到她的信約竟敵不過那祕密的勢力。她又不能守信。那天，我到城裏去。回家的時候不跟平時一樣，往日我是乘三點卅六分的車，那天却乘了兩點四十分的早車。當我回

宗的時候，那僕人很慌張的出去。

「太太呢？」我問。

「她出去散步了。」她說。

「我又滿肚子的疑問，便上樓去，看她不在那屋裏。我靠在窗口，便看到那個女用人，直奔向那屋子去。我知道她又去了。想來她走的時候，一定分付女用人：如果我回家，便去叫她。那時候我忍不下心頭怒氣，急急下樓，穿過田塍，一定要解決這事情，她們也急急的回來，我也不招呼她們，我再也耐不住了。今天非得弄明白不可。

「走到門口，也不打門，就直闖進去。樓下非常沉寂。廚房裏的壁爐上的一壺水在沸着。一隻大黑貓睡在籃裏。那個粗暴的婦人，却看不到。我便上樓去。樓上的兩間，也沒有一個人。有一間的用具和陳設，都很粗陋。只是我發現那怪臉的一間，佈置得很精美又調和。我忽看到我的妻的照片，竟掛在壁爐上面，那是三個月前所攝的。那屋子裏的確一個人也沒有。所以我便回到家裏。心裏比以前更不如意。

「當我進來的時候，她也走到甬道上來。我心裏非常憤怒，不願和她說話。便從她的身邊走過，還向我的書齋走來。她却緊跟着我。

「請原諒我的失信，狄克。」她說：「如果你知道這詳情，你一定會原諒我的。」

「你把一切都告訴我。」

「那不能。狄克，那不能。」

「你若不告訴我住在這屋裏的是誰，還有你送照給他是什麼樣的人，否則我們決不會和好的。」我說完，便離開了她。密斯脫福爾摩斯，這是昨天的事情。到今日我沒有見過她。這次我們中間發生的事情，使我非常痛苦。不知道怎樣辦。今天早晨，才想到你會替我解決。所以趕到這裏來，把這事情的經過告訴你，希望你早日為我處置妥善。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請



你問我。」

「福爾摩斯和我都非常注意聽他的敘述。因為他感情的衝動，說得雜亂無章。不過事跡的大概，是能明瞭的。我的朋友，托着下巴，深深沈思。」

「請你告訴我。」他說：「你從臆夢看到的臉，是不是男人。」

「我每次看到，都離得很遠，所以我不能說。」

「你覺得那面孔很可惡。」

「是的。臉色很特別，而且很猙獰。當我走近去看的時候，卻不見了。」

「你太太問你要一百鎊錢的時候，到現在有多久了？」

「近兩個月。」

「你看到她前夫的照相沒有？」

「沒有。因為他死後不久，阿脫命達發生大火。她所有的文件都燒掉了。」

「但她却留着一張病死的證書。你說你會看到過。」

「是的。她在火後重領到一張副張。」

「你會碰到她在美國認識的人嗎？」

「沒有。」

「她接到美國來的信沒有？」

「沒有。」

「她說過再要到美國去嗎？」

「也沒有。」

「嚙。我想——假如那小屋老是空着無人，我們不免感到困難，但我想來，昨天他們一定知道你要進去，所以裏面的人已經避去。現在當已回家，那我們就不難解決了。現在我對你說，你回到諾勃蘭，發現裏面有人，不必進去。請給我們一個電報，我們在一小時後，便到那邊，一定有辦法。」

「假如那屋子，依然空着。」

「要是這樣，我們再想法，不要太憂慮。再見。」

福爾摩斯送了密斯脫葛來脫孟洛出去後，對我說：「華生，我看這情形不佳呢！你以為如何？」

「這真有點難辦。」

「我覺得裏面含有敲詐意味的。」

「誰敲詐？」

「那一定住在佈置精美房裏的人。他的壁爐上還掛着密昔斯孟洛的照，那窗口出現的人像，又頗耐人尋味。這案件我不肯放棄的。」

「你已有了假定？」

「是的。我有假定的結論。如果與事實不能符合，那不免要使我着急。我以為那女人的前夫，就住在那屋子裏。」

「你怎能知道？」

「否則她不會這樣驚惶，不許他進去，又那末的懇求。照我想來，事實是這樣的：她在美國結婚後，發現她丈夫有不良的習慣，或有不治之症，於是她逃回英國，改了姓名，希望過着新的生活。她把一張別人病死的證書瞞着孟洛，他們結婚了三年，生活很美妙。可是好事多磨，她的行跡被人察覺了；或者就是那些多事的女，去訴了她的前夫。於是寫信給密昔斯孟洛，恐嚇

她說要宣佈她的祕密。於是她向孟洛要了一百鎊，想賄賂他們。可是他們有了錢，便趕到諾勃蘭。當孟洛告訴她有了新鄰居，她猜來一定是他們來了。便在深夜人靜的時候，請他們讓她安適。可是沒有效。於是第二天又出去。湊巧被她丈夫看見，她當然不能讓他進去。當時她允許他不再到那裏去。可是第三天，她急於要使那個恐怖的隣居離開，故而又到了那邊。那時對方也許向她要照相，她就將照相帶了過去。不料在談話的時候，女用人慌張地過去說主人已回家啦。密昔斯孟洛知道他這次一定要進來。所以就請他們暫時避開。也許他們就躲屋邊一帶無花果樹下。孟洛進去的時候，屋也空了。假定今天那屋子還是空着。這真教人詫異。你覺得我的假定怎樣？

「那不過完全是猜度。」

「但至少已包含了發生的一切。假如再有新的事情發生。我們另想辦法也不遲。現在只要等諾勃蘭的電報好了。」

當我們喝完了茶，電報已來了。——「小屋裏已有人，窗前又現過人影，請你們乘七點鐘火車來。我在等着。」

孟洛已在月台上等着我們。在燈光中，可以看到他滿臉憂愁，他立即拉着我朋友的手說：「密斯脫福爾摩斯，他們仍在

那屋裏，我看到牆裏有燈光，我們應該澈底解決才好。」

「你的意思怎樣？」福爾摩斯說。當我們在密葉成蔭的路上走的時候。

「我要進去看看究竟何等樣的人住着。請你們一塊去，替我做個見證。」

「你忘了你太太的話嗎？——進去跟你有不利——你已決定要這樣做？」

「是的，我要這樣做。」

「也好。明白了真相總比沒頭緒的亂想好得多。那我們可以馬上進去。不過照法律上看來，這種舉動是不對的。」

黃昏細雨，落在我們身上。我們依然前進，走過大路，轉入兩行矮樹的小徑。密斯脫孟洛加速走着，我們也緊跟着。

「那是我家的燈光。」他指着樹隙裏閃着的燈光說：「這裏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轉彎就看到那屋子，一條黃色的燈光，透過沒有關上的門縫，照在門前的地上。樓上的燈光很亮，當我們正注意的時候，有個黑影掠過窗間。

「就是這個東西，你們總可以看到。樓上一定有人住着，我們快進去。」萬來說孟洛叫了起來。我們走到門口，忽然有個婦女從裏面出來，站在裏面透出的燈光中。我不能看清她的面貌，但見他高舉的手，顯着懇求的樣子。

「看上帝面上，不要這樣。狄克。」她哀求着。「我知道你今晚會來的。親愛的，請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太相信你了，安非。」他厲聲地：「走開，我要進去。今夜我要和我的朋友解決這事情。」他把她推在一邊，我們就上去。當他推開了門，有個老婦人來阻止他的路。他又把她撇開，逕自上樓去。孟洛便進了燈光明亮的一間，我們也跟了進去。這是一間佈置非常靜穆的臥室，檯上有兩枝臘燭，壁爐上也燃着兩枝臘燭。有個女孩伏在寫字檯上。她穿着紅的外衣，戴着白的手套。忽地裏，她轉過來望着我們。我禁不住叫了起來，這使我非常驚奇和恐怖。那是一張沒有表情的黃色的臉。一瞬間，這秘密不能保守了。福爾摩斯笑着將女孩子耳邊一摸，那假面具便跌下了。原來她是一個小黑炭。她露出潔白的牙齒，似在笑我們。我也感到非常有趣。但孟洛呆立着，他的手按在他的頸間。「我的上帝！」他叫着，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告訴你。」他的妻子從外面趕進來，很正定的說：「你一定要弄明白，那我告訴你吧。我的丈夫死在阿脫命達，我的孩子却仍活着。」

「你的孩子？」

她從胸前抽出一件作飾物用的銀鎖，說：「你從沒有見過東西開過。」

「我以為這東西不能開的。」

她把銀鎖上的彈簧一撤，那鎖便開了。裏面有張照片，是個眉目挺秀的少年，和這個黑姑娘竟完全兩樣。

「這是約翰·罕勃龍，」她說：「他是使人尊敬的，我爲了要嫁他，才和家人脫離，我從來不後悔這事情。但使我抱憾的，就是我們的孩子，竟承受了他祖先的遺傳——白人和黑人通婚，往往有這種情形的——我的藍茜因之竟比她的爸爸還要黑。但不管她黑或白，總是我的孩子，總是我心愛的女兒。」那女孩子聽了這話，便過來拉着密昔斯孟洛的衣服。她又說：「因爲她身體不好，所以把她留在美國，怕她換了地方要影響她的健康。於是，我把她交給我們忠誠的老僕蘇格蘭婦人。當時我並沒有忘記她，更沒有把她遺棄的意思，當我愛上了你，我不敢把這事情告訴你，求上帝恕我。我很私心，深怕失掉你，所以沒有勇氣說。爲了這，我內心非常苦痛。終於我放棄我的小孩子，傾心的愛着你。三年來，我保守着這祕密。但她的保姆，不時有消息給我。最近，我忽然想要見見我的孩子，即使幾星期也好。雖然我知道這事情對我們有點不利；可是我再也忍不住了。問你要了一百鎊寄給那保姆，並且告訴她這裏有空屋，她們來後做我的隣居，表面上不要和我發生關係，我還囑她當心孩子的臉和手。並且不准她出門，即使有人從窰裏看到她，也不致有人說這裏有個小黑人了。我太謹慎了，否則也許要好一點。不過我怕你知道這事情。當那晚你說我們有了新隣居，本來我可以到第二天去。但是我竟不能睡，於是深夜出去。不料竟被你發覺，於是我非常困難。次日你已覺察了我的祕密，但你還不追究，三天以後，你從前門進去，她們從後門逃出，險些兒被你撞破。現在你完全知道了。請問你，怎樣處置我和我的孩子。」她放在胸前的手緊握着，等他的答覆。

沉寂了十多分鐘，孟洛才突破了這寂靜。他抱起了那小孩子，親熱的吻着她。一手抱着她，一手摸他的太太，一塊兒走出這房子。

「我們回家再說吧！」他說：「我不能算是好人，安非，不過比你所想的要好一點。」

福爾摩斯和我跟他們走出了小徑。他拉着我的衣服說：「我們還是回倫敦吧，比在諾勃蘭好一點。」

這裏他不再提起這案子，直到他秉燭歸寢的時候，才說：「華生，假如以後你覺到我自信力志強，或者對於案件欠努力的時候，請你在我耳朵邊，輕輕地說『諾勃蘭』，那我非常感激你。」

### 三 一個書記

我婚後不久，就在派亭頓買一所住屋。那屋子向是年老的密斯脫法奎黑住的，以前他是個得時的醫生，近年來因爲年老體衰，自己一副病態，因之他的醫業，便一落千丈。由每年進益一千二百鎊，跌至三百餘鎊，這醫室也就出讓。我自信身勳，趁年輕力壯的時候，努力幾年，不難恢復當時的盛況。

三個月來，非常忙。沒有時候到貝格街去訪歐洛克爾摩斯。那時他也很忙碌，所以無暇到我新屋裏來。六月天氣。

吃過早飯，我在讀英國醫學日報，一陣鈴響，帶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我知道老朋友來啦。

「親愛的華生，」他已走到屋裏：「看到你，真使我快樂。我想密昔斯華生已健康了吧？她跟着我們偵探四簽字真够疲倦。」

「謝謝你，我們都很好。」我緊握着他的手。

「我也這樣祝頌你們。」他坐在搖椅裏說：「現在你已沒有時間幫助我了。以前我們同居的時候，一同工作，諒你也感到有趣。」

「不，」我說：「昨天夜裏，我還看着老紀錄，把經歷的案件，編了一個目錄。」

「我想你對於這種記載，諒必多多益善，決不就此結束。」

「我正想把你的新探案，載在我日記裏，並且極願幫助你。」

「今天就能幫助我？」

「好的。隨便你。」

「那你高興伴我到北明汗去一趟嗎？」

「假如你需要去，我可以伴你同走。」

「你的醫務怎麼樣？」

「可以託給隣人。他有事的時候，我也給他做代理。現在他當然也很願意。」

「那再好沒有了。」他很得意的躺在搖椅裏，用半開的眼睛望着我。他說：「你近來有點小恙吧！這種熱天，會怕冷。」

「上星期，略有點不適。三天沒有出門，現在已全癒了。」

「現在你的臉色，已無病態了。」

「那麼，你怎樣知道我生病？」

「我用偵探上的歸納法。」

「你怎樣推斷呢？」

「自然能知道。」

「你從何處着手？」

「在你鞋上。」

我呆看着自己的鞋：「這又有什麼——」福爾摩斯不及我說完，便告訴我。

「你的鞋子，很新。大概只穿了幾個星期。可是鞋底已有了焦痕。起初我以為着了潮，在火上烘焦的。但鞋匠紙做的商標，依舊完好，才知並不是着了水。要不然那紙浸着水，會脫落。我知道你一定坐在爐前烤火，才有這焦痕。夏天還要烤火，那你一定患病無疑了。」

我聽着他的解說，他對着我笑，但他的笑臉，又變了愁容。

「和你閒談，竟忘了自己的事情。那件事，我只知牠的結果，不明牠的起因，真費人腦力。你真頂備跟我到北明汗去一次？」

「一定去。這是什麼事件？」

「在路上告訴你吧！我的車子在門外等着呢，你馬上可以動身！」

「略等片刻。」

寫了一個便條，交給鄰人。又上樓去，告訴妻子。就馬上和福爾摩斯同走。

「你的隣居是個醫生？」走到階石上，他忽然問我。

「是的，醫科跟我差不多。」

「他家也是個老醫室？」

「跟我屋子一樣，他執行醫務的年月，跟那屋子一樣長久。」

「那末他的醫務比你清淡。」

「是的，你怎能知道？」

「你看，我的朋友，你的階石比他家的要深陷三寸。」他說：「我們快上車吧！密斯脫華而柏高洛夫在等着我們，就是他有事委託我。」

他是個法國少年，舉止很文雅。誠摯的臉上，留着黃色短髻。黑而挺的衣服，合式的帽子，顯着是個漂亮人物，也頗像倫敦少年。他有着島上人沒有的英武氣概，想起來他以前，一定入伍過。紅潤的臉上，也定充滿着自然的愉快。但這時嘴角邊，却有着不能說的憂鬱。我不知道他，究竟爲了什麼，要我歇歇洛克福爾摩斯。直到坐在往北明汗的車子裏，還是念着。



「大概要一小時另十分才能到目的地。」我們在火車裏坐定後，福爾摩斯說：「密斯脫華而柏高洛夫請你趁這當兒將那事情向我朋友陳述一番。請你說得更詳細一點，這對於我們很有好處。華生，這事情的發生，或者有點危險，或者竟平安無事。不過，這是件令人難捉摸的事，你聽了也會有此感覺的。現在就請密斯脫華而柏高洛夫說吧，我不再打岔了。」

那年青的委託人，閃着他的眼睛。

「這是個不幸的故事，」他說：「我竟受人愚弄。雖然目前並沒有什麼不利，而且爲了生活，我也沒有其他辦法。只是成日像做夢一樣，也像小孩任成人擺佈一樣。華生醫師，我目前的情形，真像一篇小說，但却完全是事實。」

「以前我在梯來般公園的康格朗何特化司行任書記。今天春天，該行欠着范南徐蘭人的債，因之停辦了。這件事，你也許知道一點。我在那邊供職五年。老康格朗給我一張證書，證明我辦事能力還強，也能稱職，因爲行已停止辦公。同事們不得不另謀生路。我們一共有廿七個人，都急於要找到一個事情，但在人多事少的當兒，要找一個位置，非常困難。因之，我閒居了好久。在康格朗的時候，每星期能得到三金鎊。歷年的積蓄，只有七十鎊。不久也用完了。雖然我一再寫自薦書，但總得不到人家的錄用。我想如再不能找到事情，勢必要挨餓了。」

「正在焦急的時候，看到朗旁特街茂森威立姆公司徵求書記的廣告。我知道那條街上，都是大公司。廣告上載着，自問有資格的，可以寫封自薦信去，因之，我寫好信，並將康格朗的證書一併寄去。希望就此能得到一個位置。過了幾天，果然有信來啦。約我在下星期一去面洽。聽說應徵的人很多，我竟幸運被錄用，不勝自慰。並且說，起初每星期一鎊薪金。以後視辦事的成績，再加薪。」

「當時心裏非常高興。現在却像籠罩在愁霧裏。我住在近罕姆斯丹的模脫司曲呂街十七號。接到信的時候，已是黃昏。我坐着抽煙，心想着面洽時的情形。那時候，寓主婦突然開門進來，給我一張名片。『亞瑞平南財政經紀人』那個名字非常生疏。不認識的人突然來找我，不知有何事情。於是我叫她請客進來。一回他就進來，是個中等身材的人，眼睛、頭髮都是黑的。」

一個油亮亮的鼻子。說話非常迫切，像是個要人，非常寶貴光陰似的。

「就是密斯脫華而柏高洛夫？」他說。

「是的，先生。」我就請他坐在椅上。

「以前就在康格朗何特化司行任文書的？」

「是的。」

「現在已應了茂森公司的招請？」

「正是。」

「很好，」他說：「聽說你對商業、經濟上很有經驗？你還記得康格朗的經理柏凱，他是我的朋友，常在稱讚你的才能。」

「我聽了這番話，很是高興。我離開了行，還有人在讚揚我，真是意想不到的。」

「你記憶力很好吧？」他說。

「還可以。」

「你失業以後，對於商情，可還留意？」

「每天都讀證券交易所貿易新聞。」

「那很好，足見你能自勉。」他說：「現在我有幾個公司股票價目，請你答覆。我先問你亞瑞公司的股票？」

「一百另五鎊至一百另六鎊四分之一。」

「新西蘭公司？」

「一百另四鎊。」

「不列顛呢？」

「七十至七十六鎊。」

「真好。」他聽了很高興，「我的朋友，你真能幹。你肯做茂森的書記？」

「我聽了這句話，覺得很奇怪。我說：『密斯脫柏凱在你面前太過譽了。我失業以來，受了不少的困頓。所以很樂意接受這個職業。』」

「那裏，像先生的才能，辦事的精神。對於這個職業，就滿意了吧！現在有件事，想委託給你。雖不能發揮你的全才。不過比茂森的職務要高得多。你什麼時候到茂森公司去？」

「星期一。」

「我勸你不必接受這種小事。」

「不要到茂森去？」

「是的，先生。」他說：「我想請你到法蘭西內地五金有限公司去充任經理。那公司在法國一共有一百三十四個分公司。勃路山耳和聖呂蒙還不在內。」

「我聽了很是驚奇。『我從沒有聽到這個名稱。』我說。」

「那是一定的。因為該公司的資本是私人的。獲利很厚，所以股東不讓外界知道，深怕外人投資。我兄弟亨利平南是發起人之一，是該公司的總理。他很忙，要我代他找一個能幹的青年，做他助理。因為聽到柏凱提起你，就急急來找你。望勿推却。現在先給你五百鎊——」

「每年五百鎊？」

「這是最初的俸給。賺下紅利的百分之一，也是你的酬勞，並且年年加薪。你做了經理，該公司的營業，當更發達。」

「但我對於五金貿易，毫無經驗，恐不能擔任這任務。」

「唉！我的朋友，你商業本領很好，一定能勝任的。」

「我聽了，幾乎不能安坐椅中。」

「真正感激你。」我說：「在茂森公司裏，年薪只有二百鎊。能够到貴公司辦事，固然很好。請你把該公司詳細情形告訴我，恐怕——」

「這，你儘可放心。」他非常高興，「我們公司能請到你主持營業方面，必借大力，必能擴充貿易範圍。這裏是張百鎊支票。假如你能答應我的請求，那你就收了。其餘的薪金，當陸續奉上。這你總——」

「謝謝你。」我說：「什麼時候，我去接手。」

「明天一點鐘，你帶我的介紹書，到北明汗去見我兄弟。他在克伯來勳街一二六號B，那裏是公司臨時辦事處。你和他接洽好了，便可以開始辦公。」

「密斯脫平南，我真不知怎樣感激你好？」

「你太客氣啦，這是應當的。不過我還有一二件小事要麻煩你——也是手續關係。請你拿張紙寫：『我願做法蘭西

內地五金有限公司經理，薪金至少五百鎊。』」

「我照樣寫了。他把那張紙摺好，放在袋裏。」

「你對於茂森公司，預備怎樣？」

「當時我快樂得竟忘了茂森的事，我聽了他的話，就說：『這好寫信去回絕。』」

「我看你不必這樣。因為茂森經理知道我請你到我們公司去辦事，他很生氣。說我不應該挖你到自己公司去。這使我也生了氣。」

「——你要用這種人才，那也給他豐厚的待遇。我說。」

「——他在我公司裏，待遇雖薄，但我知道他不會接受你的要求。」

「——那我我可以跟你賭咒。我優待了他，再不會到你公司來。」

「——我們把他從困難的環境裏救出來，決不忘了我們。就是你再出多的酬報，也不會捨了我們。——這是他對我的說的，所以我要告訴你。」

「豈有此理。我從沒有看到這種無理的人。隨他去吧！我也不願再給他信。」我忿恨着說。

「好極了。」他立起身來說：「蒙你答應，我很是榮幸。我兄弟能得到你的幫助，一定也很高興。這封介紹信，請你明天下午一時到克伯來勳街一二六號B看我兄弟，再見吧！」

「這是當日我和他會面時的談話，一句也沒有遺漏。華生醫師，那種幸運，真是意外的。使我高興得不想睡，坐了一夜。第二天，趁車到北明汗，把行李放在新街的一家旅館裏。那時候，還沒有到一點鐘。但快到我們約定的時間了。」

「我到了克伯來勳街，找一二六B的房屋。那屋子在兩家大商店之間。進門是隻白石扶梯。我走上樓去，只見那裏都是公司的寫字間，經紀人的辦事處。門上都有着公司的名稱和辦事人的姓名。但却找不到法蘭西內地五金有限公司。我呆立在那裏，心想昨夜的話，竟是騙人的。當這時候，忽有人招呼我。他的相貌和聲音很像亞瑞平南，不過比較整潔一點，頭髮很光亮。」

「你就是密斯脫華而柏高洛夫？」他說。

「正是。」

「我知道你要來了。不過比約定的時間早了一點。今天早晨我哥哥有信來，真使我敬慕你的大才。」

「不敢不敢。幸虧你來了，我正找不到你們的公司。」

「是的，我們上星期才租在這裏，所以公司名稱還沒有揭示出來。請上來，我有話跟您談。」

「我跟他上樓。那房間在最高層，又狹小，又不清潔。一點陳設也沒有。兩隻舊椅子，一只寫字檯。檯上有本帳簿，和一隻破舊皮篋。和我理想中的大公司完全不同，使我感到十分詫異。」

「請你不要疑惑。」他瞧着我說：「密斯脫柏高洛夫，這是臨時辦事處，所以很簡單。但我們公司資本很充實。請你把介紹信給我看。」

「他細細地看了一遍說：『亞瑞真能賞識人。把有才能的人推薦給我。他在公司裏，是管理倫敦方面的貿易。我就在北明汗。你到了這裏，請小心辦事。』」

「我的職務是什麼？」

「再等幾天，就請你做分公司經理。現在我們計劃在巴黎設一個大棧，凡從英國運到的貨物，先運到巴黎，再由該棧運送到一百卅四個分公司去推銷，大概還有一星期，便能成立。現在請你暫住在北明汗。」

「現在可有工作做？」

「因此，他從抽屜裏拿出一本紅封面的大書來。」

「這是巴黎商界人物誌。」他說：「在各人名下，有他營業狀況。請你帶到旅館去，詳細的看一遍。把經營五金業的人，他們的地址一併扎錄下來。這很有用處，請你抄好後，就交給我。」

「但是，這裏有商業分類表。」

「這對於我們沒有用，而且靠不住。所以一定要你整理一下，現在請你帶去。星期一十二點鐘，交給我。密斯脫柏高洛夫，再見吧！如果你辦事謹慎，對公司感情也好。那你一定能做我們公司中最良好的經理。」

「我挾着那冊書，回到旅館。但我還不能安定。雖然我的位置已定，而且還有一百鎊收入，似乎用不到疑惑了。可是那辦

公室，竟如此簡陋。公司的名稱也不掛起，此外還有許多地方使我疑心。事已如此，沒有其他辦法，而且我接受了他的錢，只好聽話做事。

「第二天，就是星期一。我只編好且一部份。只好帶了這書給他看。那邊仍舊沒有一點佈置。他囑我星期三再去。到了星期三，還沒有編好。直到星期五，方始完畢。——也就是前天。我帶了書去見斯密脫亨利平南。」

「『謝謝你，』他說：『這工作很煩複，真累了你。現在，我真便利了不少。』」

「『幾次誤了期，真正抱歉。』我說。」

「『我還要請你把巴黎的器具店，也列一個表。因為這大多做五金貿易的。』」

「『好的。』」

「『請你明晚七時來我這裏。你是勇於辦事，但不宜過分勞頓。有空的時候，可以到日日音樂會去聽聽，那可以恢復你的疲勞。』他說着對我笑笑。那時候，我看到他左面第二個牙齒是鑲金的，和他哥哥一樣。」

福爾摩斯聽到這裏，不覺拍手好笑。我感到非常奇怪，呆望着他。

「華生醫師，你也覺得奇怪吧！」他說：「這是實在的情，因為他到倫敦來找我的時候，爲了我要寫信回絕茂森公司，對我發笑。無意間，我看到他第二只牙齒是鑲金的。他的聲音也完全一樣的。就是頭髮濃密一點。——用假髮也說不定，那麼我前後相遇的，實在是一個人。他却裝着弟兄來騙我。弟兄相貌像的也有，聲音同的也有，難道連一個金牙也一樣。這使我非常驚恐，我便告辭出來。我越想越疑，在旅館裏，又凝神細想：爲什麼要我從倫敦到北明汗？爲什麼比我先到這裏，裝着兄弟和我接洽？還要寫介紹信，給他自己？——種種疑問，委實使我想不出原因來。我自己不能解決，但想斯密脫歇洛克福爾摩斯一定能明白的。於是趁了夜車趕回倫敦。今天一早，就來訪問。所以現在能和二位一同到北明汗去。」

默然無言。

歇洛克福爾摩斯看着我。他斜坐着，似乎很得意，像是有了頭緒。

「你覺得有趣嗎？華生。」他說：「我想現在和你們一同到法蘭西五金公司去，訪密斯脫亞瑞，亨利平南。你們都願意去嗎？」

「我們推托什麼事去訪他？」我說。

「那很容易！」柏高洛夫插嘴說：「說你們是我的朋友。爲着失業，要我介紹給經理，請他錄用，諒他不會起疑心的。」

「很好，」福爾摩斯說：「就這樣吧！也許我一見他，就能得一點線索。喂，朋友，你到底有什麼本領，使他這樣欽佩呢？或者他這樣豐厚的待遇，另有作用——」說到這裏，他突然有所感覺，咬着手指，望着窗外，一聲不變。那時候車子到了站，我們就到新街旅館去休息。

到了七點鐘。我們三人，一同步行到克伯來勳街的公司辦事處去。

「這正是約定的時候了，」我們的當事人說：「他只在約定的時間，在那裏和我接洽。去早了，一個人也沒有，也不能得到什麼。」

「那也有意義的，——」福爾摩斯說。

「我告訴你們，」柏高洛夫叫着說：「向我們走來的。你們看！就是他。」

一個服裝整潔的人。他從人行道上很快的跑來。我們看他到報章那邊買了一份晚報，便急匆匆走進一家門裏去。

「他進去的地方，就是我們公司的辦事處，」柏高洛夫又說：「我們一同進去，就可以看到他了。」

跟着他。走到五樓一間半開着門的室外，他用手指打着門。裏面有人說：「請進來。」我們應聲而進，屋裏的陳設很像柏高洛夫所說的那末簡陋。寫字檯前，有人在讀晚報。就是我們在街上看到的那個人。他聽見我們進去，便掉頭向着我們。只見他憂鬱而死白的臉，像有大禍臨頭。滿頭冷汗，瞪着眼珠，好像不認識他的夥伴。柏高洛夫大吃一驚。詫異他的主人竟失了常。



態。

「密斯脫平南，你身體不舒適吧！」他說。

「是的，我不大好。」他竭力裝着鎮靜的樣子，舐着他乾燥的嘴唇，慢慢地說：「和你同來的是誰呀？」

「這位是潘夢山的密斯脫海利士。這位是密斯脫卜利司是本地人。」他把我們介紹給亨利平南：「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商業經驗很豐富。知道公司裏需要職員，所以託我介紹，希望你錄用。」

「總可以的，總可以的。」他不自然的笑着：「我不使你們失望。密斯脫海利士，你擅長什麼？」

「我以前是會計師。」福爾摩斯說。

「巧極。我們正需要這種人。那末，密斯脫卜利司，你呀？」

「我一向充書記的。」

「我們公司裏，正要招請。等我們商量以後，再給你們回音。現在請先回去，讓我休息一回。」

說完了這句話，便坐下去，不再敷衍我們。福爾摩斯和我相對無語。華而柏高洛夫走近他的桌邊。

「密斯脫平南」他說：「你忘記了吧；昨天約我到這裏有什麼事情？」

「是的。密斯脫柏高洛夫，」他很淡漠地說：「請你和你的朋友略等片刻，讓我進去想一想。三分鐘後，給你們回音。」說完，他走向裏面一間去，順手關上門。他的態度很自然，也很安閒。

「他做什麼？」福爾摩斯低聲說：「可是想逃走？」

「不會的。」柏高洛夫說。

「爲什麼？」

「只有一扇進去的門，不通其他房間的。」

「也沒有別的出口？」

「沒有。」

「可有一點設備？」

「我昨天會看過，沒有什麼設備。」

「那末，他進去趕什麼？這種舉動，真難捉摸。三分鐘後，他怎樣回答你。難道他發了瘋？」

「他或者看破我們有用意的，所以避開了。」我說。

「這也許對的。」柏高洛夫說。

「不對。」福爾摩斯搖着手說：「那不對。我們進來的時候，他已變色了。決不是爲了我們。也許——」

一陣尖銳淒慘的呼聲，從裏面傳出來，打斷了福爾摩斯的話。

「難道他自己在裏面不開門？」柏高洛夫說。

那可怕的聲音更響了。我們都呆看着關緊的門。福爾摩斯爲這感到很驚嚇。接着那聲音低弱了。時斷時續，福爾摩斯便跑過去開那門。但門已上鎖，我和柏高洛夫上去，幫他打開了門進去。

這是一間空屋。那聲音從對面一扇小門裏傳出。我們開了門，只見一件外衣，丟在地上。我們抬頭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天花板的釘上，垂着一條繩，懸着一個人。那就是法蘭西內地五金有限公司的總理。那繩快扣斷他的頭頸，下垂的頭，屈着的雙膝，兩腳抵着門。想來那聲音，就是他的腳打着門。我忙上前，扶着他的腰部，把他身體高舉。福爾摩斯和柏高洛夫一同解散那繩子，放在外面一間的地上。死灰的臉上，青紫的嘴唇，還會動着。大概只有五分鐘的工夫。

「華生，還能救活嗎？」福爾摩斯問我。

我走到他身邊，替他診脈。他的脈把仍很弱。不過呼吸已不像起初那末急促，眼珠也能轉動了。

「有活的希望了。先把窗開好，再給我一點冷水。」我說着跪在他的身邊。用冷手巾，按在他的頭部；解開他的襯衫，一面施行人工呼吸，直到他自己能呼吸。

「他就會醒了。」我立了起來。

福爾摩斯在寫字檯邊，低頭沉思，手插在椅袋裏。

「我想去叫警察，」他說：「等他們來了，把我們知道的告訴他們。」

「這真是怪事！」拍高洛夫搔着頭說：「他既要我到這裏，又像有事託給我。但他現在却——」

「胡說，現在完全明白了。」福爾摩斯很急躁地說：「這是最後的一幕。」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是知道了。你的意見怎樣，華生？」

「對於我仍很模糊。」我聳着肩說。

「這是很簡單的，你把前後的情節聯合起來，就能明白。」

「但到底是什麼緣故？」

「這案件有兩個要點：第一就是他和拍高洛夫接洽以後，要他寫一張進公司辦事的志願書，你覺得奇怪？你知道他可有用意？」

「我沒有留意到這點。」

「但是，這並不是商界的規例。商店用人，都是口頭約定，不需要文字的。他也不是爲鄭重起見，原不過要一個親筆的字跡。要不是這樣，他怎樣騙到呢？」

「這又有什麼用？」

「用處？在答覆之前，先要明瞭這裏面的啞謎，那也很容易明白的。有人要你的筆跡，做藍本吧了。第二點，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他阻止你寫信向茂森公司辭職。那是爲了不教茂森經理知道有這回事。只以爲星期一，有個華而柏高洛夫去就職。」

「唉，我竟這樣蠢！」當事人抱怨着自己。

「現在你總知道，他爲什麼要你的親筆字？你想有人冒你的名去就職，假如他的字和你信上的兩樣，那秘密馬上要拆穿。因之，他一定要你的筆跡，給他摹倣，才能遮住人家耳目。他又知道茂森公司的人，都不認識你，才敢冒險。你以爲怎樣？」

「他主要的作用——」柏高洛夫嘆氣着。

「那人冒名進茂森公司辦事。又怕你在那邊，容易洩漏秘密，所以假造一個五金公司，騙你離開倫敦。又把一件繁重的工作，託你辦，使你無暇顧及他事。你的化身，便在茂森公司暢欲所爲了。」

「爲什麼他裝着弟兄兩人？」

「這也容易明白。就是他的同黨只有兩人。一個已冒名進茂森公司。另一個既是五金公司總理，他也不得不擺佈疑陣，和你周旋，使你不懷疑。態度和相貌像的兄弟很多，諒你也不起疑心。那知你看到一個金牙齒。否則決不會察破他們的秘密。」

「真是——」柏高洛夫揮着拳說：「我那裏知道還有一個華而柏高洛夫，在茂森公司鬼混着呢！密斯脫福爾摩斯教我怎樣辦？你快告訴我。」

「給茂森公司一個電報再說。」

「那邊星期六下午不辦公。」

「這不必發愁。那邊總有守門的人，還有其他的侍役——」

「我知道他們重要的契據，都在公司裏的。對啦，那裏一定有人留着。」

「這很好。我們快去拍電報吧！我們可以詢問，近來有沒有冒你名的書記，在那邊辦事。假使有的，就能明白了。但是，怎麼他一見我們進來就上吊。這真使我難懂。」

「報紙！一個極低的聲音。那人已經坐了起來，他的臉色仍很慘白。眼睛已能自然地活動，手也能舉起。他很痛苦地，按着頸間的紅痕。」

「真的。那報紙！」福爾摩斯頓時興奮起來。他說：「我竟忘了報紙。他們的鬼計，一定敗露了。報紙上有這件事情——」他從檯上拿起報紙，看了看就給我。

「你看，華生。這是倫敦的晚報。先看這個標題——城中大劫案。茂森威立姆公司守衛人被殺，大盜劫後圖逃，事發當場捕獲。——那不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華生，你快讀給我們聽。」

報上載着一件重要的盜案。我把這新聞寫在下面：

——今日下午，倫敦發生一件驚人的盜案。被捕的大盜，還殺了人。被盜的公司，是茂森威立姆公司。該公司範圍很廣，存儲在公司的股票，為數極大。公司方面，對於防止盜劫的設備很周到。除了保險箱放在密室外，還雇一個看守的人。自早至晚，備着武器，防範不測。上星期，該公司新請了一個書記，名華而柏高洛夫。那人極像私製貨幣的皮亨鄧。那人會和他哥哥，同犯私製罪，處徒刑五年。新近才釋放。不知何時改了姓名，進公司充書記。他既在公司辦事，出入當很自由。因而探得保險箱的密室，和開關的方法。茂森公司星期六下午循例放假。城中警長崔遜在一點廿分到那邊巡查。看到一個人，搗着絨氈的錢袋，形色慌忙地從那邊出來。他認為很可疑，於是尾隨着他。路上遇到警士泊樂克，便一同前去捉他。那兇犯竭力抵禦。好在有兩個人，他才被擒住。在他袋中搜出美國鐵路公債十萬鎊。此外贖業，商業股票，為數也不少。他們知道出了大盜案，慌忙趕到茂森公司，只見守衛的人已被擊死。這定是皮亨鄧在散班以後，推託遺留了物件，才又回進公司。趁這當兒，殺了守衛人，搗着巨款遁逃。要沒有警長崔遜，他一定逃之夭夭。皮亨鄧被捕後，完全承認。他哥哥屢和他幹着犯罪的事情，這次當不是例外。現官

方已四出偵查，當不難拘獲——

「無意中，我們已得着兇犯的同僚了。」福爾摩斯聽我讀完了那段新聞，掉頭向着窗外，他說：「華生人類的善惡是混在一起的，你看這惡人也知自殺來殉他兄弟，却不想逃逸。這不是一個證明嗎？現在，我們已毫無疑竇了。密斯脫柏高洛夫請你叫警察來，我和華生暫時看守這犯人。我們的事情也就完畢。」

## 四 葛洛來司高脫海船

一個冬天的黃昏，我和福爾摩斯在壁爐邊向火。他說：「我有幾張紙在這裏，是關於葛洛來司高脫船案的。當司法德來佛看後，便嚇死了。」說着在抽屜裏拿出一隻已鏽的匣子，從那裏面揀出一張灰暗的舊紙給我。

“The Supply of Gongs for London is going steadily up. Head-Keep Hudson we believe, has been new told to receive all orders for flypaper and for preservation of your hon pheasant's life”

——倫敦野味價格漸漲了。我們相信總管赫特森已奉命接受購買蒼蠅紙的一切定單，來保護我雌雉的性命。

當我的目光從那紙上移到福爾摩斯臉上的時候，他也對着我笑：「你覺得奇怪嗎？」

「我只感到有點詭奇，但並不知有恐怖の意味。」

「是啊，但是那個健壯的老人，却因之而死了。那紙上竟像有流彈一樣。」

「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說：「但你爲什麼說有特別的原故呢？我應該研究這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的探案呢！」

本來我要問他第一件探案是什麼？可是沒有機會。他靜坐在搖椅裏，那些文件擱在他的膝上。一面抽煙，一面在讀那些舊紙。

「你不會聽我說起費克托德來佛的名字。他是我大學二年級頂熟悉的朋友。那時候我常埋伏在自己的屋裏沉思默想，一般年齡相仿的人，都不跟我來往。關於運動方面，只愛拳術和擊劍，因之跟我接觸的人更少。

「德來佛是我唯一的朋友——在一個清晨，我到禮拜堂去，在路上被他的獵狗咬傷了脚，因而足足納了十天。他爲了

我的脚病，不時來訪我。起初只是問好，後來則不然了。等到我起床的時候，竟成了莫逆之交了。

「他是個多血質的青年，富於情感，精神飽滿，有幾處竟和我絕對相反。不過他也不擅交際的，所以我們更加親密。後來，我又應他的約，到他父親那邊去避暑消夏。他家住在諾福克的但尼沙潑。

「老德來佛是做司法官的，又是地主，所以頗有財勢。

「但尼沙潑是勃洛特洲的一個小鄉村，在來葛莫北部的靜穆的區域。他家是所古代風味的大住宅。用橡樹做棟樑，牆壁是磚石的。門前的甬道上，滿佈着菩提樹蔭，很是清幽。園裏還有小池，野鴨時在競游。在園裏還可以行獵，也可以垂釣。這宅子裏，還有精美的園。此外還有個能手的廚房。在這種境地裏消夏，真令人快意。

「德來佛是個餘夫，費克托是他的獨生子。據說還有個女兒。可是到鮑明海姆旅行時染了喉痧死了。當我見那老人後，覺到他的學問並不高深，但却有健全的體格和極強的記憶力。因為常用外旅行，所以見多識廣。從他灰白的頭髮和棕色的皮膚看來，知道他是飽經風塵的。雖然他有雙銳利又兇險的藍眼珠，鄉裏人却說他是個慈祥的老人。執行法律時，也很寬恕的。

「在我到那邊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們一塊兒喝葡萄酒。小德來佛說我精於觀察和推斷，並且也有相當的成績。那老人却表示有點誇張。

「密斯脫福爾摩斯，那老人笑着說：「我正是絕好的題材，你能推測嗎？」

「我曉得的不很多。我敢說你在一年裏，時刻防範着，怕人乘間襲擊。」我說。

「他立即收斂了他的笑容，現着驚奇的神態。

「『是的。』他又向着他兒子說：『費克托，你當知道自從把那獵黨解散後，他們立誓要刺死我們。亨來爵士果真遇害。我因之小心翼翼地防範着。但是，你怎能知道？』



「你有支美麗的手杖，那刻着的年月，快近一年了。」我說：「我還看到上面有個洞，把溶液的鉛灌在裏面，因此成了有力的武器。要是沒有使你危險的恐怖，決不會這樣提防着。」

「還有別的？」他笑着說。

「你年青時會學過拳術。」

「對的。你怎麼知道是否因我的鼻子有點扁？」

「不，我說：『你的耳朵特別扁厚，那是拳術家的特證。』」

「還有呢！」

「從你手上的繭皮看來，你會做過開掘工作的。」

「我從事金鑽才積了一點錢。」

「你會到過紐徐蘭。」

「是的。」

「你也到日本游歷過。」

「是的。」

「你會和一個人過從甚密，他姓名的縮寫是J. A. 到現在，你却要忘了他。」

「密斯脫德來佛慢慢地立起來，張着他藍而大的眼睛凝視着我。他又伸長了頭頸，看着桌上的書本，忽地裏暈到了。」

「你想，華生，你想我和他的兒子怎樣地着忙。但總算還好，當我們把他的硬領解開，用點冷水滴在他的頭上。他哼了兩聲，便醒了轉來。」

「『呵，孩子們。』他強作笑容地說：『你們沒有受驚吧！你們看我很健壯，但我心臟很弱，用不到多大的力量，便可以使

我厥去。密斯脫福爾摩斯，你竟能如此。我想在你眼中看來，那些理論的或實際的偵探，都像一般孩子一樣。這可以作你畢生的事業了，先生，我的話可供你擇業的參考。」

「華生，你如果相信我。本來我的偵探思想，和偵探上的研究，還不過是種嗜好。自從聽了那老人的讚話，和他對我技能上的估計後，我便決定這是我終生的事業了。但當時爲了那老人突然地暈厥，心裏非常不安。」

「我希望我的話不使你過分的苦痛。」我說。

「你正觸動了我的心事。但你怎樣知道這些，請你告訴我，關於我，你究竟知道多少。」他說話的時候，已有嘻笑的神情，但眼眶邊還掩不住恐怖的神情。

「這是很簡單的。」我說：「那天我們坐在小船裏釣魚，你捲起衣袖，把手放在水裏。我看見你手臂刺着J. A兩字。字的周圍，還有別的花紋，同時那兩字又很模糊。這分明是你從前熟悉的朋友，現在却想忘了他。」

「你的眼睛真厲害。」他像放了心。「這事和你所說的一樣，往事不必再留戀，忘了那些可怕的惡魔。現在我們且到彈子房去坐一回兒，抽支雪茄吧！」

「從那天以後，老德來佛懷着疑慮的心，對我很親切。他兒子一點沒有覺得。他說：『你的話使我父親很不安定。因爲他不曉得你知道的是什麼，還有你所不知道的。』老人的一舉一動，都表示他疑惑不定。甚致在他身邊，都感到不安，因而我決定離開他們。在我們握別的前一天，忽然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事情對後來發生的事情，極有關係的。」

「我們同坐在園裏的椅子上，看西下的夕陽，讚美着勃洛特的暮景的時候，有人來通報，說有客求看密斯脫德來佛。」

「那人叫什麼名字？」德來佛問。

「他不肯說。」

「那麼，他爲什麼來看我？」

「他說你認識他，他只要談幾分鐘話。」

「你領他來吧！」

「不一回，有個身材瘦小又很憔悴的人進來，他穿件不扣好的短褂，袖口上有塊大油漬，襯衫是黑紅色的，棉布椅子腳上穿着一雙又笨重又破的靴子。他走路的样子很不雅觀，他的臉色是棕色的，常帶着狡滑的笑，露出一口不整齊的黃牙齒。後來又像個水手，他一拐一彎的向我們走來，我便聽到老德來佛的喉頭發出不安逸的呼聲，因而急急的向屋子走去。等他出來時走過我的身邊，我嗅到白蘭地的氣味。」

「朋友，」他說：「你有什麼事情？」

「那水手怒視着他，但仍帶着笑容。他說：『你不認識我了？』」

「噢，親愛的，你是赫特森。」密斯脫德來佛抖顫着說。

「先生，我是赫特森。」水手說：「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你到現在，已有卅年了。你現在已安逸地住在自己家裏，我却依舊很難生活。」

「別再說了，我沒有忘了以前的生活啊！」他又走到水手的身邊，低聲說着：「你可以到廚房裏去。」他又高聲說：「你可以儘量的吃……我想我可以給你一個位置。」

「謝謝你，先生。」那水手掠一掠他的頭髮：「我流浪了多年，現在想結束這種生活，所以決定來找你，或者找密斯脫俾獨士。」

「啊！」密斯脫德來佛說：「你知道密斯脫俾獨士在那裏？」

「唔，先生，凡是我的朋友，我都知道的。」他說完了以後，露出陰險的笑容，便走向廚房去。密斯脫德來佛含糊的告訴我們，說那人在他開鑛的時候，同船的一小時後，我們也走到餐室裏，只見他已酒醉在沙發裏。因之，在我腦筋裏留下一極

醜惡的印象，所以第二天離開他們，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留戀。

「這件事情，是在暑假第一個月裏發生的。我回倫敦後七個星期裏，做了幾次有機化學的實驗。在暑假快結束的一天，我忽然接到費克托德來佛的電報。他要我到但尼沙去。於是我丟開了一切工作，趕快到那邊去。

「費克托已駕了一部馬車在車站上等我。我差不多不認識他了。兩月以來，竟變得這樣疲弱。以前那種輕鬆愉快的少年風態，不知到那裏去了。

「我父親快要死了！他開口就說。

「他中了風！大概受了重大的刺激。整日在危險狀態中，不知現在去還能看到他活着。」他又說。

「有這種怪事！」我說。

「華生你可以想到，我受了這意外的消息，心裏多少驚奇。我便問他：『怎樣起病的？』

「『噯，是啊！』他說：『請你上了車子，我們再談吧。你總記得，在你離我們的前一天，不是有個人來嗎？』

「我記得。」

「你知道這是誰？」

「我不曉得。」

「這真是個魔鬼。福爾摩斯。」

「我聽了，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真的，他是魔鬼。自從他來了以後，弄得我們沒有片刻的平安。我父親從那晚起，便鬱鬱不歡。他的性命，便開始磨滅。

這些都爲了那個詛咒的赫特森。」

「那末，他有什麼勢力？」

「『噢，這是急於要知道的。我父親是這樣慈祥的老人，會葬送在這流氓的手裏。你來了，我真高興得多。我是非常信任你的見解和推斷，希望你能幫助我。』」

「我們的馬車很快的開在平坦的路上。那時候已看到，被夕陽所籠罩的勃洛特。遠遠地看到矗立着的煙囪，那便是來佛的家。」

「那人進來後，我父親叫他管理花園。」我的朋友說：「他不滿意，就升他做總管。於是全家的人都在他指揮之下。自己整日閒蕩着，任己所欲。喝了酒，還向女用人們，無禮的胡調。她們向我父親訴苦，於是加她們工錢來安慰她們。有時竟坐了父親的小船，拿他最好的獵槍，自由自在的出去行獵。他那種鄙視，傲慢的態度真使我氣憤。要是我跟他同年，早叫他吃我的拳頭，爾摩斯當時我竭力的忍耐。但現在想起來，未免有點後悔，我想要是我早日干涉他的行為，或不致使他變成這個樣子。」

「後來，赫特森更不得了。他竟當着我面向父親說那些無理的話。那時我再忍不住了，我把他推出門外。他使用着惡毒的眼光兇兇地看着我。以後他們的談話，我一點都不知道。有一天，父親要我向他道歉，我當然不願意。我問他為什麼要留這個東西在家裏，並且這樣縱任他。」

「『他說：『我的孩子，你的話原不錯。但你沒有知道——費克托總有一日，你會明白。現在你總不願意使你的老父受苦吧。』他說話的時候，非常沉痛。以後，他老在書室裏忙着書寫。」

「『有天晚上，我很快樂。因為赫特森要離開我們了。那時候，我們剛吃好夜飯。他進來了，喝得醉醺醺地。他的聲音也很含糊。他說：『我在諾福克住够了。我打算到海潑州去我伸獨士。想來，他一定跟你一樣的歡迎我。』」

「『我父親很柔順地對他說：『赫特森，你此番離開這裏，不致對我有什麼惡感吧！』」

「『他看着我，憤恨地說：『我還沒有聽到道歉的話。』我聽了，氣得臉都紅了。」

「我父親便對着我說：『發克托，你應該認錯。那天你的態度的確沒有禮貌。』」

「我說：『我已忍得夠了。』」

「他竟咆哮起來：『好，你覺得如此，那很好，再瞧吧！』」

「他說完便走了。此後，我父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感到十分恐懼。後來漸漸好一點，可是事情又變急了。昨天傍晚，我父親接到一封有霍亭橋郵局印章的信。他讀了這封信，兩手不住地在頭上繞圈子。我忙把他扶到沙發上，他的嘴和眼睛一歪便失了知覺。我立刻着人請福海姆醫生，他們又把他放在床上，但也沒有用。想來，現在去看他，再不能看到他呼吸了。」

「你嚇我，德來佛。」我說：『那信到底寫的什麼呢？』

「沒有什麼。不過那信很難懂，而且非常瑣屑。」他忽然叫了起來：『啊！我的天，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時我們已到甬道上。從殘照餘光中，看到窗宿全放下。我的朋友滿面愁容，走到門口，一個黑衣紳士正從裏面出來。」

「醫生，什麼時候逝世的？」德來佛問。

「你走後，不多一刻。」

「他曾醒過沒有？」

「在臨去的時候，醒了一醒。」

「有什麼話囑咐我嗎？」

「他說那些紙件都在日本櫥的黑抽屜裏。」

「我的朋友，跟那醫師走到屍室裏去。我獨自留在外面，心裏也非常悲切。——德來佛早年是個拳術家，也愛游歷，並且從事開鑿。怎麼會在那個陰險的水手的掌握中，並且一聽到我說起他手臂上的字跡，便暈到。又爲了霍亭橋寄來的信，竟致嚇死。我忽然想到霍亭橋是屬於海潑州的。那水手，就到那邊去找密斯脫俾獨士的。這信大概是勃特森發出的。要是德來佛

知道他已宣佈他以前的秘密。或者那信是俾獨士寫的。告訴他的秘密已被他的故友揭露了。這是很明顯的。據他兒子說那信的內容很淺薄，又很難懂。我想那信一定有其他的意義。表面的意義和實際的意義是不同的。故使局外人不能明瞭。我想看到那封信，而自信能猜測那信的真意。這時候，天漸黑下來了。一個滿面淚痕的女用人，送出一盞燈來。她的後面是我的朋友。他的面色非常慘白，但態度還算鎮靜。他手裏就拿著這幾張紙。他和我進了書室，把燈放在桌邊，兩人對坐著，讀那張灰色的紙條。倫敦野味價格漸漲了，我們相信總管赫特森已奉命接受購買蒼蠅紙的一切定單，來保護你離雉的性命。」

「當時，我和你讀了那信一樣驚奇。於是我細細的讀著，我深信這信裏一定有秘密的意義。默念著蒼蠅和離雉，莫非有什麼約定的意義，那信裏有赫特森的名字，可見和那水手一定有關係，不過有了他的名字，可知不是他寫的，一定是俾獨士寫的。我把字句顛倒讀，也沒有意思。我隔開一個字讀，也沒有得到什麼。忽然我得到這個秘密，原來這信應該隔著兩個字讀，便可以明瞭這封信的真義。怪不得老德來佛要嚇死了。」

「這封信的原意是這樣的：『The Game is up, Hudson has told all. Fly for your life!』」機謀已經敗露，赫特森全都說出來，你快逃命吧！」

「費克托德來佛兩手抓住了頭髮。『這一定是這樣解說的。』他說：『而且還有侮辱的意思，我真比死還難過呢，但「總管」和「離雉」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沒有什麼意義的。』不過我們要知道寫這信的是誰？他寫好後，在每一個空處填兩個字進去。這種字當然是他常想到的。據我看來，那人一定愛打獵的，或者喜歡養家禽的。你可知道俾獨士有這個情形嗎？」

「『你一說，我倒記起來了。』他說：『每年秋天，我父親總到俾獨士那邊去打獵。』

「『那不用疑惑了，這信一定是他寫的。不過我們要知道赫特森握著什麼秘密，竟能挾制這兩個慈祥使人尊重的老人。』」

「可憐啊！福爾摩斯！我想來，這一定是件醜惡的事情。但對於你，也不必隱瞞。我父親知道赫特森要宣佈他的祕密，所以他把過去的事情，完全寫了出來。我已從日本櫃裏拿到了，請你念給我聽吧，我實在沒有勇氣讀。」

「華生，這幾張就是他交給我的，我可以讀給你聽。像那晚在古屋的書室裏念給贊克托聽一樣。紙面上寫着：「葛洛來司高脫號行程記事：一八五五年十月八日在法而莫司起程。十一月六日在北緯十五度廿分，西經廿五度十四分忽遭覆沒。」裏面是一封信：

「我親愛的兒子：那逼切的恥辱，使我晚年的生活變得暗淡了。我要誠實地寫這事情。我不畏法律，也不怕失去本鄉的地位，更不顧一般熟悉的人的冷嘲熱罵。我最傷心的是怕累及了你，使你蒙了極大的恥辱。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尊敬我的。如果我不能逃避這危險，希望你仔細讀這篇記載，使你明白這事情的真相，同時可以知道我應受處分的限度。萬一我受了上帝的庇護，這危險的事情過去了；而你看到了這篇記載，那我希望你念及你慈愛的母親，還有我們父子的愛情。把這紙毀掉，忘了這往事。」

「我想你看到這信時，我一定被人發告，因而被捕；或因心臟衰弱就此瞑目了。無論怎樣，我必要的祕密時期已經過去了。所以我的一字一句，都是真的。同時我借此在深深地懺悔。」

「我親愛的孩子，我並不姓德來佛。我原叫詹姆士埃米托。現在你可以明白了，在幾星期前，我的同學對於我臂上J.A.兩字的猜度。我以為他知道我的過去，所以便厭去了。那時的埃米托其會進過銀行，也犯過本地的法律。因之被判流戌邊境。但你不要說我是個無賴。因為我欠了一筆信用保證債，到期必須付清。但我沒有籌劃好，所以我借用公款。想在被發覺之前，設法彌補好。可是我期望中的款子沒有到，並且又提前查帳。於是我借用公款的事情發覺了。而且卅年前的法律比現在要嚴緊得多。在我廿三歲生日那天，竟鐵索鑷鎖地鎖在葛洛來司高脫船裏，和卅七個罪人，一同被逐到奧斯達利亞去。」

「那是一八五五年的事情，正是克里米戰事劇烈的時候，所以那些載囚犯的老船，都作軍事上運輸之用。故而遭送



罪人的船都很小。葛洛來司高脫船本來到中國去運茶用的，式樣又舊又笨重，平時很少用到牠。但那時牠除載着卅八個囚犯外，還有廿六個船夫，十八個水手，一個船長，三個船副，一個醫生，一個牧師，還有四個看守者。差不多牠也載着一百條性命。

「一般船上的囚室，都用橡木分隔的。但我們的船上，用極薄的板隔着。我隔壁，住着個少年。當我們下船時看到他，他是個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路的態度很是活潑。而且身材要高得多，一般人只齊到他的肩頭，大概總有六呎半長。在這許多憂鬱憔悴的臉色中，却有着一個年青活潑的人，真是件怪事。我一見他輕快的舉止，我的精神便振作起來。後來又知道他做了我的隣居，心裏着實高興。有一天夜裏，我耳朵邊有極細小的聲音。我忽然看見我們的隔板上已有個小洞。他輕輕地說：『喂，朋友，你叫什麼名字？你犯了什麼罪？』」

「我告訴了他，並且也問他的名字。他說：『我叫狄克潑崙，你能聽到我的名字，也算是你的幸運。』」

「我記得他的案子，那時四處都在通緝。他的家庭也很好，自己又有優越的才能。但他有惡習慣，曾向倫敦大商家騙取巨款，後來案發被捕。」

「喂，你還記得我的案子——他很得意地說。」

「記得的。」

「那末你記得這裏面有特異的地方嗎？——他說。」

「什麼？」

「我居然得到廿五萬鎊，你可知道？——他很神氣。」

「聽說是這樣。」

「並且這筆巨款，並沒有給他們追還，你可曉得——」

「沒有知道。」

「——你知道這筆巨款在那裏？」

「——那我不知道。」

「——仍在我掌握之中。老實說，我的錢，比你的頭髮還要多。孩子，你如果有了錢，而且知道怎樣用，那時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了。你想一個有作為的人，肯垂頭喪氣的坐在囚室裏聽人擺佈嗎？不，先生，決不如此。不單要救自己，而且要救同伴。你也應當相信他，他會設法救你。」

「——起初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後來他告訴我，他已決定奪取這船，並且已有十二個同伴跟他接洽好，他自己是首領，那筆錢，便是切事情的原動力。」

「——他又說——我有一個誠實可靠的同志，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就是船上的牧師。他穿着黑衣，挾着聖書。他箱裏有許多錢，足夠買服一切人心。那些船夫，他已出錢買做他的心腹，他們又立約發誓。還有兩個看守員，兩個船副，都聽他的指揮。他還設法賄通船長呢！」

「——那麼，我們做點什麼呢？——我問他。」

「——你想怎樣？我們要教兵士們穿件紅衣服。」

「——但他們都有武器的。——我很着急。」

「——我的孩子，我們也可以有武器的。我們每人都有兩支手槍，船夫們又可以做我們的後援。這樣，我們還不能奪取這隻船？那我們只好進嬰兒園了。今夜你和你在隔壁的人談一下，看他是否可以連絡。」

「——我照着他的話去試一下。知道我隔壁的同伴，也是個少年。他犯的是冒名罪，跟我的地位差不多。他的名字是伊萊斯。現在也改了名字在英國南部成了富翁。他極願意加入靈驗密的活動，因為他覺得這是救自己的唯一辦法。事情進展得很快，船還沒有經過海灣，全船只有兩個囚人沒有知道。因為一個是意志薄弱的人，我們不願他知道，一個是患黃病的囚人。」

不能出力的。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那些船夫，本來是流氓，很願聽我們的使用。牧師也常來鼓勵我們。他手裏常拿着一隻黑袋，人家都以為是經文，其實不然。到第三天，我們榻下都有着一把鏢刀，兩枝手鎗，兩排珠彈，一磅火藥。兩個看守員做了參謀，兩個船副，又是潑倫特遜唯一的助手。因之船長和一個船副，那個醫生，還有麥丁少佐和他十八個兵士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計劃非常周密，但不敢輕易舉動。打算在半夜動手，那末很快的可以了結。可是事出我們意料，臨時發生了變化。

「那是我們動身三星期的一個晚上，那個醫生，給一個囚犯看病。他偶然把手伸到榻下，忽然摸到那支手鎗。假使他不動生色，我們的計劃必然失敗。但那醫生，因為神經衰弱，頓時臉色泛白。那囚犯一見這樣子，便捉住醫生，塞住他的嘴，又用繩子捆住在榻上。他開了門，走到甲板上，我們也都衝了出來。兩個守衛兵應聲而倒。少佐出來，看是怎樣一回事，也遭了同樣的結果。大船門前的衛兵，雖有槍，可是沒有裝彈，等他們要插上刺刀，槍彈早已穿過他的胸膛。等到我們要進船長室的時候，已聽到裏面有槍聲。推門進去，看到船長的頭倒在鋪着大西洋航行圖的桌上。牧師正執着手鎗立在他的身邊。另一個船副，也被船夫們捉住，這事情好像很快地結束了。

「我們都奔進官艙去，坐在安樂椅上，暢談狂歡。假牧師威爾遜開了一箱酒，敲斷了瓶頸，將酒酒在玻璃杯裏。正在高興痛飲的時候，忽然一陣槍彈聲，官艙裏弄得濃煙密佈，看不見人。等到煙霧散去，官艙裏已成了屠場。威爾遜和其他八個人已橫臥在血泊裏。熱血黃酒，相映可慘。回想起來，心驚不已。要是沒有潑倫特遜，我們會全被嚇倒。他大叫一聲，直闖出去，我們也乘勢奔去。但只見船尾立着十個兵士。我們不等他們裝好槍彈，已趕到他們面前，他們也並不畏懼，依然立着。不出五分鐘，這幾個人的性命便結束了。天哪！像這種慘殺的事情，也難得有吧。潑倫特遜像惡魔似的，他不管那些兵士，死了還是活着，都一個個提起來，丟在海裏。有一個雖負了重傷，但他還努力地游泳。直等到有人發了慈悲心，開槍打中了他的腦袋，才給擡走。事後除掉醫生，兩個船副，兩個看守員以外，完全是自家人了。

「不料這時候，我們又發生了意見的爭論。我們殺那些執槍的兵士，是情有可願的。但若殺死無力抵抗的人，總有些不忍。他們一共八個人，三個水手，五個敵人。我們都不願再見那種謀殺的舉動。但潑翁笛遜立意要澈底解決，不願留一個活口，到將來案發的時候做見證。當時我們幾乎被拘禁起來，他後來說，如果不聽他的話，可以離開他們。我們不願再看一次流血的慘案，決定趁一隻小船離開他們。我們每人得了一件水手衣，一盒餅乾，一盒牛脯，還有一只方向針。潑翁笛遜還給我航海圖看，說在北緯十五度，西經廿五度，會有船觸礁而沉。他說完了，便割斷了纜繩，聽我們順流而去。」

「現在要寫到故事最驚險的地方了。我親愛的兒子，水手們放下了風篷，等我們離開了他們，他們又重新扯起。這時候來了陣東北風，大船便遠離了我們。我和伊文斯比較有點知識，當時坐在風篷下，細看着航行圖，打算向北到浮士海峽去，還是東行到亞非利加去。正在疑惑不決的時，忽然風向朝北，因而想到還是順風到西利亞蘭項去好。這時大船已遠離我們，望去只是一個黑點。忽然一縷黑煙直升上來，漸漸展開，像一棵大樹，不一回，就聽到雷震一樣。等到煙霧飄散的時候，葛洛來司高脫一點也沒有了。我們的船就轉向發生災禍的地方划去，那時的餘煙，還在海上長長不絕。」

「我們到那邊，只見破碎的小船，還有那些斷桅碎板浮在海面上，却看不到一個人影。正在這時候，忽然聽到一陣呼救聲，只見一個人抱着一塊破板，在水裏飄浮。於是我們急急過去，把他救上了小船。他是個少年水手赫特森，他已灼傷了，不能說話。兩天以後，他才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

「據說我們去了不久，潑翁笛遜和他的黨徒，就動手殺剩下的幾個人。兩個看守員中了槍，沉在海底。一個船副也被丟在海裏。他又走下艙去，殺了醫生。這時候，只剩下大船副。他非常勇敢，一看到潑翁笛遜帶着血刀走近他的時候，便用力掙扎，逃到甲板上，鑽入尾艙去。那時候，有十二個囚犯追着他。他手裏拿着一匣火柴，立在火藥桶旁邊。他說有人要害他，他就點着火藥，同歸於盡。只有一刻的時光，火藥便爆炸了。但據赫特森說並不是大船副點燃的，而是囚犯開槍誤中了火藥箱。這一來，便結束了葛洛來司高脫船和那班劫船人的性命。」

「我的孩子，這完全是事實。後來我們遇到一隻去奧斯達利亞的船。我們假造了故事，那好西潑的船長，就救我們上船。以爲我們是那船上的乘客。後來葛洛來司高脫船沈沒的消息也傳了出去，軍部也以爲遭了意外，絕不知道這事情的真相。我們不久就在沙特南上岸，跟伊文斯兩人換了姓名，從事開礦。同事中都很生疏，所以很容易將這件事情隱藏過去。」

「後來很舒適的回來。買了一點產業，想安適地過了這一生。幾年來，的確過得非常安逸，我希望過去的事情不再發露了。誰知那個水手竟來找我。我一看便知道當年在斷板上救起來的人。我知道我已找到了我，決憑着挾制的手段，靠着我們過日子。所以我很縱容他，竭力地忍受，怕他宣佈我們的祕密。現在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臨去的態度，却帶着恐怖の意味，我不敢再想。」

「俾獨士寫信來告訴我，赫特森已完全說出來了。慈祥的上帝憐惜我們吧！這幾句寫得很不整齊，好像一隻抖顫的手寫的。」

「費克托經過這次慘變後，幾乎痛不欲生，便到梯留去做種茶事業，聽說非常發達。至於赫特森和俾獨士也沒有消息。法院裏也沒有接到這種發告。可見他不過恐嚇而已。俾獨士却以爲是事實。據警察們想來，赫特森殺了俾獨士便悄悄逃去。我却以爲俾獨士既已被迫，並且借了赫特森的恐嚇，一定殺了他，出了胸中的仇恨，才後自己避居他處……」

## 五 邁史格來文禮典的故事

歐洛克爾爾斯的思想 and 言行都很精確，又有條理。他的服裝，也很整齊。不過他在家的性情，非常放任。使他的同居，叫苦連天。我雖從軍到過阿富汗，受了土人放浪不羈習氣的影響，但也沒有他那樣隨便。雪茄放在煤斗裏，板煙放在波斯拖鞋裏；沒有覆的帽，用刀穿着，插在壁爐上；練鎗的時候，就向牆壁放射；所以壁上的彈孔像密佈的繁星。

我們室中，滿擺着化學用品，連牛奶瓶裏，也放着化學藥品。他舊日的信札，探案的證物，以及其他書籍，在屋角裏，桌子上，堆積如山。這些對於他都很有寶貴，但從不整理。每當工作疲勞，需要休息的時候，往往把這些書籍，和他愛好的音樂，來調劑他身心。那時，他成日在沙發上，書桌前，懶得不想走路。那櫃首積月累的文件，並不毀去，也不移動。所以我們辦公室裏，堆塞得水洩不通。

有一天晚上，我們圍爐閒談，樂趣橫生。在這時候我請他把堆積着的書籍和信件整理一下，好讓室內寬曠一點。他聽了，覺得很有理由，不好回絕，便走到寢室裏去拿出一只大箱篋來，把牠放在地板中央，蹲下去，開那箱蓋。我見裏面有許多文件，都用紅帶子束着。

「學生這裏案件最多。」他看着我說。「我說你要知道這裏的案件，所以一定要我拿出來。」

「這都是你以前的探案。」我說。「我希望把你以前的案件記載起來。」

「是的，這都是我沒有成名前的案件。」他很鄭重地把各種文件拿出來。他又說：「並不是每件都成功的。因為當時我經歷還不夠。但這裏，曲折有趣的案件也不少。像這是暗殺案，奧勃來酒業商事件，俄羅斯婦人曹爾露過，這是給親手杖事件，這是記載激烈可藍且的跋脚和他親妻子全都經過。還有這一——啊，這是非常奇怪的案件。」

他從箱裏拿出一隻小木匣來。匣上有個活動的蓋，很像小孩的玩具箱。那裏面有束摺皺的紙，一個舊式的銅鑰匙，和一隻纏着綠的木釘。此外還有三個圓形有花紋的舊金幣。

「我的朋友，你看了感到什麼？」福爾摩斯笑向着我。

「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聚在一塊，想來又是件奇怪的事情。」

「是的，這真是件希奇的事情。要是你知道了真相，也仍感到詫異。」

「那事情，有歷史性的？」我問。

「並且很複雜的。」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福爾摩斯並不回答，只管一件一件拿出來，放在凳上。然後自己坐到椅上，看着那些東西，似乎很得意。

「一看到這些，便想到邁史格來文禮典中的怪話。」他說。

我聽到這個名字，也不止一次了，但他總說得不詳細。所以到現在，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很願意知道，你能告訴我嗎？」我要求他。

「華生，我是高興把這案件告訴你。」福爾摩斯打趣着說：「這一來，我却沒有工夫整理了。你不嫌零亂麼？這案的情節，和一般的都不同。我自信世界上，沒有比這案子更怪異的。若使蒐集我探案的人，把這篇遺漏了，就不能算完整。」

「你還記得葛洛來司高脫海船的事情嗎？我和那不幸的人，談話以後，才決定偵探生活，是我學生的事業。現在無論警界裏，和一般民衆，都以爲我是解決疑案的最高法庭。當和你初度合作的時候——我們第一次的探案是紅字的研究——已經滿負虛名了。以後，努力苦鬥，才能在偵探界中獨樹一幟。」

「初到倫敦的時候，住在不列顛博物院附近的蒙托哥街。那時，我閒着無事，專心學習各種科學，預備將來能立足社會。

也有人委託我，偵查一些疑難的事件。介紹的人，都是老同事。因為我畢業的時候，他們對於我縝密的思想和敏捷的手段，已略有所知。邁史格來文禮典是我過偵探生活後第三案。我因為破獲這案，興趣更加濃厚。在偵探學上，孜孜研究，才有今日的地位。

「呂近納爾邁史格來文是我大畢業的同學。那時他也常跟我往來。但他的態度很傲慢，儼若貴族子弟，同學中很少跟他接近。他體格很弱，高鼻子，大眼睛。他的舉止，很溫文，不愧是個貴族後裔。他家本是英國北方的貴族。家族繁初，在國內也很著名。十六世紀時，邁史格來文也有遷到西部蘇撒克爾的。也有遷到其他地域的。他家在這時，便遷在好而司頓——就是現在住的地方。祖上的遺產很多，現在雖沒有以前那末興旺。可是他處尊養優的習氣，還表現在他的態度上。思想倒和我相近的。」

「畢業以後，四年沒有碰到他。有一天，他到蒙托哥街來找我。他的服飾，已是一個時代化少年紳士了。」

「邁史格來文，你一向好吧？」我拉着他的手。

「我已是個孤兒了。」他說：「兩年前，我父親死了。一切家務，都由我主持。我的生活，真是煩勞。福爾摩斯我素知你有特殊的才能。聽說，你已把這種本領，應用到實際問題上來。」

「是的。」我說：「這靠着我的機智。」

「我真替你高興。今天到這裏來，就是要請你幫助。因為我們好而司頓宅子裏，出了不少怪事。那些警察，也都搖頭。所以請你前去，才能探明這真相。」

「華生，我聽了這話，很想試一試，因為幾個月的嘗試，沒有失敗過。我更自信，人家束手無策的案件，可以獨告成功。」

「請你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好讓我細細推測。」我希望早點知道。

「呂近納爾邁史格來文坐在我對面，燃着煙，給他的雪茄。」



「你必先知這些。」他說：「我雖沒有結婚，可是好而司頓宅子裏的僕役，聽我話的也不少。因為我們的家，地處僻靜，人數多一點，才能自衛。我又每月要出去打獵，也需要帶幾個人走。所以我家的僕役，實不能減少。有八個女傭人，一個廚子，一個管家，兩個雜役，一個管理膳器的人，其他園丁和管馬廐的事役，還不在內。」

「那些僕役中，管家的白恩敦，在我家工作的時間最久了。我父親在時，早用了他。以前，他是個小學教師。後來因為生活不安定，才到我家來管家。他相貌也不惡，辦事精神很好，也能幹。所以家裏的人，都對他很好。在我家裏，快廿年了。但現在還不到四十歲。他也愛好音樂，會演奏好幾種樂器，並能說幾國方言。他有這種才能，而自願做這職務，大概因為我們厚待他，所以不願離開我們。在好而司頓的僕役中，他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可是他也有短處，在我們村間，可算是個游蕩少年了。他也結過婚，以前的確很本分，他妻子死後，便改變了態度。幾個月以前，和我家的女僕麗綺兒花惹絲結了婚。不久又和守獵場的女兒珍妮泰述來吉麗發生了戀愛，拋棄了他的妻子。麗綺兒本是個很好的女人，只是有着威而斯人的遺傳性——固執善感。——因被丈夫遺棄，就抑鬱成疾，生了很厲害的腦病。近來，她總是驚吵，使人不安。這是我們好而司頓第一幕慘劇。接着又有個怪現象，就是白恩敦越變越怪了。」

「我早就說他聰明，也為了聰明，才幹出犯罪的事來。他自以為才能出眾，所以他的言語舉動，都不守本分了。從前我還不知道他的奸惡，直到現在親自看到，可是已不能管束他了。」

「這事在我閒居在家的時候發生。——上星期四的晚上——我因為晚餐之前，喝了杯極濃的咖啡，竟不能入睡。到早晨二點鐘，還沒有睡去。所以我點燈起來，想拿本小說讀讀。我日間讀的書報，都放在彈子房裏。於是我披上衣服，出去拿書。」「從寢室到彈子房，必須下樓，還要走過一條走廊。走廊的盡頭，直通藏書室和貯翰室。那時我看到一道燈光從藏書室的門縫裏透出來。我在睡眠之前，把燈吹熄，門也鎖好。怎麼裏面又有燈光，使我十分驚奇。想必一定有人躲在屋裏，我們好而司頓老屋的走廊裏，滿壁掛着古舊的兵器。我就伸手拿了一把戰斧，把燈吹熄，放在地上。腳步過去，窺探那屋裏的動靜。」

「你知道匿在屋裏的是誰？就是管家白恩敦。他衣服很整齊，坐在安樂椅裏，膝上攤着一方紙，看去像是地圖。櫃上放着一盞小燈，他兩手捧着頭，似乎在苦思。我覺得很奇怪，便隱在一邊。又看到他立起身來，走到書櫥邊，拿鑰匙開了櫥門，從裏面拿出一張紙來，又回去坐在安樂椅上，把紙攤在櫃上，在燈下凝神細瞧，我不覺大怒。他竟敢半夜私入我的書室，並且偷閱我的藏書。我就過去訓斥，白恩敦聽到我的足聲，轉身過來，看到我拿着戰斧立在門口，他忙跳起身來，臉上頓時現着非常恐怖，慌忙把那張地圖似的紙，塞在袋裏。」

「我說：——你竟如此，我們這樣待你，你却這樣報答我們。明天你走吧！我不再用你啦。」

「他聽了我的罵聲，低着頭出去。櫃上的燈還亮着。我看到白恩敦從櫥裏拿出來的紙，還放在櫃上。我過去一看，却原來是我們邁史格來文禮典中無關緊要的幾句問答。邁史格來文禮典是我們歷代相傳的舊書，裏面的記載，大半是不能考證的古代禮制。那幾句問答更是難解。這種書籍，只可供考古學家的參考，不知他爲什麼也要看這種毫不實用的書籍。」

「請你別儘說這禮典的用處，」我說。

「你不願聽，我就繼續講下去吧！那時我把白恩敦偷看的紙，仍放在櫥裏。又向四週看了一遍，想回去，正在這時候，白恩敦又匆匆地進來，立在我面前，不讓我出去。」

「他很着急地說：——密斯脫邁史格來文，我不能受這恥辱。決不願一朝的失策，而喪失我終身的名譽。先生，你假使不赦我這一次，那我決計自殺，把血濺在你頭上。要是看上帝面上，願諒我這一遭。在一個月裏，我自己向你辭職。密斯脫邁史格來文，請你千萬不能在大庭廣衆之前，驅逐我，使我終身受辱。」

「我說：——白恩敦，你自己幹了這種事情，還有什麼話說！念你在我家服務多年，不在大衆前宣佈你的壞處，給你一星期的期限，辭職出去。一個月的要求，太長了，我不能應許。」

「他悲哀地說：——先生，只有一星期嗎？這期限，那太短了。」

「我聽了，非常發怒——一星期給你一星期也仁至義盡了，不必再多說！」

「他垂頭喪氣的出去了。他像心事重重，我拿了燈回到自己房裏。」

「事後，白恩敦照常工作，相安無事。我不知他去的時候，假什麼來遮他的醜處。可是在第三天早上，他忽然不見了。飯後，仍看不到他。我便從餐室裏出來，忽然碰到麗綺兒花慧絲。她說要開始工作，但她面色蒼白，仍舊沒有復原。」

「我對她說：——回去睡吧！這些事務，等你復原了再做。」

「她聽了我的話，只是呆看着我。她說：——我已經好了。密斯脫邁史格來文。」

「——但我們要聽醫生的話，你現在還不能工作。回去休息吧！你下樓時候，喚白恩敦來。」

「——他已經去了。」

「——去了？到那裏去？」

「——他是走啦，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裏去。他並不在他屋裏。真的他是走了。他真走啦，說着她倒在牆上瘋狂似的大笑。我見了，吃驚不小。慌忙按鈴喚人扶她回房。她回到房裏，仍舊呼叫不安。我立即趕到白恩敦房裏，一點沒有異樣。牀上很整齊，像是昨夜沒有人睡過。但也沒有一個人見他出去。他的窗門，早上都關得很好。就是他的錢，衣服，錶等，也都在屋子。只少了一件黑衣服，一雙拖鞋。我不知他突然離去，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以為他躲在屋裏，可是整個宅子，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在他失蹤前一日，曾下過大雨。我們宅外，還是泥濘滿途，但也沒有他的腳印。當時我爲了他拋棄一切，突然出走，又不能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出去，滿肚子疑問。就報告本地警察局，他們偵查之後，也沒有一點成績。可是奇怪的事情，却接一連二。」

「——麗綺兒花慧絲在他失蹤以後，病勢很重。有點神經錯亂，時而啼哭，我就請一個看護，整夜守護着她。在白恩敦走後第三天晚上，她的病態，好多了。看護也放心了，同時爲了幾日的疲勞，便熟睡在椅子裏。等到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窗門開

着，麗綺兒已人去床空。我得了這個消息，立即領着幾個僕役回去搜尋。只見她的腳印，很明顯地留在窗下。我們跟着他的腳印，走出屋子，經過草地，在小徑旁的一個八呎深的湖邊，再也找不到她的腳印。可憐的女人，竟因悲憤過度，跳湖自殺了。

「我就着人到湖裏去撈，但始終沒有得到她的屍體。却撈到一個布袋，裏面有一個古舊的金屬物件，顏色黯淡，且已生鏽。看不出他的形體來。還有幾塊寶石，也都黯淡無光。我們看到了這些東西，更莫明其妙了。直到昨天，我們還派人四出探聽，但仍不能得到一點消息，村裏的警察，都已沒有辦法。所以我特地來這裏，把這事委託給你。請你盡力爲我解決，我們最後的希望，就是你。」

「華生，當時我希望，即刻就能明白真相。但是案情，又奇離，原因又複雜，我必須先認定幾個要點，才能着手。我就管家的失蹤，女僕突然失蹤，女僕和管家的相愛，又因失戀而恨他，此外她的發瘋，以及湖底的布袋。這種種疑點，一一想過。却一時得不到線索，真不知其中含有何種奧妙。最後我得到一個要點。

「邁史格來文，我必須要看那禮典中的那張紙。」我說：「我想你們的管家，肯蒙了盜賊的嫌疑，失了職業，去研究那張紙，一定有意義的。」

「那紙上的文字，都很荒唐無稽。只因歷代相傳，才把牠保存。假如你要看，我有着問答的抄本，你看好了。」

「華生，我盒中的舊紙，就是當時拿到的。我現在讀給你聽。」

「這是誰的？」

「過去人的。」

「誰人能得？」

「來人應得。」

「陽光在那裏？」

「光在橡樹上。」

「日影在那裏？」

「影在榆樹下。」

「怎樣走？」

「向北十步再十步。往東五步又五步。朝南二步再二步。過西一步又一步。就在下面。」

「我們把這些送給他？」

「把一切物件贈給他。」

「爲什麼要送給他？」

「因爲我們的信用。」

「這原文也沒有年月。從牠的拚法上看來，大概是十七世紀中葉的記載。」邁史格來文見我研究這紙，得不以爲然。

他說：「我以爲你研究這紙，只是空費腦力，沒有一點益處。」

「我的意思，」我說：「我以爲是樁奇聞。事情或許比你告訴我的還要複雜奇怪，並且每句都相互連關的。請你原諒我，邁史格來文。我想你們的管家，一定非常聰明。他能研究令人難解的文字，足見他的聰明，也許高出主人。」

「我不能相信我，覺得這張紙對，我毫不實用。」

「據我看來，這紙的用處很大。料想白恩教的見解和我相同。他開始研究那張紙，却早在你看到他。」

「這是一定的。因爲他要看到這紙是極容易的。」

「我想他，對於這紙上的記載，已有所心得。他還有一張和問答相互參照的圖。那天，你不是看到他有一張像地圖的紙，藏在袋嗎？」

「是的，但他只是我家的老僕。研究我們的舊藉，有何意思？」

「這個問題我現在不能答覆你，讓我們乘第一班火車到蘇撒克司。再到你家裏實地考察，才能打破這個迷團。」

「那天下午，就和他到好而司頓老屋去。想你在影集裏，或遊記上，早看到這個偉大的古代的建築物了。那邊房屋極多，互相連接，成一L字形。直長的屋子，比較新一點。短的一帶，古舊得多。門頂石上鐫着一六〇七年。從柱石上看來，該建築物還早在一六〇七年。牆壁很厚，窗戶都很低小。他們在前一世紀，就搬進新屋。這些老屋子，只做儲藏室吧了。屋的四周，全是參天的老樹。離屋二百碼遠的地方，有一個小湖。就是撈到布袋的地方。那邊的風景，很是幽美。」

「華生，當時我已有一點把握。覺得這事，並不十分神祕。要是我能懂得邁史格來文禮典中的怪問答，白恩敦和麗綺兒的失蹤，也就能明白。因之，我想到白恩敦研究主人的舊書，忍辱一切，拋棄他的財物，突然失蹤，這究竟爲了什麼？」

「我反覆讀着禮典中的問答。雖然有點古怪，但他的含義，却像關係着測量學的。這雖是我的理想，不過問答中明指着橡樹和榆樹。那定是測量時所靠的標準。因爲屋左有着許多橡樹，其中一棵古巍矗立，有參天之勢。我越信事實離理想不遠了。」

「這樹和禮典的年代不分先後吧！」我走到樹旁對他說。

「還是諾曼爾時代的戰利品，牠的年代，或許比我們禮典來得古舊。這樹的周圍，共有二十三呎。」

「你們還有棵老榆樹？」

「那也是棵古老的樹。十年前，觸電死了。我們早把牠的根都砍掉了。」

「還能看到牠的遺址嗎？」

「那可以。」

「這裏還有橡樹嗎？」

「其餘的都很矮小。」

「我先去看看牠的遺址。」

「他領着我，走到屋外的草地上。有塊沒有草的地方，就是榆樹生長的地方。那個地點，恰在橡樹和屋子的中間。」

「我們能够知道榆樹的高度吧？」我問他。

「那我知道，這樹六十四呎高。」

「你怎能知道這末詳細？」我覺得很奇怪。

「以前我讀三角的時候，常測量各種物件的高度。所以對於樹木，房屋的高度，測定得很準確。」

「這話使我非常高興。同時我又想到了一個問題。」

「請你告訴我。那個管家，對於這棵樹，可有什麼問題問過你？」

「呂近納爾邁史格來文，對我呆住了。他說：『聽了你的話，才使我記起這事情。幾個月之前，我和僕役們閒談的時候，白恩敦會問我榆樹的高度。』」

「華生，我的理想，更能證實了。那時日漸西斜，我想在一小時內，可以移到蒼老的橡樹上。我又想到『影在榆樹下』的話。想必日光在橡樹上的時候，看榆樹的影子。那樹影的盡頭，這就是禮典中最重要的關鍵。只要等到那時候，便不難探到案中要點了。」

「這的確很緊要。福爾摩斯，可是那榆樹已砍去，不能找到他的影子。」

「是啊。我想白恩敦能做到，我也能够辦到。那裏又看不到樹身，於是我和邁史格來文回去。我拿了一隻木釘，縛上一個長繩，每隔一碼打一個結。又拿了兩根釣竿，扎在一起，恰好有六呎高。我們又回到草地上，那時陽光在橡樹上。我把釣竿插在榆樹的遺址裏。日光照着釣竿的斜影，用繩一量，那影兒恰好有九呎。」

「那時，我就能知道榆樹的影長幾呎，竿高六呎，影有九呎。榆樹高六十四呎，榆樹長有九十六呎。我便用繩在地上量到榆樹影的盡頭，直到屋邊。我用那只木釘，插在那邊泥裏。華生，那時我又非常快活。在我插釘二寸的地方，也有個木釘的圓洞。我一想那一定是白恩敦留着標記。」

「於是，我拿出指南針來。從那釘的地方做起點，向北走廿步，留下一個記號，向東走十步，再朝南走四步。那時已走到一所舊屋的門前，如果再向西走兩步，就要到門左邊的石道上去。」

「華生，這時斜陽照在地上。那些石版，很是不整，好像多年沒有移動。我用手杖敲着，也沒有一點空洞的聲音，或是其他的聲音。我暗自失望。邁史格來文，也跟着我，他知道我的用意。」

「你難道遺忘了——就在下面——你對於這句話，為什麼不再推究？」

「我聽了他的話，恍然大悟，便問他：『這裏有地窖嗎？』」

「是的。這地窖和屋子一樣的古老。就在這門裏。」

「我們推開了門，走下石級去，裏面非常黑。我用火點着一盞壁燈。看到裏面的情形，像是已有人到過。那裏堆着的木頭，已經移開。成了一條小路，一直通到巨大而笨重的石版那裏。那石版上，有一個生鏽的鐵環，上面纏着一條質地緊密的長巾，很可以把石版提起。」

「啊！我的朋友喊着：『這是白恩敦的東西！我常看到他用的。他為什麼要到這裏來？』」

「我要緊揭起那石版。但是很重，我用盡力，也提不動。於是喚村裏的警察來幫助。我們幾個人用力，好不容易把牠揭起。石版既移去，便露出一個陰暗的地窟來。邁史格來文拿着燈，向下面照。」

「那窟很小，深不過七尺，每邊只有四呎。牆邊有隻木箱，箱蓋是開着。裏面有舊的銅鑰匙，留在鎖孔裏。木箱已呈暗綠色，苔痕斑駁，破舊不堪。只見裏面有幾個圓形的金屬物件，此外也沒有什麼。」



「當我們在攻擊木箱的時候，忽然瞥見箱邊有個黑黝黝的東西。仔細一看，卻原來是個穿黑衣服的人。他跪在地上，身體前俯着，頭支在箱蓋上，兩臂直垂着。我們見了，慌忙走進地窖。一摸他的屍體，早已僵硬，顯然死了好多天。因為伏在地上太久了，面部的血液，已經凝固。紫黑的臉，形狀又很怪，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我的朋友，細看着他的衣服，他的頭髮，鬍鬚，才認到這是他的管家。他身上並沒有傷痕，不知怎樣致死的，我們把屍體抬到外面。但對於內中的情況，我們仍很模糊，沒有一點頭緒。」

「華生，起初我以為依着禮典中的怪問答，尋到了那個祕窟，一定能明白真相。那知找到了白恩敦的屍首，還是莫明其妙。白恩敦的死，那婦人突然失蹤，木箱裏的物件，這種種，都極難明瞭的。於是我就坐在屋角裏的木桶上，推想這許多疑點。」

「你是知道有些案子，憑了我的理想，解決種種難題，而毫無錯誤。這案件也是這個樣子。」

「第一步，我憑着白恩敦的行為，推測他進行的步驟。他既知道了禮典的意義，才進這地窖。進去的目的，就是要拿到窖裏的寶藏。而他一個人的力量，不能移去窖上的大石。那他怎樣呢？第二步，諒必他要人幫助。那時能幫助他的人，只有屋裏的人。因為他幹這工作，總要在深夜。門已緊閉，不能向外人求助。那末，他求什麼人幫助呢？當然是那個女僕，他以為最可信任的人，只有她。男子們，往往不知自己薄情，又輕視女人。常以為用欺騙的手段，就能恢復當日的愛情。於是他向女僕，百般獻媚，甘言蜜語，求她幫助。麗綺兒又是個意志薄弱的人，一經他誘惑，便在深夜一同到地窖去，合力移去那塊大石版。」

「他們只有兩人，而且一個是病後的女人。想來做這件吃力的工作，還不能辦到。因為我和蘇撒克司警察，用盡全力，才把那石移去。那末，他們怎樣辦呢？可知他們一定借着別的力量。那時，我便立起身來，看那堆木頭。忽看見一條三呎長的木棒，木料和其他的不別，而且一端有條很深的裂縫。我知道白恩敦能進地窖，全靠這木棒。我想他們用力拉着長巾，石版露了一點縫，便用木棒塞進去。用力掘着，才把石塊掘開了。直到能容一人進出的時候，便用木棒支着石版。要不是這樣，那石版仍能蓋上。但因石版太重，那木棒着地的一頭，就有了裂縫。這是一定的道理。」

「但白恩敦究竟爲什麼又死在審裏，審門既只容一人進出，那時進去的，當然是白恩敦，女僕在審外，接收物件，他把箱裏的東西，交給麗綺兒，自己留在審裏，想再得一點貴重的東西，來滿足他的慾望。但以後——以後事情，又怎樣變了呢？」

「我想那時，一股復仇的火焰，在威而斯婦人心中直冒起來。她想到往事，憤恨萬分。現在他的生命，正繫在她手裏，不能殺了那個薄倖人，出了一口怨氣。她便拔去木棒，石版蓋上，白恩敦就活活悶死。當時她還以爲這是他的命運。麗綺兒既闔上了石門，就拿了寶物，急急走出。當她走上石級的時候，一定聽到她的戀人，敲着石版，懇切呼救的聲音。

「她本患着腦病，又經了那夜的驚怖，所以第二天早上，狂笑之後，舊疾復發。那審中的寶物是什麼？她又怎麼處置？我想在她腦病稍愈的時候，恐怕案破犯罪，所以把箱中拿到的寶藏，全拋在湖裏，自己逃避他處。那些物件，就是我朋友從小湖中撈到的布袋。袋裏是一些古舊金屬物。

「我想了廿分鐘，覺得該案的結束，就是這一點，不必再懷疑。可是邁史格來文，仍立着凝思。不一回，又走進地審。

「這是英王查理第一的遺物，我家的禮典，當也是那時傳下的。」他從箱中拿出留下的金幣給我看。

「我們還得找到查理第一時的別的東西。請你把撈到的金屬品，給我看看。我才能明瞭這真相。」我聽了他的話，才明白了禮典的含義。

「我們一同走到他書室裏，他把撈到的物品，一件件給我看。那些寶石蒙了塵垢，他就以爲暗淡無光，毫不足貴。我拿了一顆寶石，在衣袖上一擦，便發出光彩來了。在我手中，簡直像顆明星。那件金屬品，因爲埋藏的時間太長，已變彎曲，實際上是種重複的環形。

「我以爲這些東西，都是查理死後，王黨中人埋藏着的。因爲他們逃往他國，不能挈帶珍寶。默記着藏埋的地方，希望事平回國後，重行取出。這些物件，也是那時所埋的寶物。」我說。

「也許是的，因爲我們邁祖來而勿邁史格來文是查理第一時的保王黨。查理第二出奔的時候，還依靠着他。」我朋

友告訴我。

「好了。現在完全可以解決了，你爲了這件事，也很辛苦了。但你先代的寶藏，仍給你獲得了。同時還結束了歷史上——件重大的秘聞。」

「這倒底是什麼？」他着急地問着我。

「是英國古代的一個王冠。」

「王冠？」

「你不記得禮典上說：——「這是誰的。」「過去人的。」這明指着查理第一的遺物。再有——「誰人能得。」「來人應得。」這又明指着查理第二。他們做這種奇怪的問答，我想一定教後人細細思索，重行尋到這王冠。」

「那麼，怎樣又到了這裏？」

「這不是一時就能答覆的。」

「我把剛才得到的推理，詳細向他解釋。那時日漸東升，月明星稀，照得像白晝一樣。」

「現在我完全明白了。」邁史格來文將各種物件，一一放進袋裏。他說：「不過查理第二回國以後，怎樣不追查那個王冠呢？」

「這我却不得而知了。也許你的祖先死在異國，並未生還。而你們子孫，又不注意禮典。國中之寶，直到現在，發現在已死的奸徒手裏。」

「這就是邁史格來文禮典的故事。那王冠，仍留在好而司頓舊宅裏——這必須經過法律的手續，或化錢贖回。你到了那邊，把我的名字告訴他們。華生，那你就能看到古代的王冠了。此後，再不見那女僕，或許她已離開英國，住在海外了。」

## 六 密約一角

一八八七年春天，歇洛克福爾摩斯爲了一件關係重大的案件，用腦過度，至今尚未恢復健康。那是件荷蘭蘇門答臘公司的巨額大計劃。而且牽涉到政治、經濟關係的。所以我不便發表。那案件非常複雜，對於我朋友和罪惡的奮鬥史裏，倒添色不少。

四月十四日，我接到從里昂發出的的一個電報。說福爾摩斯病倒在滕龍旅館。我在廿四小時內，趕到那邊。看到他並沒有危險的症狀，才放了心。但是他強壯的身體，已爲艱苦的工作，磨折了不少。兩個月來，每天工作在十五小時以上。甚至有五天沒有合過眼。這次工作以後，全歐人士都知道他的名字。各處的賀電，及慰勞電，竟堆至幾尺高。他戰勝了歐洲的劇盜，他所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仍不能把他激發起來，他太疲勞啦。

三天以後，我們回到貝格街。我覺得他應該在一個清靜的環境裏休息。最好趁這時候，看看鄉間的春光，我有個故友，赫脫大佐。在阿富汗軍中，我給他醫病，才認識了。現在他住在近秀來的呂蓋泰村上。我時常到那邊去，他說如果能和我的朋友一同去，更是歡迎。福爾摩斯是不擅交際的，而且怕那些繁文縟禮。聽到赫脫大佐只有一個人，一切都不必拘束。所以，他也很高興。在我們回來後一星期，便一同到大佐家裏。赫脫大佐是個豪爽的老軍人。一到那邊，就和福爾摩斯很投機。

在我們剛到的那天晚上，飯後我們坐在大佐的鎗間裏。福爾摩斯靠在沙發上。我和大佐看那些軍裝和軍器。

「我倒要趁便帶一支手鎗到樓上去，防着意外的警報。」

「有警報？」我問。

「是的，此地最近發生了一件盜案。上星期一，本地紳士安克頓家裏，被盜一次，雖然沒有拿去什麼。不過，賊多着，不可不，

防。」

「沒有線索。」福爾摩斯看着大佐。

「還沒有，這是很細小的事情。密斯脫福爾摩斯辦過那種國際案件以後，看到我們村上的小案子，真是不值一問的。」福爾摩斯搖着手，請他不要說那些恭維的話。又帶着笑容，表示很願意知道這事情。他說：「可有一些有趣的事跡？」

「我以為沒有什麼。那賊進去，並沒有偷什麼。只是把東西書籍翻得很亂，抽屜拉了出來，也弄得很零亂。結果少了一本泊下的詠鶯詩鈔，兩個鍍金的燭台，一個郵政用的象牙法碼，一只橡木的晴雨表，還有一個線球。」

「怎麼揀得這樣奇怪？」我喊着。

「噯，也許這賊隨手拿了一點。」

「那些鄉下警察，應該要研究。」福爾摩斯在沙發上咕噥着：「爲什麼這明明是——」

「朋友，你是到這裏來養病的。千萬不能注意這些問題。」我立刻勸止他。

福爾摩斯聳着肩膀，裝着滑稽的態度，看着大佐發笑。我們的談話，又轉到無關緊要的閒談上去。

事情都好像是註定的。我處處防範着，不給福爾摩斯用腦力。但是第二天一早，竟出人意料，發生了事情，又不能使我們置之不顧。當我們吃早飯的時候，大佐的廚司，捧着食具，神色倉皇地進來。

「大佐，你聽到消息麼？」他抖顫着說：「克林莫家裏大佐！」

「搶劫？」大佐正捧着咖啡要喝。

「殺了人！」

「天啊！」大佐叫着：「殺了誰呢？老推事還是他的兒子？」

「不，大佐，是馬車夫威廉莫。一鎗穿過他的胸膛，他就不能再說話。」

「誰打死他？」

「大佐是強盜。他開了鎗，便飛跑了。大概那強盜走到廚房的窗前，看到了威廉莫。他要奮勇地保護他主人的財物，就犧牲了他的性命。」

「在什麼時候？」

「昨天夜裏，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

「嗯，現在不要管他。」大佐說着，便開始吃他的早餐。當廚司走出後，他又說：「這真是件不幸的事情。老克林莫是本地的領袖紳士，爲人也好。他一定很傷心哩。因爲那僕人伺候他已多年，而且很忠實。那兇手一定就是到安克頓家裏去的賊。」

「就是偷那些零星東西的？」福爾摩斯關切的問。

「是的。」

「噯，這也許是件極簡單的事情。但是起初，總覺得有點奇怪，大凡盜賊的行爲，在一個地方，總要改變他行動的方式；而且決不在幾天以內，在同一地方，做兩件盜案。你昨夜說要戒備，當時我就想到這一點：這裏是英國最小的教區，不會引起盜賊的主意。所以我覺到這件事，很有研究的必要。」

「我以爲是本地的小賊幹的。安克頓和克林莫兩家，是本地的大戶，他們自然要光顧。」大佐說。

「他們最富有？」

「是的。但有件訴訟案，拖延了好幾年，我想起來，這對於他們也有不少影響。老安克頓聲請應得克林莫家一半財產。那些律師，故意拖欠這件訟案。」

「要是那賊是本地的惡棍，這倒也沒有什麼困難。」福爾摩斯打着呵欠說：「華生，我想我不必管閒事。」

「大佐，偵查員福勞煦脫來了。」侍役推進門來。

偵探員是個敏蕩的漂亮少年。他進了門說：「早，大佐。我本不想冒昧到此地。聽說貝格街密斯脫福爾摩斯在這裏。」大佐便把我的朋友介紹給偵探員。

「我們希望你幫忙。密斯脫福爾摩斯。」

他笑着對我說：「華生，這是命定着的。要我違背你的意思。」他又說：「我們剛談到這件事情。請你把大概的情形說給我聽聽。」他便斜靠在椅上，這是他的習慣。我知道我的主張失敗了。

「對於阿克頓家的盜案，一點線索也沒有。不過這兩件事情，是同一人所做，那是必然無疑。並且這賊，已有人看見。」

「是的。先生。那人打死了可憐的威廉莫，就逃得像鹿一樣快。密斯脫克林莫在臥室的窗口看到他，密斯脫安呂開克林莫在走廊上看到他。這事情的發生，大概十一點三刻。密斯脫克林莫剛上床，密斯脫安呂開在更衣室裏抽煙。他們兩人，聽到馬車夫威廉莫呼救的聲音。密斯脫安呂開便跑下樓去。看是什麼事情。那時後門開着，他走下樓梯，看見有兩個人在扭打。碰的一槍，那人便倒下了。兇手就經過籬笆，衝出花園去。密斯脫克林莫看到那兇手跑到馬路上，便不見了。密斯脫安呂開因為要救活那個人，所以給兇手逃走了。那人是中等身材，穿着黑衣服。現在我們還尋不到。要是發現一個陌生人，我們立刻捉到他。」

「那時，威廉莫怎樣呢？他臨死的時候，可有什麼話？」

「一個字都沒有說。他跟他母親住在一個小屋裏。他是個誠實的人。想來那時，他一定到主人家去看門——自從阿克頓家裏發生了竊案，大家都小心提防着。——那時強盜剛撬開門。威廉莫一見便捉住他——」

「威廉莫出去之前，會同他母親說什麼話？」

「她又老又聾，我們不能在她那邊得到什麼。爲了這個刺激，更使她失了知覺。我看來她沒有清醒的時候，這裏有着很

重要的東西，請你看。」

他從記事簿裏，拿出一角撕破的紙來。

「這是從死人手裏拿到的。像從一張大紙上撕下來的。請你看上面的時間，就是他遭兇的時候。若不是那兇手搶去了其他部份，便是他從兇手那邊奪到這一角。從這文字上看來，像是一個約會的短簡。」

福爾摩斯拿了張小紙，照樣抄了下來：

——在十一點三刻……知道……可以……

「假定這是對約會的信。」偵探員說：「威廉莫克文雖有忠實的信譽，但我們可以想到他或者同賊人會聯絡的。想來他等那賊一同進去，忽然鬧翻了。」

「這張紙，異常有趣。」福爾摩斯聚精會神地看着。他說：「這比我剛才想到的，更要深奧。」忽然他的手捧着臉，低頭沉思。那時候，偵查員暗笑着，心想這事情，居然使倫敦著名的大偵探，也要這樣思索，覺得非常得意。

「你剛才說，」福爾摩斯說：「那僕人和這賊私通。這信就是給那個人的。這種解說也很對，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幾個字，可以想到——」他說到這裏，又低頭沉思着。後來他抬起頭來，我覺得很奇怪，他的臉色，他的眼睛，竟和未病之前一樣。他便立了起來。

「我來告訴你們這緣故，」他說：「我想把這裏的事情推考一下。有些地方，使我十分懷疑。大佐，你如果允許我，我想暫時離開你和華生，要同偵查員出去，考察實際情形。和我的理想，能否印證。半小時以後就能回來。」

半小時以後，偵查員獨自回來。

「密斯脫福爾摩斯一個人在外面場上踱着，他想要我們四個人一同去。」他說。



「到克林莫家裏。」我問。

「是的，先生。」

「去幹什麼？」

偵查員聳着眉頭，他說：「先生，我不大曉道。我以為密斯脫福爾摩斯病體尙未全愈。他的行動，也有點兩樣。而且似乎過激一點。」

「你不必神經過敏。我的朋友如瘋如狂的態度，正是他的政策。」

「人家說他簡直是發狂呢！」他又向大佐說：「大佐，他急於要幹。我看你如果沒有事，我們就去吧。」福爾摩斯在場上踱着，低着頭，兩隻手插在袴袋裏。

「這事情，真有趣。」他說：「華生，你發起的鄉間旅行，已經有了收穫。我今天早上，就覺得非常愉快。」

「我知道你已到出事地點看過了。」大佐說。

「我和偵查員一同去，已偵察了一下。」

「有點把握嗎？」

「噢，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們一邊走，一邊說給你們聽。第一，我去看那屍體，的確是槍傷而殞命的。這報告並不錯。」

「那你起初有點疑心。」

「事情畢竟是看到的好。我們偵察，並不是多此一舉的。我們見了密斯脫克林莫和他的兒子。他們指出那個正確的地方——就是兇手越過花園籬笆逃走的路徑。——那真極有趣味。」

「那自然。」大佐說。

「我們又去看那不幸人的母親。她是年邁老衰，關於他兒子的死，一點也不能得到。」

「你偵探的結果，到底怎樣？」

「這案子的性質是特殊的。我們這次去，或者可以減去一部份的隱祕。偵查後，我的意思和你一樣，死的時候，就是紙上所寫的時候，這很重要。」

「密斯脫福爾摩斯，這一點可以給你作一個線索。」

「這確是個要點。寫這短信的人，就是要威廉莫克文從床上起來的人。那紙的其餘部份，却在那裏？」

「我也想要得到這張紙，已經在地上仔細地找過了。」偵查員說。

「這紙的另一部份，必是從死者手裏撕下來的。那個人爲什麼要奪到這東西呢？因爲這可以定他罪名的。他當時又怎樣處置這東西？大概他奪到以後，就塞在袋裏，忘記死者的手裏，還留着一角。我們能設法拿到這張紙，這案也不難迎刃而解了。」

「只是我們既不能找到兇手，怎樣從兇手袋裏拿到這張紙？」

「是的。這倒有思考必要的。這短信是給威廉莫的，這不必再懷疑。但決不是自己拿去的，否則只要口說好了。那麼誰送這封信去？是否郵差？」

「我已問過郵局。昨天下午，威廉莫收到一封信，那信已經弄壞。」

「好極了。」福爾摩斯拍拍偵查員的肩頭。他說：「你辦得很好，你已問過郵局，現在已快到了。大佐，你如果高興，我把這事地點指給你看。」

我們走過死者住着美麗的小屋，走上一條兩傍長着橡樹的大路，一直到安麗女王時代的古屋。門楣上刻着建造的年月。福爾摩斯和偵查員領我們環視了一周，走到邊門口。門外就是花園，花園的竹籬外，就是大路。那時有個警察站立門口。

「請你把門出了。」福爾摩斯說：「小克林莫站在這樓梯上面，那兩個人就在我們立的地方扭打，老克林莫在左邊第二個窗子裏，看見那兇手逃去。他兒子也這樣說。他們都說從那叢矮樹邊逃去的。密斯脫安呂開便跑到傷者身邊。你們想這泥土真堅硬，竟找不到一點痕迹。」我們說話的時候，有兩個人繞着屋角，走向花園這邊來。一個是身體強壯，目光銳利的老人。一個是服裝講究，精神愉快的浮滑少年。對於這件慘案，毫不覺到什麼。他那種態度，正和我們相反。」

「還是這樣。」他對福爾摩斯說：「我想你這個倫敦人，不會不行吧！但對於這件事情，却處置得並不迅速。」

「請再給我們一點時間。」福爾摩斯笑着說。

「你是要探明真相的。」安呂開克林莫說：「我看一點線索沒有，實在難於着手。」

「不過有一點線索，我們只要可以找到——」說到這裏，忽然看着我的朋友說：「天啊！密斯脫福爾摩斯？怎麼樣？」偵查員沒有說完那段話，忽又叫起來。

忽然他的臉上，有種恐怖的神色。他的眼睛向上翻起，四肢不住地抽縮。忽而倒在地上。我們真吃驚不小。連忙把他抬到廚房裏，安置在一隻大椅子上。他深深地呼吸。幾分鐘後，他立了起來，覺得很不好意思。

「華生大概告訴過諸位。」他說：「不久以前，我會病過一次，病得很重。真抱歉萬分，要你們受了驚。」

「要用我的車子送你回去？」老克林莫說。

「那不必。我已經到了這裏，必須要探明這事情。我有一點，覺得沒有錯，我們很容易證實這事情。」

「這是什麼？」

「看來，威廉莫到的時候，並不是強盜入室之前，而在已經出來的時候。你們說門雖已損壞，而賊沒有進門，這句是錯誤的。」

「我以為這是很明顯的。」密斯脫克林莫認真地說：「否則我和我兒子都沒有睡，樓下有人走動，我們總能聽到的。」

「他在那裏？」

「我在更衣室裏抽煙。」安呂開說。

「那一扇牕？」

「左邊末一扇。在我父親房的後面。」

「你們房裏的燈都亮着？」

「是的。」

「這真奇怪。」福爾摩斯笑着說：「那真是件不平常的案件。試想一個強盜，一個有經驗的強盜，看見屋裏的燈還亮着，有兩個人還未睡覺，他竟會貿然闖入？」

「也許是個老手呢！」

「如果這案件很平常，我們也不來請教你。」安呂開說：「你說威廉莫碰到他之前，他已進了屋子，這簡直是笑話。我們並沒有少去一件東西，也沒有弄亂的樣子。這是什麼道理？」

「或者現在還不能看到。」福爾摩斯說：「我們能認定那個賊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他的行動和他的計劃又兩樣，像他在安克頓家裏偷的東西，一個線球，一個法碼，還有那些另碎的東西，我也說不清。那不是很奇怪。」

「好戲，密斯脫福爾摩斯。」老克林莫說：「諸多拜託，一切都聽你和偵查員處置。」

「還有一件事情。」福爾摩斯說：「要登一個賞格——請你自己出的，因為我們急於要進行，如果和官廳協議，又要多費時間。我已起草底，假使你認為可以的，我想出五十鎊也够了。」

「我情願出五十鎊。」老推事從他手裏拿了一枝筆和那張紙。他看了看底稿說：「你寫着不很正確。」

「寫得太匆忙了。」福爾摩斯說。

「你看，你寫的：『星期二早晨，一點差一刻，發生這事情……』」那不對。實在是星期一，夜，十一時三刻。」

這使我覺得很掃興。他本來是很精細的，無論什麼，都非常審慎。一病之後，竟大變了。雖然這是小事情，我很擔憂。因為他的病，還沒復原。那時他也有點窘，偵查員從眉毛下看着他，安呂開哈哈大笑。老推事改正了錯誤，仍把這紙交給福爾摩斯。

「就去登吧，越快越好。」也說：「我覺得你的思想很不差。」

福爾摩斯很謹慎地把那紙放在衣袋裏。

「現在，」他說：「我們最好仔細的觀察一遍。並且注意到底偷走了東西沒有。」

進門的時候，福爾摩斯仔細觀察那弄壞的門。這明明是用刀或鑿子伸進去，弄壞了鎖簧。還可以看到利器插入時木頭上所受的傷痕。

「你們不用門門？」他問。

「我們覺得這沒有用處。」

「你們用狗守門？」

「是的。用鏈條鎖在那一邊。」

「僕人們什麼時候睡覺？」

「大約十點鐘。」

「威廉莫平時也在這時候睡？」

「是的。」

「昨夜竟還沒有睡，未免有點奇怪。現在我想請密斯脫克林莫領我們看一看你的全屋。」

走過一條石板走廊，便到了廚房。走上木扶梯，便是二樓。樓梯的轉角處，對着一只比較漂亮的樓梯，那是從廳前走上來

的。過去便是會客室和臥室，克林莫父子的房，就在裏面。福爾摩斯慢慢地走着，細細地觀察。我知道他是有目的地深切的注意着。但不知道他爲的是什麼？

「親愛的先生，」密斯脫林令莫有點不耐煩。他說：「這都沒有關係的。這樓梯的盡頭，就是我的臥室。安呂開的臥室，就是後面一間。那賊進來了，我們能否一點不知道？我倒要請問你？」

安呂開惡意的笑着：「我看你必須轉變方面，這真毫無意思。」

「但我們仍要請你們領我看。就是那臥室的窗，可以望到多少遠？」他推開那扇窗。又說：「我知道這是他的房，就是他的更衣室，也就是他坐着抽煙聽到驚報的地方。但是你從那一扇窗望出去呢？」他走過去，推開門，細細掃視那一間。

「現在你總看够了。」克林莫恨恨地說。

「謝謝你，我們所要看的，都看到了。」

「假如你以爲必要，還可以到我房裏。」

「你不討厭我，再好沒有。」

老推事聳起肩膀，領他進去。屋裏陳設平凡而簡單。他們走到窗前的時候，福爾摩斯和我還落在後面。我們走近床邊的方桌子。那上面放着桔子和一個滿盛着水的玻璃瓶。那時候，福爾摩斯突然向我一衝。我把桌子一側，桌上的東西都倒下了。片片碎玻璃，桔子，在滾着。

「華生，你這樣不當心。」他很冷酷地對着我：「你把這地毯弄髒了。」

我呆了呆，把桔子拾起來。我想到啦，這是他故意的，有用意的。其餘的人，也忙把桌子扶正。

「啊呀，他那裏去了？」偵查員叫着。

福爾摩斯不見了。

「在這裏等他吧。」安呂開克林莫說：「我看這個人，一定神經錯亂。爸爸，我同你去找他。看他到那裏去啦！」只留着大佐，偵查員和我。

「我的意思和密斯脫安呂開一樣。」那偵查員說：「他的病，還沒有全愈，所以有這種舉動。但是——」

他說到這裏，突然有一陣慘厲的呼救聲，打斷了他的話——「救命，救命，殺人啦！」我一聽，這是我頂熟悉的朋友的聲音。我像發了瘋似的，飛跑出去。那呼聲漸漸低下去，斷續，模糊。我循聲而進，衝到安呂開的更衣室。看到克林莫父子把福爾摩斯拋在地上，安呂開用手又住他的喉頭，那老的拗轉他的手腕，像要扳斷了。我們進去，把他們拉開。福爾摩斯立了起來。他的臉色真是蒼白。

「拿住他們，偵探員。」他喘着氣說。

「爲什麼？」

「他們就是殺威廉莫克文的兇手。」

偵查員對他呆住了。「你告訴我福爾摩斯，我不懂你的——」

「別多說，你看他們的臉。」福爾摩斯很粗暴的說。

的確，他們的罪狀掛在臉孔上，再明顯沒有了。那老的倉惶失色，現着非常悲痛的樣子。他的兒子失掉原有的活潑態度，換上一副兇惡猙獰的面貌，像一隻瘋狂的猛獸。偵查員一聲不響，走到門口吹他的警笛。不一回，便有兩個警察上來。

「我的意思，仍沒有變動。」他說：「密斯脫克林莫，我知道這是誤會，可以聲明的。但是——啊，你想這樣快放下！」他便向安呂開撲過去，把他準備放的槍，打落在地上。

「當心這個，」福爾摩斯用腳踏住那支槍。他說：「這東西在這裏了。這是個強有力的證據，是我們急於需要的。」他手裏拿着張很皺的紙頭。

「就是那片殘紙」偵查員狂歡着。

「一點不錯。」

「你在那裏找到？」

「在我確定的地方找到。我將要把這案的詳情告訴你們。大佐，請你和華生先回去。一小時後，我就來。我和偵查員留在這裏，有話問他們。吃飯的時候，我一定來。」

福爾摩斯是從不失信的。一小時以後，他已到了大佐的吸煙室裏。他帶了一位短小的老紳士來。原來這就是第一次受盜警的密斯脫阿克頓。

「我要請密斯脫阿克頓，在一起聽我說這事情的經過。」福爾摩斯說：「我想他聽了，一定很高興的。我親愛的大佐，在那邊累了你真正抱歉。」

「那裏你在工作的時候，我能參加。真是極大的幸榮。」大佐熱誠地說：「事情真出人意外，會有這種結果。我還不知道這事情的因由。」

「恐怕我的說明，對你們不很清楚。但是一般樂於聽我的人，還有我老朋友華生總喜歡把進行的程序說得很詳盡。剛才他們把我在更衣室裏打倒，我已打得精疲力盡。希望你能給我一杯白蘭地，讓我定定神。」

「我想你就可以復原的。」

「我們談到這事，必先說到本案的程序。再說明我探索此案的根據點和步驟。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隨時問我。最緊要的是，無論怎樣複雜的案件，須先認清幾個着眼點，否則枉費心機，一點也得不到。」

「這案件，在我目中最重的關鍵，自然是死者手中的那張紙。進行的時候，我就注意安呂開克林莫的報告是否真實。要是兇手打殺了威廉莫，急忙逃去。那決沒有工夫去奪那紙。所以不是兇手幹的，那是安呂開幹的，這是很明顯的。因為老克林



寫到的時候，有僕人已經趕到。偵查員相信他是本地的紳士，所以不疑心他們，和這案有密切關係。

「決定了這一點，我不再遲疑。確定密斯脫安呂開是主角，便從這方面着手。那時便細細觀察那角紙。於是發現了很可注意的地方。你們看，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沒有？」

「字跡很不整齊。」大佐說。

「是啊！這分明是兩個人的筆跡。請你們注意這筆姿 at to 的「t」字和 Quarter 和 Twelve 的「t」一比較，就可知道了。從這四個「t」字看來，你可以確定 Jarvo 和 Haydo 是筆姿硬的人寫的，而 What 是筆姿軟的人所寫。」

「真的！大佐覺得很奇怪。」爲什麼要兩個人合作呢？」

「這是極簡單的。因爲怕犯罪的行爲要洩露，兩人都留着筆跡，互相牽制着。現在可以看到寫 R 和 S 的人是主謀。」

「怎樣看法？」

「我們從寫字的地位上看到。你細細看一下，便能得到。這幾個先寫好其他的字再填進去。而空的地方太小。你看 R 擠在 S 和 S 之間。可見先寫的人，便是計劃這件事的人。」

「對極啦！」密斯脫安克頓叫着。

「這是很膚淺的。」福爾摩斯說：「現在再作進一步的推測。據習慣說，一個人年齡的長幼，往往從筆風的強弱看出。但也不能一概而論。這裏有個推測年齡比較正確的標準：我說年青身體衰弱的人字跡也弱。但年老的人，字跡表現着他年老而衰弱。據這個推論，我們看到一部份字有勁力的，一部份是老弱的。」「t」字的一劃，也不足。我們可以知道有力的是少年寫的，其餘的是將衰弱的老人寫的。」

「你的見解，真是超越的。」安克頓說。

「再有一點，比較更重要而有趣味。這兩種字，竟有相同的地方。這足以表示着有血統關係的。」你們只要看「Q」這

字，我還看到許多地方。——我確定在同一個家庭裏，會有相同的字跡，才從這次經驗上得到。

「此外有廿三點，足使專家們有所心得。不過不能使你們明瞭。這些都明示着我，決定寫信的是克林莫父子。」

「其次，我就實地考察，希望得到一點事實。我和偵察員詳細地看了一遍。從死者的創口看來，可以斷定槍從距離四碼的地方發出。死者的衣服上沒有一點火藥焦痕。這可以證明安呂開所說在爭鬥時開鎗的完全不確。再者，他們指定兇手逃向的那條路，實在那邊是滿積泥污的闊溝，溝裏竟沒有一個腳印。這也是他們瞎說。我知道這幕慘劇，沒有其他的配角。」

「我要推究這原因，便聯想到密斯脫安克頓家的盜案。大佐說過，密斯脫安克頓和克林莫有件訟案。我想他們到彼處望裏，原想偷取關於該案的重要文件。」

「一定是的。」密斯脫安克頓說：「他們一定是這個意思。我是有正當的理由，可以得到他們財產的一半。如果給他們拿到了，我就敗訴。但真掃興得很，那證據我已放在律師的文件箱裏。」

「好在這樣。」福爾摩斯說：「這真是件險而無益的嘗試。看來，也是安呂開幹的。他既找不到，便隨手拿了幾樣，好教人猜作一件尋常的竊案。但有件雜事，就是，我急於得到的那張密約。我決定安呂開從死者手裏奪下，塞在衣袋裏。否則他放在那裏，但不知還存在否？這真是問題。若能拿到，真有價值的。所以我約大家一同到他家裏去。」

「克林莫父子在廚房口遇到我們，這總還記得。但我不希望他們注意那張紙，要不然，他們會毀掉牠。但那時偵查員幾乎說了出來，我沒有法子裝着彙厥的樣子，這番驚擾，才打斷他的話。」

「好法子。」大佐笑着：「要我們着急，却上了你的當。」

「真的。」我說：「你的機警，真高出於人。」我回想到他那種有趣的把戲，常弄得我莫明其妙。

「都虧有這種機巧。後來我又設計——而且非常有價值。就是要老克林莫寫 *Police* 以和殘角上的 *Police* 相比

較。」

「我真笨極啦。」

「當時我看到你，爲了我的錯誤，担憂着我的身體。」福爾摩斯笑着說：「華生，我真抱歉。後來走到樓上，到了他更衣室裏，看到一件外衣掛在門後。於是又設法推翻了桌子，使大家都很慌忙。我趁機到那邊去查檢衣袋，找我需要的那紙幾乎得而復失。他們進來，便把我按在地上。要是你們來遲了，我一定死在他們手下。安呂開又着我的喉頭，他的父親，拘轉我的手。」

腕。想要奪回那張紙。知道我曉得他們的罪狀，所以要置我死地。

「後來我向老克林莫問那件事的起因，他很悲楚，也很後悔。他的兒子，却不然，十分兇悍。如果有槍給他，他會把人家和自己，先後打死。老克林莫因事情已經敗露，便把事情發生的完全說了出來。那裏，他們到密斯脫安克頓家裏偷劫的時候，威廉莫暗暗跟着。以後他便挾制他主人，如果有不依他的地方，便教他們父子不能見人。安呂開憤做陰謀兇叔的事情，決定殺了他。夜半，把威廉莫誘了出來。鎗決了他，以爲就此完事。那知道短簡的一角還留在死者的手裏。否則，我也無從想起。」

「那短簡呀？」

福爾摩斯拿出一張已湊好的紙頭給我們。——如果你能在十一時三刻，到東門口。你可以知道一件意外的事情。並且可以說對於你和安納馬立森都有極大的益處。但千萬不能將這事告訴任何人。——

「這就是我們要得着的東西。可是不能知道安呂開威廉莫和安納馬立森之間，有什麼關係。這個毒計，佈置得很巧妙。大概你們可以看到信上的「G」和「Y」的末端，還有「I」上的一點總是少去。這是老人的習慣。」他說：「華生，我們到鄉間的生活，已

有美滿的成績。我身體也很舒適，明天一早，可以回貝格街去了。

## 七 殘廢的人

婚後第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獨自坐着抽煙，還在看書，却想睡覺。實在這幾天的工作，太累人了。我的妻子早已上樓，前門也已上了鎖，那聲音告訴我僕人們也該休息了。當我立起來，要拍去煙灰的時候，忽聽到電鈴在響。

我看到鐘上已是十二點差一刻了。這深夜，該不致再有客人。除非那些病人，要我終夜等待。我很不樂意去開門。那知在門外石級上的人就是歐洛克福爾摩斯。

「華生，」他說：「我希望這時候看你，還不算太遲。」

「請進來，我的朋友。」

「你覺得很驚異吧？那也不能怪你。喔，你還吸着你婚前的亞開達板烟？你的外衣上，還留着烟灰。我想我沒有猜錯吧？華生，人家一望便知你是穿慣制服的。要是你不把藏手帕在衣袖裏的習慣改掉。並且你不能做平民。——今夜你可能留我過夜。」

「可以。」

「你曾經告訴我，這裏有個客人寄宿。今夜你帽架上沒有帽子，想來你這裏沒有客人。」

「倘使你今夜高興在這裏，那我非常歡迎。」

「謝謝你，那我便不客氣的要佔你的帽架了。但你這裏有討厭的不列顛工人。我希望他不是通陰溝的。」

「不是，那是修理烟囪的。」

「你看他的腳踏在油布上。在燈光下看去，那印子非常清楚。我今天夜飯是在瓦脫洛吃的，不過願和你在一塊兒抽抽

煙。」

我把烟盒交給他。他在我對面儘抽着煙，一聲不響。我知道他深夜到我這裏來，一定有事情的。我耐性等 he 開口。

「這幾天，你很忙吧！」他很注意的看着我。

「是的，今天也很忙。」我說：「在你眼中，是一望便知的。我不知道你怎能知道？」

「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的習慣。凡在忙的時候，總要坐車子的。如果路近的就步行。現在你的鞋並不磨破。所以，我想你這幾天一定很忙。」他笑着說。

「你真高出於人。」

「這也算不得什麼，一般人往往忽略推測上所憑之點，因而覺到奇怪。我的朋友，這原和你記載各種案件一樣。你故意把每一案件裏的要點，寫得很平淡，使那些讀者不能領會到。所以到了結束時，自然要覺到非常驚奇。現在我也處在讀者的地位了。因為我有着一件費煞腦力的案件，如果要證實他，還缺少一兩個條件——不過，華生，我想一定可以得到的。」他說的時候很興奮，血液也上升了，他的面頰呈了紅色。而且顯着他很天真。但只是一瞬間，他又回復到紅印第安人靜穆的態度。因了這種態度，會有好多人把他當作一部機器。

「這案子有點特殊性質，是值得注意的。」他說：「我已着手偵查，料想結果也不遠了。假如你能在這時候，助我一臂之力，那是有益於我的。」

「我非常高興。」

「你明天能到阿笛蓄脫去嗎？」

「可以的，這裏我請傑克生來代理醫務。」

「那很好，我決定明天十一點十分，在瓦脫洛上車。」

「那我也不致很偏促。」

「你如果不覺得疲倦，我可以把這案件的經過，和我們的工作，可以約略的告訴你。」

「你未來的時候，我倒倦着思睡，現在却很清醒了。」

「這事情——也許你已在報上讀到那事情的詳載了——就是阿笛蓄說的曼斯曲王軍的貝克來大佐被狙案。」

「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事情除了當地以外，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而且只發生了兩天。事情是這樣的。」

「你總知道曼斯曲王軍是不列顛軍隊中最著名的愛爾蘭兵團。他們曾在克里米和梅鐵尼兩次戰役立過戰功。而且以後又屢奏奇功。這軍隊在上星期一晚上，還是傑姆斯貝克來統率的。他是一個有經驗的軍人。入伍的時候，是個平民。那時也不過是個小兵，因為在梅鐵尼一役裏，爲了他的勇敢，才升了級，後來竟統率了這個兵團。」

「貝克來大佐做軍曹的時候，便結了婚。他的太太是前任軍曹的女兒——密斯奈茜狄惠蘭。因之，我們可以料到，這裏面的人物，不免有些傾軋。但這對年青的夫婦很能適應環境。密昔斯貝克來和軍中的太太小姐們交往很密，大佐對待軍中的弟兄也很和善。大佐太太是非常美麗，雖然結婚快已三十年，仍很年青動人。」

「貝克來的家庭生活是很美滿的。據莫範少佐告訴我，他們夫婦間從沒有口角發生過，而且大佐對他妻子十分體貼。而且他不能和他太太分離一天，要不然他便會感到難受。她也忠於他，不過沒有像大佐那樣熱戀他。在全軍中，他們被稱爲一對中年的模範夫婦。所以在他們這樣愛好的情緒裏看來，對於現在所發生的慘劇，密昔斯貝克來是毫不相干的。」

「貝克來大佐，在平時看來，他是一個健康勇敢的軍人。但有時他却有粗魯和復仇的行爲表示。不過從沒有在他妻子面前發現過。除了莫範少佐外，我還曾問過兩三個軍官。據說大佐有時很憂鬱。當他和同伴們談話間，或宴會上，突然會收斂他的笑容，好像內心有說不出的難受。當他被狙以前幾天，他更其鬱鬱不樂。這種情狀，往往使人感到是大佐特異的地方。而

且他仍獨居一室，尤其是近黃昏的時候，這也頗引人注意的。

「曼斯曲第一團，是第一一七聯隊改組的。駐紮在阿爾蓋晚多年了。軍官的家屬，都住在營房附近一帶。大佐的家，就在離北營不遠的藍靜別墅。這別墅的四周全是草地。這屋子除了大佐夫婦外，還住着兩個女傭人和一個車夫。他們沒有兒女，也絕少有客人來住宿。」

「上星期一晚上，大約九點鐘以後，藍靜別墅，就發生了那樣事情：

「密普斯貝克來是個天主教徒，她對於教堂所設的聖喬治善會，非常熱心。這善會是隸屬於美德衛禮拜堂的。這會是施發舊衣服給貧苦的人們。那晚八點鐘，該會舉行一次會議。密普斯貝克來因為要出席那個會議，晚飯也弄得很侷促。當她出門的時候，車夫聽她說不一回就可回家。後來又約密斯曼李森同赴會。約在九點一刻她仍和密斯曼李森同回來，直到曼李森門口才分手。」

「藍靜別墅裏，有間清晨休息室，這屋子面向着馬路，也有門通草地。那草地不過卅碼寬，草地上有矮的圍牆，牆上有着鐵柵。密普斯貝克來回家便進了這屋子。那時簾幕也沒有放下——因為這屋子晚上用不到的。那晚密普斯貝克來進去後，便點了臘燭，又喚了女傭人瓊·絲蕙丹要茶——這和她往日的習慣相反的。那時貝克來大佐在餐室裏，聽到他妻子回來的聲音，也就進了那屋子。車夫親自看他穿過甬道，走進屋裏。」

「十分鐘以後，茶才煮好。女用人端茶進去的時候，聽到裏面吵得很厲害，她在門上打了幾下，也沒有回答，而且門竟上了鎖，因此，她回轉身去告訴燒飯的女用人。後來又和車夫一同過去，那時候，鬧得更響了。不過裏面只有貝克來大佐夫婦的聲音。大佐的聲音很快很兇，使他們聽不清楚。密普斯貝克來的聲音，也很嚴厲，當她高聲說話的聲音，他們聽得很清楚。『你這懦夫，』她反復地說，『你這懦夫，現在怎麼辦呢！我不能再和你一塊生活。你這懦夫。』突然被大佐怪叫的聲音打斷了，同時又有種種的聲音，那太太也發出尖厲的呼聲。這時車夫猜來裏面發生了慘劇，想打破門進去，但竟弄不開，室內約略響又



趕了，嚇得女用人，不能幫助他。車夫便想出個法子，繞過草地，走到清晨休息室的另一扇門。那邊的長窗開着——夏天開窗原是常事——他到了裏面，見他主婦已經失了知覺，倒在一隻長椅裏。在火爐邊，他的主人已倒臥在血泊裏。兩只腳擱在椅子上，並且已經氣絕了。那車夫因已來不及救他的主人，便去開門。但門上的鑰匙，並不留在鎖孔裏，同時什麼地方都沒有。於是，他仍舊從長廳裏出來，到外邊去請了醫生，又喚了一個警察進來。誠然，大佐的妻子有重大的嫌疑，那時她仍沒有知覺，被所以將她抬到臥室裏。大佐的屍體也移在沙發上，才後細細檢查。

「那不幸的老軍士的致命傷，就是後腦有二寸長的創口，好像被笨重的兵器所擊傷的。那兇器大約就是屍體附近的，那個骨柄硬木棒。大佐生前，曾在各地收藏着各種不同的兵器，作為他出戰的紀念品。不過僕人們都說沒有看到那木棒。想來也許這種古怪的東西太多了，容易忽略的原故。因之警察斷定這是他紀念品之一。但那鑰匙却一點着落也沒有，既不在死者身上，也不在密普斯貝克來的身上，同時其他地方也沒有。直到後來到阿笛蓄脫找個銅匠來才把門弄開。

「事情是這樣經過的。華生，第二天，我應了莫範少佐的請求，到阿笛蓄脫去幫助警察偵查。這事情經我看過以後覺得那案子的實情比事情的經過更要複雜離奇。

「我在觀察屍體以前，就向僕人訊問一番，所得到的結果，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從女用人瓊·絲蕙丹的談話中，有件事情值得注意。就是當瓊·絲蕙丹沒有折回的時候，不過從他們的聲調語氣方面知道他們在吵架。我問得很仔細，所以她說會聽到主婦叫過兩次大衛，但大佐的名字是傑姆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還有大佐的面貌竟有變異，使僕人和警察覺到很奇怪。他們說，那臉孔竟非常恐怖，簡直不像人類的面容。甚至有人一見便要暈去。據警察們的猜測，當大佐見他妻子有行兇的舉動，覺到自己生命不幸的來臨，因而有恐怖的表现。不過他的創傷却在後腦，顯然那行兇的人在他背後，這又怎樣講呢！密普斯貝克來又患了腦病，也不能問她。

「從警察那裏知道，那晚和密普斯貝克來一同出去的密斯曼李森，也曾被問過。可是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密普斯貝克

來一回家就要吵架。

「華生，我知道了這些事情後，便抽着煙，細細地分析。這裏最明顯的就是那鑰匙的不見。大佐夫婦也沒有，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那一定有第三者來過。而第三者只能從長廳裏進去。因而我想來也許能在室內或草地上，能發現這祕密人的腳跡。果真我得到了。室內確有人來過，他從馬路上，跨過矮牆，穿過草地而來。一共有五個清楚的腳跡，一個是當他爬進矮牆時留下的，兩個在草地，還有兩個在近長窗的地板上。他彷彿跑得很快，因為腳尖的印很深，但使我十分失望。那不是人腳，而是那人的同伴。」

「那人的同伴？」

「你看這是什麼？」福爾摩斯從口袋裏拿出一張棉織紙放在他的膝上。

那紙上繪着幾隻小動物的腳印。那腳有五個腳指，還有長腳爪。腳的大小像茶匙。

「這是狗腳。」我說。

「你會聽到狗會爬到窗帘上去？我看到窗帘上也有這種痕跡，可見這東西會爬上窗帘去過。」

「那末是猴子。」

「但也不是猴子腳印。」

「那末是什麼呢？」

「這不是狗，不是貓，也不是猴子，更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動物。我曾在腳印距離上猜想：這裏四個腳印，那是牠立着的時候。牠前後腳的距離，至少有十五吋，再加上牠的頸頸和頭的長，可以知道牠約有二呎。假如有尾巴，也許還要長點。現在你再看看別的。這裏有牠走動的長度，每步距離只有三吋，你可以知道牠的身體雖長，腿却很短。這東西雖沒有毛留下，不過我可以知道牠的大概情形了。牠還要爬上窗帘去，那一定是食肉類。」

「你怎樣知道牠是食肉類？」

「窗口掛着一只雀籠，牠爬上去的目的，一定要吃那籠裏的雀子。」

「那末倒底是什麼獸類呢？」

「如果能知道牠的名字，那案件也許就能解決。我猜來也許是鼯鼠類，不過比我們所看到的還要大。」

「但這東西和這兇案有什麼關係呢？」

「這也不能知道。不知我們知道的也已不少，當大佐夫婦吵架的時候，一定有人在馬路上看着，那時窗簾也沒有放下，室中的情形，他看得很仔細。後來那人穿過草地，走進屋子，他的奇怪的同伴也跟着進去。這人一進去，就行兇。或許大佐見他後，便嚇倒在壁爐角上。此外我們還可以知道，那人臨走時，把鑰匙帶了去。」

「你種種的推測，更使我糊塗了。」

「不錯，現在這事情，比先前料想的更要神奇。我已決定從另一條路去偵查。華生，我已使你少睡了。其餘的事情，留着明天到阿笛著脫再說吧！」

「謝謝你，說下去。你既已說到這裏，就不能停止。」

「好，那我再說下去。我們已經知道密普斯貝克來在七點半鐘出去的時候，和她丈夫還是好好地。雖然並不怎樣親熱，但據車夫說她臨走時的態度和往日一樣。可是回家以後，却像不願見她丈夫，逕自到清晨休息室去。當大佐一進去，就開始鬧起來。可知在密普斯貝克來出去後，一定有意外的遭遇，使她對於丈夫的態度大變。在出去一點半鐘之間，她和密斯曼李森總在一塊。她雖然說不知道，但實際上她一定明白他們吵架的原因。」

「我猜度那年青的姑娘和老年的軍士有點關係。那晚這姑娘和密普斯貝克來說起，故而回家便吵。這不是和事後密斯曼李森推托說不知道，符合的嗎？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這推理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密普斯貝克來在吵架的時候，會說到

大衛。還有大佐對他太太很誠懇；並且還有第三者闖進去；這些都不能使那個推理成立的。現在或且把密斯曼李森和大佐有關係的假定推翻。認定密斯曼李森一定知道，大佐夫人忽而厭惡丈夫的隱情。於是我便去訪問密斯曼李森，並且告訴她，要是她這事情不說明，她的朋友奈茜狄惠蘭要被官方捉去。

「密斯曼李森是個短小的，嬌弱的女子。淡黃的頭髮，她的眼光好像很膽怯的，顯着人生憐。我覺得她的智力方面很強的。她聽我說完後，又沉思了一回，才後慢慢地說了許多話。

「我現在說一點給你聽：『我會答應我的朋友，不將這事情說出來。但現在她有絕大的嫌疑，而自己又不能辯白。那末，我爲了要幫助她，自然不能保守那信的。我就將星期一晚上的事情完全告訴你吧！

「那晚我們從華德街教堂出來的時候，是九點差一刻，那時必須經過冷僻的海而生街。這街只有一盞路燈，當我們快要到燈傍的時候，我看到有個駝背的，肩上放着一隻小箱子；低着頭，也是彎的，而且好像有病似的人。一拐一拐的走向我們。他趁着燈光，抬頭望着我們，忽然立定了，叫了起來：『天啊！這是奈茜……』密斯曼李森的臉色慘白得要厥去，如果沒有那個可怕的人將她扶住，她定要倒下去。

「我正要去找個警察，但密斯曼李森却很和善的對那人說話，聲音是抖顫的。『亨利，我以爲你已死了卅年了。』

「他答道：『是啊！』他的聲音很可怕，面貌又很兇惡，臉色很黝黑，頭髮是灰白的，兩頰像個皺皮的桔子，我見他後的當夜，便做起惡夢來。

「密斯曼李森對我說：『請你走前幾步，我要和他談話。你不必害怕。』她說話的時候，雖很膽大，不過她的臉色，仍很蒼白，說話的聲音也不自然。

「我便走到另一個地方。她和那跛腳男子談了幾分鐘，便回到我這裏來。那人仍在路燈桿邊，揮着他的拳頭，表示極度的憤怒。密斯曼李森一路上並不說到這事情，直到我家門口，才拉住我的手，說不要把這事情告訴任何人。她說：『這是

我的老朋友，分別了好久，現在又碰到了。」我允許她決不將這事情說出來。她親着我的面頰走開了。這完全是事實，以前我爲什麼不告訴警察，因爲我不知道她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爲她的安全起見，我應該把整個事實告訴你們。」

「華生，我得到這番實情，便像黑暗快要過去，天也露着一線曙光。以前的種種，現在都能連在一起了。」

「現在我就要設法找到使密昔斯貝克來改變態度的人。如果他留在阿笛著脫，那不難找着。因爲那地方人少，而且一個有特徵的人更引人注意。我化了一天的功夫，今晚終被我找到了。她的名字是亨利胡特，就住在他們相遇的街上，他到那地方，還只有五天，我假着調查的名義，和那屋主人談了好一回。這人是個魔術家，每到晚上，常到兵士們的茶肆酒坊裏去演奏他的技術，還帶着一隻會變戲法的怪獸，這小動物藏在小箱子裏。寓所主人很怕見牠，因爲從沒有看到那種東西。據說那人有風溼病的，而且說話的聲音也很特別。前兩天晚上，他會哭過，並不是爲了不能生活。他付房租的時候，給寓所主人一種少見的錢幣，寓所主人以爲不能通用的。他拿出來給我看，我知道是印度的盧布。」

「華生，現在你可以明白我所處的地位了？爲什麼要你幫忙？我們可以知道那裏室內的情形，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追蹤着她們，他看見大佐夫婦吵架，後來又進了屋子，同時那只小東西，也逃了出來。這種推斷是不會錯的。」

「那末你要去看他？」

「自然要去看他，但還需要一個見證才好。」

「要我做見證？」

「你若願意，則最好。假如他馬上說出來，當然很好。要不然，我們來請求一張傳票好了。」

「但你怎樣知道，他還留在阿笛著脫呢？」

「我早已準備好，有個少年看守着他。無論他到那裏，那少年總是跟着。華生，我想明天一定可以到海而生街看見他。現在我一定要你去睡了，否則我真過意不去。」

第二天，我們到出事的地方去。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我的朋友和我逕向海而生街走去。福爾摩斯雖善掩飾內心的感情。不過那時也露着警慎的神色。他又警又喜。其實，他每次的探案，都懷有這種心理的。

我們轉到一條兩旁都是二樓的磚房的短街。他說：「就是這條街。噢，辛博生來報告哩！」

一個衣服襤褸的少年，向着我們走來，密斯脫福爾摩斯，他在裏面。」那少年說。

「好，辛博生。」他拍着少年的肩頭。「華生，來吧！就是這間屋子。」福爾摩斯投了名片說有要事相商，幾分鐘以後，我們便見了他。這麼熱的天氣，他還生着火，屋裏竟熱得像火坑一樣。他倦坐在椅子裏，使人一見到他，便知道他是不健康的。——他慘白的臉色，瘦小的身材。但以前一定是個英俊的少年。他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也不站起來，也不開口，祇向着我們招一招手。

「你就是一向住在印度的密斯脫亨利胡特吧！我們是爲了貝克來大佐被狙的事情來的。」

「我怎能知道呢！」

「這事情如果不弄明白，那你的老朋友密昔斯貝克來也許要犯殺人的罪名了。」

「你是誰？也會知道這件事情。你的話是否真實的？」他驚奇的叫道。

「怎麼不實在？官方只要她一有知覺，便要傳去訊問了。」

「我的天啊，那你就警察！」

「不是。」

「那末，這事情和你有什麼相干？」

「爲了公正的審判，誰都可以調查的。」

「那末，請你相信我，她沒有罪。」

「那你是兇犯！」

「也不是。」

「那末，誰殺了傑姆斯貝克來大佐呢？」

「天殺了他。——不過，我也存心殺他，要是他死在我手裏，也是應該的。當時，他不因了自己的良心發現而死，那我決定殺了他。——你知道這故事麼？現在我毫不隱瞞，因為我覺得並不慚愧，事情是這樣的：

「你們現在看到我這樣醜陋，駝着背，腿骨也彎曲的。當年我是一一七聯隊裏最英俊的小隊長。——亨利胡特那時候，我們駐在印度的蒲濟，當時貝克來是同隊的軍曹，全軍中有一個俏姑娘，就是前任軍曹的女兒奈茜狄惠蘭。那時有兩個人追求她，她却愛着一個——你們看到我現在的樣子，這種天氣還要烤火，也許要笑我。當時她因為我漂亮，竟熱戀着我。——不過奈茜的父親要她嫁給貝克來，因為他受過教育，而且職位比我高。可是她仍忠於我，我覺得還可以和她結婚。

「那時梅鐵尼戰事發生了，全國都起了騷動。我們被困在蒲濟城裏。我們只有半隊砲兵，西克司兵一隊，還有許多居民。城外的亂軍有一萬多，竟像許多獵狗圍住一只老鼠籠。二星期以後，城中連飲料都沒有了。那時倪爾大將的隊伍正要開拔，所以我們沒法和這大軍通消息。因為我們不能帶了許多婦孺老幼，殺開一條血路。只有這個求援的方法。我便自告奮勇，要求到那邊去告急。我知道貝克來大佐路巡最熟，便和他商量，他給我一張地圖，告我怎樣逃出亂軍的範圍。那晚十點鐘，我就出發。因為城中有一千多人等待援救，我心裏更念着一個人。

「當我緣城而下，城脚下有條將乾的河。我打算低行渡河，不致給敵人看到。但當我要轉角的時候，發現在我不遠的地方，有六個哨兵，我不及躲避，被他們擒住了。那時我內心的苦楚更甚於肉體的痛苦。因為我聽到那幾個步哨在說，貝克來已暗中着人到倪爾大將那邊去告急，你想傑姆斯貝克來的計劃如何？這樣子，向倪爾大將告急的事情，就沒有我的份子。一天以後，蒲濟城解圍了。」

「我被亂軍帶走了。於是好多年沒有看到白種人，我會設法逃匿，但終於被他們捉回，又受了不少的苦刑。你們可以想到，我那時的生活了。戰事結束以後，我被幾個逃兵帶到邁保爾，又轉到達其嶺，那幾個逃兵被殺了，我做了那邊山民的奴隸。直到後來，找到一個機會，往北逃到阿富汗，做了幾年亡命之徒。最後到了潘巨，和那些土人一起過活，學到了幾種技能，便開始過我的流浪生活。」

「我已成了殘廢的人，也不想回到英國找我的老同伴。我雖想復仇，也不願回來，寧使讓他們知道我已死去，不教他們看到我持了手杖，像猩猩一般走路。我聽到貝克林娶了奈茜，而且貝克林升了大佐。我仍不想復仇。但人到了瞬年，總要想到家，念故鄉的心，會油然而起。幾年來，我想到故國美感的田園和秀麗的河山。想在未死以前，再看看闊別已久的故鄉。於是，積了回鄉的川資，重到駐兵的地方來。做一些能博得兵士們喜歡的把戲，來維持我的生活。」

「你的故事真動聽。」福爾摩斯說：「你和密普斯貝克來的相遇，我完全明白了。那時你跟着她，又看見她和丈夫爭吵，她一定痛斥他過了的行爲，你見了，便情不自禁，穿過草地，到那屋裏去。」

「是的，先生。他一見我，便感到非常不安。——我從沒有看到過——隨即他倒在壁爐上死了。其實，他沒有倒下去，已經死了。因爲他一見我，便像中了流彈。」

「以後怎樣？」

「那時奈茜暈倒了。我從她手裏拿了鑰匙，想開門呼救。但一想還不如悄然走了吧！因爲這事對我很不利。如果我因而被捕，那我的秘密便要宣佈出來。於是，匆匆地把鑰匙放進口袋裏，却掉了我的手杖。因爲那時梯笛逃了出來，爬上窗宿。我把他捉住了，放進籠子，便急急的逃走。」

「梯笛是什麼？」

他轉身過去，把放在屋角裏的籠子門開了，裏面跳出一隻美麗的紅棕色的小動物來。那小動物的毛很柔順，短的小



的鼻子，紅色的眼睛，很是有趣。

「這是蒙古龜。」

「是的，有人這樣叫，也有人叫牠貓龜。」他說：「我却叫他捉蛇鼠。因為牠善捉蛇。我有條去毒牙的大蛇，每夜在兵士們的酒吧間裏，由梯笛捉蛇，來逗他們的歡笑。先生，你還有什麼要問我嗎？」

「如果密普斯貝克來有什麼困難，我們仍要來找你。」

「那我自己會來。」

「要沒有什麼困難，也不必將他的惡跡宣揚出來。以往卅年裏的罪惡，足使他良心上難受。嚙莫範少佐，那裏去了。再見，胡特，我要問他一天內有什麼事情發生沒有？」

我們出來追着少佐。他說：「這次的事情，結果完全沒有意思。」

「怎樣？」

「據法醫的檢驗，證明大佐的死，是患腦充血。」

福爾摩斯笑着說：「那也好，我們不必再留在阿笛蓋脫。」

「不過，他們為什麼叫大衛呢？她丈夫的名字是傑姆斯，另一個人的名字是亨利。」當我們到車站去的時候，我問他。

「朋友，那是密普斯貝克來借來咀罵大佐的啊！」

「咒罵他？」

「是的。你總知道大衛也會有貝克來大佐同樣的行爲：大衛誘佔侯利亞的妻子白姝葩，並且設計陷害侯利亞嗎？我靈經上有許多記載，快遺忘了。但你可以在撒母耳第一章，或第二章上可以找到的。」

## 八 住院的病人

那是一個下着雨的日子，半開着窗簾，福爾摩斯坐在沙發上重讀他早晨接到的信。我因曾在印度軍隊裏生活過，所以能耐熱。溫度表雖升至九十度，倒也不覺得難熬。只是今天的早報的消息太使人納悶了。議院閉了幕，大半人已遷散。銀行支票又很拮据，因之使我對於南林的空地和南海的木屋，都成了戀念。但我的朋友是不會被鄉居或海行所吸引，他沒有欣賞自然的興趣。他愛蟄居在五百萬居民的都市裏，聽一些傳聞或疑案，做點探討工作。

他凝神地，我把那張乏味的報紙擱在一邊，靠着椅背，凝神細思。「華生，你的見解不錯。那種停戰方法，實在是太荒謬的。」他突然打斷了我的思緒。

「荒謬的！」我也順着說，而且似已被他覺察了我的思想。很驚奇的看着他。「這是什麼意思？我實在沒有想什麼。福爾摩斯。」我喊着。

他看到這副神態，便放聲大笑。「你總記得有一次，我會把愛倫波筆記中的一段告訴過你。說一個善於推測的人，竟能追隨他朋友的思想。當初你以為這是理想的。現在告訴你，我自己也有這種經驗，但是你會表示不相信。」

「並不——」

「你雖沒有說過『不』，但你臉上，都有這種表示。當我見你撇掉報紙，凝思的時候，我便知道你在想什麼，而且打斷了你的思緒。好教你知道前次的話，是可能的。」

但我還是不滿意。「那次你說的話，像是那個猜測的人，憑了對方的動作，才能猜到那人的思想。現在我却安靜的坐着，有什麼可以給你憑藉呢？」

「你的話錯了。一個人往往因他內心所感受到的，便表現在他的外表。尤其是忠誠的你。」

「那你是從我的面部，猜度我的思想嗎？」

「你的面部，更其是你的眼睛，恐怕你倒已忘了你思想的發動點吧！」

「是的，我已忘了。」

「那末，我告訴你。當你放了報紙，便引起我的注意。你靠着椅子，無目的地瞧着，隨即你便看到新配鏡框的戈登畫像，你的思想便開始了。才後又瞧着沒有框子的亨利皮丘（美國牧師和演說家）的照相上，接着你望着牆壁。你思想的過程很明顯的：你定想這一張要是也有了框子，便可以補牆上空處，而且可和戈登的畫像配成一對。」

「你說得真對！我禁不住喊着。」

「這當然不會錯的。」福爾摩斯說：「不久你的目光又回到皮立的照上，專一的瞧着他的品貌，在追想着他生前的種種，同時又聯想到他南北戰爭的任務。因而露出怒容，爲了他的遭遇而不平。隨後目光離開照相，咬着嘴唇，兩手緊握着，悶着那雙發光的眼睛。這使我知道你一定在想着南北戰爭的劇烈。爲了戰事發生，犧牲了無辜的生命，使你現着愁容。然後你的手很自然的摸到你的老創疤上，嘴角邊露着笑容。因爲你感到停戰方法的可笑。我也同樣感到這一點，因而把你驚醒了。但我可以斷定，這種推斷，並沒有錯。」

「對啊！我說：『現在你又加於解說，真使我欽佩。』」

「老實告訴你，這不足爲奇的。如果你早相信我的話，今天決不打斷你的思緒。現在夜來了，很涼快。我們到近郊去一次吧！」

兩人在街上踱着。一壁走，一壁談。傍晚的暮景，頗令人快感。」

我們回到培克街的時候，有輛車子停在我們門口。「噯，這定是一輛醫生的馬車，雖然他行醫時間很短，但他醫務很忙。不知有何緊要的事情跟我們商量，快點進去吧！」

福爾摩斯的推測力是使我欽佩的。這時我便看到車裏有只柳木的醫箱，從燈光中透過去，可以看見醫箱裏的東西，全是醫生的用具。我抬頭從廳裏望去，看見有人在等着我們。於是，我們便進了屋子。

一個臉色蒼白的，身材瘦小的人，坐在壁爐前。他見了我們便起身招呼。那人至多不過卅三四歲，但他的枯瘦蒼老的容貌，可以知道他的生活並不舒適。而且不像一個年輕的人。他穿着素樸的衣服，領帶也不鮮明，從他的態度上看來，又像是藝術家。

「晚安，醫生。我很高興見到你，你沒有等得很久吧！」福爾摩斯很親切的說。

「是否你已問過我的車夫？」

「沒有。那臘燒只燒去了一點兒，所以我知道。」福爾摩斯說。「請坐，醫生。請你把要告訴我的事情完全說給我聽。」

他便自己介紹：「我是住在勃洛克街四〇三號的潘奚屈維林。」

「神經麻木的研究就是先生的大作吧！」我說。

他聽了這話，覺得很愉快。

「那是拙著，銷路不廣，我想一定極少有人看到。但不知已蒙你看過。想你也是醫界同人吧！」

「我是個退職軍醫。」

「我對於神經麻木病很有興趣研究，因之想做該病的專門醫師。但要達到這目的，却有絕大的困難。現在不願白費時間來談這個問題。——這幾天，我們勃洛克街的醫寓裏，很感不安。今天夜裏，更可怕了。所以我急匆匆的趕來，請你幫忙指

導。」

「你的事情，我極願接受。希望你一點也不要隱瞞，詳細的告訴我。」福爾摩斯抽了一口煙，又放下了煙斗。

屈維林醫師說：「日來的情形，怪異得使人難捉摸。但我告訴這事情以前，必須先要使你知道我個人的生活情形我是倫敦大學的學生，非常勤業，常受師長們的讚譽——我想你們不會笑我的吧——畢業以後，就進了皇家醫院。那時對於神經麻木病頗有心得，因而編了一本神經麻木的研究。就是你朋友所說的。而且得了白洛斯屏刺教的獎章。那時得着這種榮譽，自以為前程遠大，很可以幹一點事業。不過我要發展我的醫業，却有極大的困難。因在康勿迪西城區裏行醫，須有時代化的醫院，和挺刮的服裝，那才有人來應診。但是這種排場，那我至少要有十年的積蓄。因之覺到自己境遇的不幸，非常感傷。

「然而出人意料，有一天，來了一個紳士——他的名字是勃來星敦——他說：『你就是得獎章的潘美屈維林醫師嗎？』他又繼續說：『你應當把你精邃的醫學應用出來，那一定可以成個有名望的大醫師。這事情，你可明白？』

「當我聽了，感到很奇怪。『事請雖如此，但却非常困難——』

「『是否你有惡習慣？或者有不良的嗜好？』

「『不，先生，我沒有這種事情。』

「『哦，我明白了，但你為什麼不發表你的才能呢？』

「『……』我只聳聳肩。

「『噢，我明白了，你的學問雖然宏博，可是你的經濟却很拮据。要是我替你在勃洛克街租了醫室，可願意試試？』

「我感到非常詫異。

「『這不單爲了你，原爲着我自己。我想你明白了這事情，也很滿意的。我爲了幾千鎊的存款，想把全權交給你，以便賺些利息。』

「『你爲什麼要這樣？』我終於開了口。

「那不過和別的投機事業一樣，想多賺一點錢，而且比較穩當一點。」

「那末，我做些什麼事情？」

「這自然會告訴你，我供給你醫寓，和一切必需品，你給病人醫病，所得的醫費，四分之三歸我，四分之一給你享用。」

「密斯脫福爾摩斯，那時我很窮困，所以便訂定了那奇怪的條件。年底我便搬進那診所去，開始執行醫務，他也來同住。因為他患着心臟衰弱症，須要住院調養。在二樓設一間客堂和臥室。平時不出門，也很少有人來望他。每天晚上，到辦公室來檢查帳簿，把所得的診金分好，他所得的，就藏在自己室裏的保險箱內。他對於幫助我辦醫院的事情，並不後悔。為的是，我有了相當聲望，一兩年來，簡直幫他成了個大富翁。」

「幾星期前的一天，勃來星敦忽然很驚惶的下樓。他說在我們醫寓西面，出了盜案，我們必須謹慎提防。於是，我們當心門戶的開關。但他整日仍很驚慌，弄得坐立不安，不時的望着窗外。就是每天飯前的散步也不敢出去。我看到他這種樣子，猜來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或者防着仇人。因之問他到底爲了什麼，他却不肯說。不久，他又沒有一點恐怖的樣子。」

「可是，最近他又感到極度的不安，好像失了常態。」

「兩天前，我接到一封沒有住址和日期的信，那信的大意是：『有一個僑居英國的俄國紳士，患着多年的麻痺症。據知潘奚屈維林醫師是醫該病的聖手。明晚六時來候診，請潘奚屈維林醫師等着。』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又可以做一次實驗了。」

「第二天晚上，我在診室裏等着他們。到了六點鐘，那個病人來了。他是一個老年人，和一般年老的人一樣。可是他不像俄國貴族。伴他同來的是個高個子的青年，他的面貌，像個希臘的恐怖神一樣，他很小心地扶着那老人，把他坐到椅子裏。他操着不流利的英語說：『醫生，這病人是我的爸爸，請你使他早日得到健康。』

「我問他要不要看我替他診治？」

「他好像不忍看他。」不假使我親自看到他受苦的情狀，我定要感到難受。還是讓我留在候診室吧！以便你施行手術。」說完便退出了診所。

「我便問老人患這病的經過，但是，他像耳聾，又像很笨，他的話全是答非所問。我想他一定對於本地話很生疏。我便坐下寫他所說的，當那個時候，他忽然僵坐椅子裏，灰白的臉色，那雙眼睛呆呆的望着我，好像他的病又發作了。我很慌忙的過去，替他診脈，並量他的體溫，可是都沒有變。這使我非常奇怪。我便急急下樓到藥室裏去取藥，那時他還呆呆坐着。但等我上樓的時候，那病人已不知去向。這期間，最多不過五分鐘。我再到候診室去，那個青年也不知去向。這使我非常吃驚的。那個引導病人的僕役，是新僱來的，很不靈敏。往日總要我揀了鈴，才領病人出去，今天病人走了，都不曉得。其實他老等在樓下的。」

「當勃來星教散步回來的時候，我也沒有說起這事情。自己也不願再見那俄國人。而且很想忘記這事情，但怎能忘掉這樁怪事情呢！」

「今天晚上，同一時候，他們又來了。那老人說：

「『這的確使我感到詫異。』我說。

「『因為我的病又發了，神志很模糊，當你走後，我也茫茫然走到街上去。』

「他的兒子說：『當我見父親走了出來，我以為已經診治好了，所以便扶他回去。直到後來才知道這事情，但時候已很遲了。』

「『那沒有關係，請你們不必放在心上。現在，請你仍等在候診室裏吧！』那少年便退出了診室。我替那老紳士開了藥方。大概有半小時之久。後來那病人由他兒子扶着出去。

「我不是說過勃來星教有散步的習慣嗎？當那病人走後，他也回到房裏，忽然他像發了瘋的，下樓，急匆匆的進了我的屋子。說：『那個進了我的屋子？』

「沒有」我說。

「那裏！你跟我來看！」他命令着我，但他的態度很驚惶。我便跟着他上樓。他指着地上的脚印說：「這許多脚印，是我的脚印嗎？」果真那些脚印，比他的大得多，並且像剛踏上的。今天會下過雨，除了病人以外，又沒有人進來。那一定是在候診室裏的少年，進了他的屋子。因為我當時在診室裏，不能顧到其他的事情。於是他悄悄地進了他的屋子。但裏面的東西，並沒有少去一樣。這更使勃來星敦着急。因此我來請你們幫助。現在已經很晚了。請馬上就去吧！想來你們覺得很簡單的，一去便能明瞭。你一定能解除他的恐怖。」

福爾摩斯聽了他的敘述後，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只是閃着那雙發光的眼睛。他等醫生說完後，便一聲不響的站起來，拿了自己的帽子，順手把我的帽子也遞給我。和屈維林醫師一同出去。

一刻鐘後，我們到了勃洛克街。我們的馬車停在西首平屋前，有一個矮小的僕人引我們進去，到了裏面，便一逕上樓。當我們上樓的時候，樓上的電燈忽然熄了。而且有人在喊：「我有着手鎗，倘使你們還要上來，我就要開鎗。」

「密斯脫勃來星敦，這是你要我請來的人啊！」屈維林醫師說。

「醫師，是你們嗎？噢，是我要請的兩位先生！」那聲音，似乎表示得救了。電燈又亮了。他又說：「真的，這樣對待你們真很抱歉。請你們快點上來吧！」我便看到一個胖胖的人，他的樣子很粗獷，正和他的聲音一樣。又現着個促不安的神態。他的皮膚都起了皺紋，想來以前一定還要胖。他見我們上了樓，便把手鎗放在口袋裏。

「密斯脫福爾摩斯，我真快活，看到你們來了。我想，現在沒有人比我更急於要看到你們吧！這事情，屈維林醫師已經說過了。」他現出十分感謝的神情。

「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但是，密斯脫勃來星敦他們為什麼要進你的臥室？」

他又感到非常不安：「這個——密斯脫福爾摩斯這事情很難講，我不能夠告訴你。」



「是否你不知道這原因？」

「……你們請進來吧！你一進來，便可以明白我要受驚的原因了。」

我們跟他進了一間寬大而精美的臥室，他指着那只黑色的大鐵箱說：「密斯脫福爾摩斯，我靠了屈維林醫師，才能這樣富足。但我不相信把錢存在銀行裏，我寧可把錢放在鐵箱裏，自己看守着。現在突然有人闖進我的臥室，不是使我要着急的嗎？」

福爾摩斯看着勃來星敦的臉，等他說完後，又搖搖頭：「假使你不老實的告訴我，那我不能幫助你的。」

「但是，我實在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告訴你了。」

「再見，屈維林醫師。」福爾摩斯感到非常不快。

「啊！你真不能幫助我嗎？」勃來星敦感到非常失望。

「先生，你要曉得，一個人的說話要誠實才好。」

我們離開了屋子，穿過牛津街轉入亨利路。他說：「今晚很對不起你。要你出來碰到這個笨傢伙。這實在是件很奇怪的案子。」

「但我對於這案子的要點，也有點明白了。」

「那很好。華生，兩個人——哦，也許不止兩個人。他們一天到晚跟着勃來星敦。第一次和第二次診病的時候，那個少年趁着老紳士伴住醫生的時候，便進了他的臥室。」

「但那老人的病是怎樣一回事呢？」

「噢！那是假的。麻痺症頂容易裝，我曾經裝過。」

「那，他們來幹嗎？」

「他們一定要到晚上來應診，因為候診室裏沒有其他的病人。而且那時正是勃來星敦散步的時候，他們不會碰到他。這完全是爲復仇而來的，並沒有盜劫的意思。從勃來星敦的目光中，知道他對於這事情，也很明白。不過不肯誠實的告訴我。這種人真是活該。你看在明天早上，一定有更驚人的消息來告訴我們。」

「你的話固然不錯，但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那俄國人和他兒子來就診的事情，只有屈維林醫師告訴我們。也許他自己起了不良之心，走進勃來星敦的屋子，故意造出一件事情來唐塞。」

福爾摩斯聽了這話，微笑着，表示我太神經過敏。「我的朋友，當初我也這樣想過。可是那腳印，和屈維林醫生的腳印，絕不相同。而且也不像勃來星敦的腳印，因爲那鞋尖略帶方形，比醫生的腳印要長出一寸多，這不是另外有人跟着他嗎？現在我們睡吧！明天一早，就可以聽到勃洛克街的兇案了。」

第二天的清晨，太陽剛透進我的臥室。福爾摩斯已穿好衣服，急急的走到我的牀前：「華生，那馬車已等在門口了。」

「什麼事情？」我揪着眼睛。

「勃洛克街竟發生了兇案。」

「你已得到了信息？」

他開着牀子，「現在雖不能完全曉得，但你看這個——」他拿着從記事簿上撕下的短簡給我看：「看上帝的面，請馬上來吧！」他說：「這是醫生寫給我的，事情很重要，快點起來吧，別讓人家等久了。」

十五分鐘以後，我們到了出事的所在。那少年醫生巴等在門口，見了我們便叫道：「啊竟出了事情！」

「怎樣啦？」

「勃來星敦自殺了。」福爾摩斯聽了嘆着氣——「昨天夜裏他上了吊，我見了這種事情不知道怎樣好，所以叫了警

察在樓上檢查呢？」說時我們已進了屋子。

他又說：「每天早上，他要喝茶。今天七點鐘女用人端茶進去，看見他已掛着。他所用的鉤，就是以前掛燈用的。想來他昨晚，一定立在鐵箱上，把繩套在頸上，然後跳下，便盪懸着了。」

福爾摩斯默然地在想。慢慢地說：「請你允許我上樓，我要去偵查。」

我們進了死者臥室，看見勃來星敦的屍體還掛着。他穿着一件長的睡衣，他的頭頸被繩束得像鷄頸一樣，其餘各部仍很胖，這種樣子使我感到可怕。有個精敏的警察站在他的身邊，在記載他聽見到的。

「密斯脫福爾摩斯，我很歡迎你。」

「藍納，早，你不嫌我來得突然嗎？你是否已得到這人致死的原因嗎？」

「是的，我對於這事情，已略有所知了。」

「那末，你的見解怎樣？」

「我想那人因刺激太深，神經失常，才自殺的。昨夜他還會睡過。照室內的情形看來，他在上吊的時候，還很猶豫。並且死的時候，約在五時左右。」

「照死者肌肉硬度看來，我可決定他已死了三小時了。」我說。

「你在室內，會看到奇怪的東西不？」福爾摩斯問那警察。

「我在檯上看到一個旋螺鑽，和幾隻螺絲釘。還拾到四只雪茄的煙尾，猜來他昨夜一定抽過很多的煙。」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煙嘴？」

「沒有看到。」

「那麼，他的煙盒子呢？」

「他的煙盒子在他外衣袋裏。」

福爾摩斯把盒子打開，裏面只剩一支，他便拿出來開着：「哦！還是很好的海文納雪茄。其餘的煙，都是西印度羣島的出品。你看，細長的外面包着蕪葉的煙，和這枝完全不同的。」他便把那四個煙尾放在顯微鏡下細細的瞧着。又對警察說：「你看，吸這兩枝煙的人是裝在煙嘴裏的，但那兩枝却腳在嘴裏的。並且用鐵的小刀切去煙尾的，還有兩枝却用牙齒咬去的。密斯脫藍納，這不是自殺，却是件狡猾的暗殺案。」

「那是不會的。」警察說。

「你爲什麼能決定這不是謀殺案呢？」

「那人爲什麼不用別的方法殺死他，而要這樣吊死他呢？」

「這就是要我們研究的。」

「那麼他們從什麼地方進來的呢？」

「從前門進來。」

「今天早上，門却關得很好呢！」

「他們走後，當然把門關上。」

「你怎樣知道？」

「請你等一回，我會找出證據。」

他走到門邊，拔出塞在鎖孔裏的鑰匙來看。然後細細地觀察牀，壁爐，椅子，地毯，還有用來絞死的繩子。那時，我和警察把繩子弄斷，把屍體放在榻上。

「那繩是什麼地方來的？」

「是從這繩上割下來的，因為他怕火患，萬一有了不測，他可以緣繩子而下。」屈維林從床邊取出一大束繩子來。

「這繩子真够殺人了。關於這事情的起因，今天下午我可以完全告訴你們。現在，我要把勃來星敦的照片帶走，這對於我偵探的手續上很有幫助。」

「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這事情的原因。」醫生說。

「這案子也並不十分曲折，那不過三個人幹的事情。兩個就是來診病的人，另一個我却不能曉得，不過我知道在這羅子裏的。他們是被那人放進來的。醫生，我想來一定你們新僱的用人就是他們的同黨。」

「是啊！他今天失跡了。現在正着人追尋。」

福爾摩斯聳着肩說：「他在這案件裏，也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三人躡足上樓。第一個是老人，第二個是少年，再那個人也跟着上來。你看這末多的脚印，我便知道昨夜他們所踏上的脚印。他們上樓時，門已經鎖了，於是他們用鉛絲把門掙開。這裏有着很明顯的痕跡，你們不用顯微鏡，也可以看到。他們進門後，他塞住他的嘴，那時他還睡着，但等到驚醒，已不能呼救了。」

「而且你們的牆壁又那末厚，假使他呼救，你們也聽不到。」那老人坐在旋椅裏抽煙，年青的人靠近字紙籠坐着，你看紙籠裏有着煙灰。還有個人，在室內踱着。他們三人在商量處置他的方法，而且時間很長，你看那些吸剩的煙尾那末短。但那時的勃來星敦的神態，我却不得而知了。最後他們決定了方法，而且他們事前也計劃得很周密。所以他們帶了旋螺鑽，還有螺絲釘，他們原預備裝了滑車來吊死他。但這裏却有了鈎子，所以沒有用到牠。等到事情辦好以後，你們的僕人，就送他們出去，才後把門關上。」

我聽了這番話，昨夜的事情，已經解決了。但還有地方，不能明瞭。足見他的智力比我們強得多。那時警察也出去了。我和福爾摩斯也回家吃早飯。

飯後，他又出去。臨走的時候說：「我大約在三點鐘回來，那時警察和醫生都要來，希望在那個時候這件事情完全解

決。」

到了三點鐘，兩個客人都來了。但福爾摩斯却遲到四點鐘才來。他很高興，我知道那事情一定解決了。他問：「警察長消息怎樣了？」

「我已着人拿住那僕人。」

「很好，我也探到幾個兇犯了。」

「你已探到他們了！我們異口同聲。」

「是的，我已經很明白了。我把勃來星教的照相給警界裏的人看，才知道他的仇人有三個，他們的名字是：彌特爾、赫瓦特、莫福脫。」

警察長叫道：「這是搶華新教銀行的強盜！」

「是的！」

「那末勃來星教就是瑟登。」

「不錯。」

「那末這事情不是全明白了嗎？」

但我和屈維林却莫名其妙，面面相覷。

「那你當然會想到：一八七五年，華新教銀行的盜劫案，一共有五個劇盜，他們殺死了看守人托平，劫去了七千鎊。案發被捕，瑟登很狡猾，把友人賣掉，其中一個叫卡德洛特處了死刑，其餘三人判了十五年徒刑。你可以想到他們怎樣不恨他呢！在監獄中過了十五年一定預備一出獄，便來尋他們的仇人。於是裝了兩次病人，到第三夜便達到他們的志願。屈維林醫師，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現在我完全知道了。那末勃來星敦一定在報上讀到那三人出獄的消息，才使他失了常態。」

「對啦，他說要防盜，實在是說謊。」

「但他見了你，爲什麼不說？」

「醫生，他以爲他的仇人緊跟着他，所以不願告訴別人，同時那種事情也是可恥的。所以又不願告訴人家。他的死雖沒有什麼可惜，但幾年來，他安份守己，想度殘年。——警察長！爲了主持公道，這幾個殺人犯應該通緝的！」

但是兇犯沒有拿到。據說死在撞沉在蘇格蘭海濱的南赫却利納號。於是終成了一個疑案。

## 九 希臘繙譯員

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雖然做了多年的朋友，關係也很密切。但他從沒有對我說起他的家族和親戚，連他自己以前的生活，也從不提起。像他這種冷淡的人，也是少有的。他還有着怪僻的脾氣，不喜歡接近女人，也不結交新朋友。這種地方，都表示他是個冷情的人。我以為他是個孤兒，或者家族和親戚竟沒有。有一天，他忽然和我談起他的哥哥，這真出人意外。

那是個夏天的黃昏，我們閒着無事，拉雜地談了許多話。後來談到遺傳問題。他以為各人的個性，一半受承於遺傳，一半則是早年的教育。

「你以為這樣。」我說：「你那種精明正確的觀察力，和特殊的偵探才能，我以為是從經驗上得來的。」

「那也未必。我的祖先，原是平庸的鄉人。我的血多半是受之於祖母。她是法國藝術家推耐脫的妹妹。藝術家的血液往往是特異的。所以他的子孫也跟一般人不同。」

「你怎樣知道是受祖母的遺傳呢？」

「因為我哥哥馬各祿甫也有這種特性，而且比我更明顯。」

這使我非常詫異，在英國有這種人物。他的才能竟在歇洛克福爾摩斯以上。為什麼社會上，和警廳間還不聞不問呢！我以為他故意誇揚他的兄長吧了。」

「親愛的華生，我不愛那種謙虛頌揚的美德。無論什麼事，總不可失其真相。若要評定一個人的優劣，故意誇說他的才能，而於事實相反，我斷不作此事。所以我說馬各祿甫的觀察力遠勝於我，千萬不是假話。」

「長你幾歲？」



「七歲。」

「爲什麼沒有名聲？」

「朋友中大家知道他的。」

「他在那裏？」

「逗瓊絲俱樂部。」

我從沒有聽到逗瓊絲俱樂部。不知道牠是什麼性質的。我想問他。福爾摩斯拿出錶來看。

「逗瓊絲俱樂部是倫敦最神祕的俱樂部。馬各祿甫也是個神祕的人。他到會的時間總在四點三刻到七點四十分之間。現在六點鐘，你如果有興致，我可以介紹你看兩種神祕。」

五分鐘以後，我們已在街上，走向嚴琴泰馬戲場去。

「你以爲，」我的朋友說：「馬各祿甫有了這種本領，爲什麼不做偵探，你覺得很奇怪？其實他真不夠資格。」

「但我聽你說的——」

「我說他的能力比我強。要是偵探事業，只要坐在椅子裏想，那我的老兄真是舉世無雙的大偵探了。但是他沒有膽量，不肯冒險去證實他的理想，寧讓人家胡亂批評他，這是他最大的缺點。我常把那些難問題，請他解決。他總能猜到的，若是單獨做去，他却不肯。」

「那末，偵探事務，不能作他的事業。」

「他嗜好藝術，精算學，在機關裏任會計兼理文書。住在包曼爾飯店，朝出晚歸。他什麼地方都不愛去，只有逗瓊絲俱樂部是常到的。那地方離他寓所很近。」

「我總想不到有這個俱樂部。」

「這是個特殊性質的俱樂部，難怪你不曉得。在倫敦有般生性怕羞的人，有些自鳴不凡的人，這些人不愛交友，人家也遠着他們。但他們也要出來玩玩，消磨時日，或者讀些報章雜誌。可是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於是逗瓊絲俱樂部便誕生了。會友不能注意，或議論他人的事情。除了會客室之外，其餘各個場所，不許交談。這是件很嚴厲的會規，犯規三次，便要開除會籍。馬各祿甫是創辦人之一。這會倒很發達。」

不知不覺已到包曼爾了。再走到聖捷姆街的盡頭，那所大廈就是逗瓊絲俱樂部。跟卡爾登戲院很近。福爾摩斯引我進去，囑我不要說話。我們走到裏面，看到許多人在看報，他們都坐在僻靜的地方。——烏雀無聲人寂寂。——他和我走到較小的一間去，那裏可以看到包曼爾飯店。他獨自出去，要我暫等片刻。不一回，他伴着個人同進來，顯然這就是他的哥哥。

馬各祿甫比福爾摩斯要高得多。身材非常魁梧，他的面貌，使人一見便知道他很有智才的。有他兄弟一樣的鬍鬚，淡藍的眼睛，很有威力。在福爾摩斯努力工作的時候，也常能看到這種目光。

「我真高興看到你，先生。」他說着，伸出一隻大似海豹掌的手來跟我拉手。「自從你把歇洛克的探案，記載以後，他的聲譽，便散在各處。真正感謝歇洛克我記得幾星期前，你有件梅宏爵的探案，到底怎樣啦？我想你總有了頭緒。」

「早已破案了。」

「是不是安滕姆做的？」

「是的，是安滕姆。」

「我早料的。」他們倆坐在窗前。

「若要觀察人家，這真是個好地方。」馬各祿甫說：「你看不是有兩個人走向我們這邊來？不妨試一試。」

「一個不是球場裏的記分員？」

「是的，另一個呢？」

「這兩個人立在窗的對面，我也能看到了。一個穿着背心，身上有鉛粉跡的，就是那個記分員。另一個短小身材，歪戴帽子，手裏提着幾個小包裏。」

「我說他是個軍人。」彌爾摩斯說。

「而且新近退伍。」他的哥哥說。

「他以前在印度服役。」

「職位並不高。」

「我看他是個砲兵。」彌爾摩斯說。

「是個餒夫呢！」

「但是有一個孩子。」

「那止一個！他有很多孩子。」

「够啦，」我笑着說：「你們真像猜謎了。」

「你看，」彌爾摩斯說：「他黝黑的皮膚，一定受過炎日的薰炙，且有糾糾英武氣概，足見他是個久駐在印度的軍人。」

「他腳上的軍用皮靴，還沒有穿舊，可知他離伍還不久。」馬各祿甫說。

「他走路的姿態不像騎兵，帽子歪斜的那邊，眉旁有砲火灼傷的瘡痕。」

「那種悲哀的臉色，一望便知死去了最親愛的人，並且他獨個兒出外購物，一定死去了妻子。他買的東西是給孩子玩

的。你們看那個小鼓，一定給最小的孩子。因之可以想到他的妻子是產後死的。他還挾着一本畫冊，這是給另一個年長的孩子。」

那時我才相信彌爾摩斯的話。他看着我，對我笑。拿出一個玳瑁的鼻烟壺，倒出點烟來聞，又拿一塊紅的絲手巾來，拂去

身上的鼻烟。

「歐洛克我有着很難解決的事情，想請你幫忙。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假如你喜歡聽……」

「親愛的馬各祿甫，我非常願意。」

馬各祿甫拿出本記事簿，撕下一頁，寫了幾個字，按了鈴，交給侍者。

「我請密斯脫米來司到這裏，」他說：「他跟我同一個寓所，住在我上一層。跟我還算熟悉，所以將那件奇異的事情告訴我。他是希臘人，專為人翻譯。有時代法院翻譯，有時伴東方來的商人或游客，到各處遊覽。至於那件事，等他自已來說明。」

過了一回，有個短而健康的人進來，狹長的臉，烏黑的頭髮，是東方人的典型。他的話，講得像一個英國有學問的人。他顯我們熱誠地拉着手，黑的眼珠裏，充滿着希望的光。像是知道我們要聽這段有趣的故事。

「我怕人家不相信，」他哀怨的說：「人家以為世上決無此事，是呵！在我未曾經歷之前，也不能深信。但是我的腦海中，時而泛起那個滿塗藥膏的人影來。那個可憐的人現在不知怎樣了，我永遠難忘。」

「我們都注意的聽着。」福爾摩斯說。

「今天是星期三，」密斯脫米來司說：「事情發生在星期一。我是一個翻譯員，想來密斯脫馬各祿甫已經說過了。我雖是個希臘人，倒會說英國的方言。在倫敦也有相當聲譽。時常伴一些初到倫敦的人，或者不能說英語的人遊覽。所以有人來請我，是極平常的事。」

「星期一，夜裏，有個服裝華麗的少年來找我。自稱密斯脫來德蒙。要我一同坐馬車出去，車子已等在門口。他說有個希臘人來訪他，可是他不會希臘話，所以需要一個翻譯。他的家就住在懷興登車站，相距很近，希望快點去。他的形色非常匆忙。我們到了街上，馬上催我上車。」

「我上了車，就起了疑心。那不是尋常的馬車。車廂很寬敞，裝飾也華麗，市上極少見的。來德蒙和我相對坐着。車子到了

柳林燈籠，便闖入錫夫勃蘭街，隨即又轉到牛津大街。這種走法，正和愷與登車站相背而行。我想要問他。

「這時候，他從袋裏拿出一根棒來，上面鑲着鐵條，向上拋擲，試着他的重量。然後把棒放在身邊，一聲不響。他又放下了窗帷，遮住了我的視線。」

「『密斯脫米來司，對不起，使你不能看啦。』他說：『實在不能使你知道經過的路徑。因為你知道了頗不利我。』我聽了，不覺一怔。他又是個高大英武的少年，即使沒有武器，我也不是他的對手。」

「『密斯脫來德蒙，這種舉動是越軌的。』我訥訥着說：『你可知道要犯法的呢？』」

「『這是我的自由。』他說：『我先得向你警告。密斯脫米來司，今天你要特別留神。要是你有驚惶的呼聲，或者反對我。』」

「他鎮靜而帶着示威性的話，使我聽了默默無言，也不必違抗，一切都由天命了。車子在街頭走了快兩小時，不知走向何處去，有時車廂震動，車輪軋軋作響，便知在石子路上走。有時又很平穩，但聽得蹄聲答答，沒有方法使我知道出走的方向。藍色的窗帷，遮得不透光。心想離開包曼爾是七點一刻，現在已經八點五十分了。在車子裏，也快一個半鐘點，究竟到了那裏？這時馬車忽然停止，來德蒙開了車門。一看，已停在一個穹形的門邊。上面有一盞門燈。下了車就跟來德蒙進去。門內是一片草地，整齊的樹木，不知道是私人的住宅，還是祕密黨人的會所。」

「一盞燈光黯淡的煤氣燈。那會客室的壁上掛着幾幅圖畫。在這模糊的燈光裏，看見開門的是個身材矮小的中年人，兩肩很坦，眼前亮晶晶，可知他是戴眼睛的。」

「這是密斯脫米來司，海洛特？」他說。

「是的。」

「很好，很好。密斯脫米來司，請你放心。倘使你好好的幫助我們，那我們決沒有惡意的。要是你用狡滑的手段，那只好

「請上帝幫助你。」他說話的時候，裝着笑臉，帶着詼諧的態樣，但我怕聽那種笑聲。

「你們要我做什麼？」我問。

「請你做繙譯。有個希臘紳士見我們，我們有幾個問題請他答復，請你讓我們明白他的話。你不能多說一句，也不能少說一句，要忠實的繙譯。否則——」他大笑着：「你想保全你的性命。」

「他又開了門，和我走進另一間屋子。裏面陳設得非常精美。但只有一盞綠紗罩的燈。房間却很廣闊。當我進去的時候，踏上了地毯，便知道這是富家之室。白石砌的火爐，爐邊有着日本古代的武器。椅上是錦絨的坐墊。那人教我坐在燈旁的椅上。來德蒙沒有進來。他又從側門出去。領着一個穿長褂的人，慢慢地走進來。當那人走近燈光的時候，我可以看得清楚點。看清楚了，使我吃驚不小。死白的臉，瘦弱的軀體，似乎是個用腦過度的人。更令我驚訝的，就是滿臉藥膏，分明創傷很多。口角邊也有一大塊，情狀至慘。」

「海洛特，預備塊石板！」當那人倒在椅裏的時候，那年長的人說：「他的手解開了，沒有再給他一枝石筆。密斯脫米來司，你問他我們要知道的問題，最緊要的就是問他肯不肯簽字？」

「那人的眼睛快迸出火來了。」

「他在石板上寫一個希臘的『不』。」

「『真沒有商量的餘地麼？』我狠命地問着。」

「『除非我親自看到她結婚，並且要請我熟悉的牧師證婚。』」

「那個人惡意的笑着。」

「『你知道什麼在等着你？』」

「『我什麼都不管。』」

「一個問，一個寫。這種新奇的談判，演了好多時。我問他到底肯簽字否？但他始終拒絕。那時我在代他們翻譯的時候，加入二二句，我自己要問的。看他們兩人會察覺否？他們完全不曉得；我便大膽地問了許多：

「你這樣固執是沒有好處的——你是誰？」

「我都不怕——我是倫敦的旅客。」

「你的性命，全在你自己——你在這裏多久了？」

「隨牠去——三星期。」

「這財產終不能歸你——他們怎樣逼你？」

「也不會給惡徒拿去——不給我飲食。」

「你簽了字，就能夠自由——這是什麼地方？」

「無論如何，我不簽字——我不曉得。」

「你不爲她着想——你的名字？」

「我要她親自告訴我——保羅去帝特。」

「簽了字你能看到她——你從那裏來？」

「我寧願不見她——雅典。」

「密斯脫福爾摩斯，倘若再隔五分鐘，我能知道全部祕密。不料門一開，有個女人進來。雖然我不及看清她的面貌。但她有長而美麗的身材，烏黑的頭髮，穿着白色的長睡衣。

「海洛特，」她說着悠揚的英語：「我不能再位在這裏了。那末孤獨，只有——啊！這是保羅。」

「末後兩句是希臘語。那時候，他便撕掉嘴邊的黏貼膏，叫着「莎妃莎妃」，她便投在他懷裏，擁抱着。少年見了，便用

力拉開，把那女人推出門去。年長的人用力擒住，把那個可憐的俘虜，拖出另一扇門去。只有我留在室裏。我便立起來，想找一點痕跡，知道自己倒底在那裏。幸虧我還沒有舉步。回頭轉去，但見年長的男子已立在門口，監視着我。」

「密斯脫米來司，」他說：「此番爲了我們的私事，請你到這裏來。因爲我們會說希臘話的朋友，有事回去了。於是波法和那人談判。你能盡力爲我們繙譯，我們很快活。」

「我對他點點頭。」

「這五個沙佛令（英金幣名，每一沙佛令值廿先令，）說着交給我。他說：「算是一點酬報。但你記住，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否則——上帝爲了你要悲傷。」他輕輕拍着我，又對我冷笑。

「這時他和我距得很近。在燈光下，我看得很清楚。他的醜真不能形容。慘黃的皮膚；滿頭鬍鬚；說話的時候，把頭一伸；眼皮和嘴唇都要牽動；凹陷的面頰；陰險的笑聲。」

「你得知知道我們的消息是很難通的。故你不必向人家談起這件事。車子已等在外面，我的朋友將送你回去。」

「我急急走出了門。在車中，來德蒙仍舊在我對面，一聲不響。漫漫長途，不知到那裏去。快到夜半的時候，車子停了。」

「你可以下車了，密斯脫米來司。」來德蒙說：「抱歉得很，我不能送你到家。你要是跟着我的車子，那你有危險。」

「他一面說，一面開門。我才立停脚跟，車夫已揚鞭策馬，跑遠了。我抬頭回望，正在樹叢中。望見遠處有房屋，點點星火。另一面有盞鐵路上的紅燈。」

「那馬車早已不知去向。我呆立着，不知走向何處好。忽見有人走向我這邊來，那是個鐵路警察。」

「你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黃渡桓慈。」

「可以趁車到倫敦去嗎？」



「要是能走一哩路到克拉芬捷克興車站，」他說：「那還能趁末班火車到維多利亞。」

「這一段故事講完了。密斯脫福爾摩斯，但我仍不知到過什麼地方？那個跟我談話的人又怎樣了？想來，一定發生了慘劇。要是我有能力，很願救出那個不幸的人。第二天早晨，便將這事告訴馬各祿甫福爾摩斯，也已報告警廳。」

我們聽了這段詭異的故事，沉默了多時，歇洛克忽然望着他的大哥。

「進行了麼？」

馬克祿甫從桌子上拿起日報來讀：

「——希臘紳士保羅來帝特由雅典來此，不諳英語，又希臘女子莎妃兩人均失蹤。如有人來通風息，當有重酬。」

倫敦各報都登載着，但仍沒有消息。」

「希臘使館知道嗎？」

「他們一點不曉得。」

「那末，給雅典警廳電報。」

「歇洛克，你總有能力。」馬各祿甫說：「你總能救出他們。這件事由你去辦吧，希望早一點給我好消息。」

「那自然，」我的朋友從椅子裏跳了起來。他說：「不但要告訴你，還要通知密斯脫米來司。要是我做你，密斯脫米來司，這時候一定特別當心。因為他們也讀到了這廣告，自然知道你洩漏了風聲。」

我們就告別回家。在途中，福爾摩斯又到電報局去發了幾個電報。

「華生，」他說：「今夜並不算虛此一行。馬各祿甫時常有些奇案告訴我。雖然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但必有線索可憑。」

「你斷定有希望？」

「要是我們能多方面猜測，多方面着想，也並不困難。你的意見怎樣？不妨發表一點，作參考也好。」

「我覺得非常複雜。」

「那末，你想是怎麼一回事？」

「想來那個希臘女子，一定被那少年海洛特來德蒙所誘惑。」

「從那裏引誘得來？」

「也許是雅典。」

歇洛克福爾摩斯搖著頭。他說：「你不是聽到那少年不會說希臘話，那女子却能流利的英語。從這點看來，那女子早已在倫敦，那少年却沒有到過希臘。」

「那末，可以斷決那女子到英國以後，認識那年青的男子，才後被他誘惑。」

「這比較近情些。」

「保羅來帝特是她哥哥，她的親戚，從希臘來干涉他們。偶不小心，便落在少年和他老友的手裏。強迫他在證書上簽字。要他做證人，得到那女子的財產。——可是他不允許，於是就跟他談判。又沒有人做翻譯，便設法請密斯脫米來司去保羅來帝特已到了英國，他們沒有告訴那女人。所以突然相遇，感到很驚奇。」

「華生，你的猜測很不差。」福爾摩斯說：「我們已能知道大概的情形了。但深恐他們有所變動。否則，我們定能破獲。」

「我們怎能得到他們的住址呢？」我說。

「要是我們的猜測很對，那女子果真是莎妃來帝特，我們便不難追蹤了。因為在倫敦沒有認識她哥哥的人。而她和海洛特交友，至少也有幾個星期，她哥哥在希臘得了消息，追隨到倫敦，也有好多日子他們仍住在一塊。——我想他們仍在一起。我大哥的廣告，一定有人答覆。」

且說且走，已到了貝格街。

我們走上樓去。歇洛克福爾摩斯走在前面。他推開門，不覺吃了一驚。我在他肩後一看，也覺得很奇怪。原來馬各祿甫早坐着，在抽烟。

他見我們這樣驚奇，不覺好笑。

「請進來，」他說：「歇洛克，你們請進來。你以為我沒有毅力？但這事情，很能鼓起我的勇氣。」

「你怎樣到這裏？」福爾摩斯說。

「我坐車子，所以比你們早到。」

「有什麼新消息？」

「這廣告，有人答覆了。」

「哦。」

「在你們走後不多幾分鐘。」馬各祿甫說。

「怎樣說？」

馬各祿甫福爾摩斯拿出一張信紙來。

「這信用了字筆尖寫的，」他說：「字跡軟弱而不正，大概是個中年人寫的信。上說：

「先生：今據報載，悉貴處要知該女子的下落。她不幸的經過，我約略知道。如貴處有人枉駕敝舍，當能一一奉告。她

現住貝根罕梅曲藍別墅。

你忠實的傑·譚文寶德。」

「這信從老北克司登寄出。」馬各祿甫說：「我們何不到那邊去探聽實情。你以為如何？」

「親愛的馬各祿甫」歇洛克說：「我想救保羅來帝特，比知道那女人的遭遇更爲重要。我以爲到蘇格蘭警廳去請稽查員葛蘭生，同往貝根罕，那人的性命隨時隨地可以歸天的。」

「最好請密斯脫米來司同去。我們需要一個繙譯。」我說。

「很好，」福爾摩斯說。「快吩咐人備輛四輪車，我們馬上要走。」他開了抽屜，拿枝手鎗放在袋裏。他說：「我們此去，和惡人相見，不能不防。」

我們到包曼爾找米來司。不料他已被人請去。

「你知道他到那裏去？」馬各祿甫問那佣人。

「先生，我只見密斯脫米來司和客人坐馬車去。」傭婦說。

「那客人通報姓名沒有？」

「他沒有說，先生。」

「客人是不是一個身長的美少年？」

「先生，不是，是個戴眼睛的，面容極瘦的，身材短小的人。那客人說話時常笑的，好像很高興。」

「事情遭啦。我們走吧。」福爾摩斯喊道。

我們三人慌忙地離開寓所，到蘇格蘭警廳去。途中福爾摩斯說：「他們把米來司又弄到手了。他們早看到他的弱點。知道他懦弱，沒有勇氣，所以又來劫他去。一定又有所需用於他。事後，也許對他有所不利。」

我們希望早點到貝根罕。那知到蘇格蘭警廳，等了一個多鐘，葛蘭生才來。和他同去，闖入私人的住宅，比較合法一點。九點三刻，到倫敦鐵橋。四十分後，到貝根罕車站。再坐半哩馬車，到梅曲藍別墅。那是很華麗的大廈。我們打發開了車夫，大家躡足前進。

「一點燈光也沒有。」葛蘭生說。

「我們要捉的鳥都飛啦。留下一個空巢。」

「你怎樣知道？」

「在一小時前，有輛很重的馬車開過。」

「在門燈下面，我也看到開出的車輪痕跡。但那車子從那裏進去？」葛蘭生說。

「你仔細看，可以得到兩種車輪印，那個淺的是開進的，深的是開出的，因為車身很重。」

「我們不要空談了。」稽查員說：「這門很不容易突破呢！要是沒有人答應，只好想法子進去。」他用力打門，和拉鈴，都沒有用。

福爾摩斯走開了。

「有了。」幾分鐘以後，他回來說：「我已撬開一扇窗！」

「密斯脫福爾摩斯，原來你在別處用力。」葛蘭生笑着。

「事不宜遲，我們快進去，不必等他們來請。」

一個個從窗裏爬進去，走進一間寬敞的屋子。大約就是密斯脫米來司到的地方。葛蘭生用燈一照，在燈光下，我們看到這屋子有兩扇門。那燈，椅子，以及日本古代的武器，都跟米來司說的一樣。桌上有隻玻璃杯，一個空的酒瓶，還有殘茶。

「聽哪，」福爾摩斯忽然問道：「什麼聲音？」

大家靜聽着。

一種低微的吟呻，從上面傳來。福爾摩斯跑出門一聽，那種淒涼的呼聲更清楚，從樓上發出。他便快步上樓，葛蘭生和我緊跟着，馬各祿甫也走在後面。

二樓有三個房。那聲音在中央一間發出。時斷時續，淒慘悲怨。門是鎖着，鑰匙却留在鎖孔裏。福爾摩斯很快的開了門進去。但他又退出來，手按着他的喉頭。

「裏面有炭氣，我們慢着進去。」

室裏有綠色火星，在一隻小銅鼎裏亮着。縷縷青煙繚繞不已。我們又看到兩個人蜷伏在牆邊。

一股毒烟突門而出，我們都感到氣悶咳嗽。福爾摩斯爬上樓梯，開了廳，然後直奔進去，把裏面的窗也開了。那銅鼎被擲出窗外。

「略等一刻。」他又喘着氣出來。「再等一刻，我們可以進去。蠟燭在那裏帶進去恐怕要爆炸。馬各祿甫，你拿燈在門外，我們去救他們出來。」

我們就一閃而入。把已中毒的兩個人拖到外面。他們已失了知覺，青白的臉，血液快停止了。唇紫眼突，很難辨認是誰。但見一個肥碩的人，長着黑鬍鬚，才認到這就是米來司。黃昏還和我們在逗瓊絲俱樂部談天，此刻竟變到這種樣子。被人束縛的手足，受打擊而腫的前額——還有一人，滿面創傷，貼着許多紗布。待我們替他解開來的時候，已經斷了氣。因為中毒過深，不及救治。我們用亞莫尼亞水和白蘭地給米來司嗅和喝。不到一小時，慢慢地蘇醒轉來。

米來司醒來，略述他被劫經過。大體和我們猜想的相同。——年長的人，用手鎗威嚇他。米來司聽到他可怕的笑聲，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沒奈何跟他到貝根罕，去繙譯他們的談判。當時他們便警告保羅來帝特，如若不依，立刻刺死。但他任他們威嚇，強逼，始終不答應。他們便拉他出去，重行監禁。然後向米來司責問，爲什麼洩漏他們祕密，大登廣告，說後，便當頭一棒。他便昏倒不省人事。

後來，我們又到答覆廣告人那邊去。得知那女子是希臘富家之女，到英國來訪友。忽和海洛特來德蒙相遇。海洛特知她是富家小姐，百般獻媚，誘她同逃。她的朋友，驚悉此事，急往雅典通知她哥哥，以便卸去重任。得訊後，保羅來帝特便趕到英國。

那時海洛特暗結那奸惡的惠而遜，把保羅來帝特誘到別墅，把他幽禁起來，不給飲食。逼他簽字，想得他和他妹妹的財產，又恐給那女人知道，故在他臉上黏上許多紗布，好教她不認識。不料在他們談判的時候，竟被認出。可憐的女子，雖已窺破他們的奸謀。可是在別墅裏，都是他們的勢力，沒有人來援助她。來德蒙等知道機謀敗露，便用炭氣把米來司和保羅一同處死。匆匆地挾着女子高飛遠翔。

數月以後，在拜達伯司有件謀殺案。——兩英人偕一婦人旅行至該處。兩男子突然同時刺死。匈牙利警廳偵查致死原因，不外因情妬殺。

爾摩斯聽後，深信該女子爲兄復仇。如能找到那希臘女子，便能明白當時真相。

## 十 海軍協定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有個和我同年的，而且很要好的同學，叫潘珊弗爾甫。他很聰明，也很勤學，所以考試的成績，總不出前三名。在學校得的獎品也很多。畢業以後，就升入劍橋大學。他的舅舅是政府中很有勢力的洛特羅斯志公爵。那時，我們學校裏的老師們，對他很優越。因之，同學常設法為難他。這種事情，早已忘了。他畢業以後，靠了自己的才能，和他舅舅的介紹，也在外交部辦事，生活很舒適。但他忽然從華根巴麗白別墅寄了一封奇怪的信來。

親愛的華生：我想你總還能記起你的老同學潘珊弗爾甫。離開了學校，好久沒有給你信了。但你也許已經知道，我得舅舅的介紹，在外交部辦事了。生活稍有點進展，但不幸的事情，也接踵而來。

這事情，一時也寫不清楚，請你到我這裏來，詳細的告訴你。我患着腦病，足足昏迷了九個星期。現在才好了一點。你能否請你的朋友福爾摩斯一同來？我一向欽佩他的本領，我想這事情，經他偵查過，一定有希望的。你讀到了這封信，請馬上同他來吧！我現在一刻都不能安定。因為我處在這恐怖的環境裏，頭腦非常紊亂，我很疲乏，恕不多說。你一看就知道，這不是我寫的。因為我不能寫，這是口述的。

你的老同學  
潘珊弗爾甫

我讀完了這封急於要我們去的信，知道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想來福爾摩斯知道了，一定高興去的。我爲了往日的友誼，不能不去一趟。我的妻子，也勸我快的去，於是吃過了早餐，便趕到貝格街去。

福爾摩斯穿着一件長睡衣，坐在檯邊，專心地做化學實驗，一只盛着液體的大燒杯，在酒精燈上燃燒。我看到他一心地工作，便坐在椅子裏等他。他又加了另一種液體，用玻璃攪拌。才後又拉開抽屜，拿出一條藍色試紙來。



「你來得正好，華生。」他說：「假使藍色試紙不變色，那沒有毒的。要是變了紅色，那便能毒死人。」說時他把試紙放進去，頓時由紫轉變為鮮紅色。「哦，我知道會變的。」他喊道：「華生，請你再等一回，我就好了。如果你要烟，在波斯拖鞋裏。」他忙走到寫字檯上，寫了幾張電報，交給侍候。自己又回到椅子裏來，用手撫着雙膝。

「那是件謀殺案。」他說：「我想你現在來，一定有些事情介紹給我了。華生，你是傳遞罪惡的鴿子。到底是什麼事情？」我把信給他，他急急地讀了一篇。

「信上並沒有說明，究竟是什麼事情。」他把信還給我。

「一定很重要的。」

「這信的字跡值得注意。」

「不是他自己寫的。」

「是的。這是個女人寫的。」

「那裏！一定是男人寫的。」

「不。而且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寫的。你看她的筆調多少靈活。決不是男子所能及的。並且她和這案件，也有關係。假如你不相信，我們到了華根，就可以看到那個代筆的女子了。」

我們到瓦特洛車站，車子快要開了。我們急急地趕上了車。一小時後，便到了投在綠色懷抱裏的華根村。巴麗白別墅是全村偉大的住宅。走不多路，就到了那邊。我們投了名片，被引進一間華麗的客室，不一回，有個高個子的中年男子是招待我們。他的皮膚略帶棕色，兩目炯炯有光。

「我十二分地歡迎你們。」他跟我們拉拉手。「潘珊已等了你們一個早晨了。他的父母要我來接待你們，希望兩位竭力地幫助才好。」

「但我們沒有知道詳情，是不能着手的啊！」他說：「看來你好像不是他的親屬。」他很驚奇地望着我們，我也看着他。他的眼光就移在地上。

「你們看到我 T·H 的名片，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名字嗎？我是麥斯海而遜。是潘珊未婚妻安妮的哥哥。要是他不生病，早已結婚了。兩個月來，我妹妹成天在他房裏看護着他，沒有離開他一步。弗爾甫等得很心焦了，我們快進去吧！」

我們走出會客室，穿過長廊，走進一間很清幽的臥室。室外滿種花卉，充滿着芳芬的花香。一個病着的少年，斜臥在靠近窗前的沙發上。圍裏茂綠的樹蔭，點綴出一個清靜的夏天。他身邊坐着一個青年的女子，她一見我們便立了起來。

「潘珊，我要離開這裏嗎？」

他握住了她的手，向我說：「一向好啊！華生，你留了鬚鬚，我幾乎不認識你了。這位就是你的朋友密斯脫歐洛克福爾摩斯。」

我們寒暄了幾句，也就坐下了。這高個子的男人，已出去。他的妹妹給潘珊拉住，仍留在這裏。她是個動人的姑娘。潔白的皮膚，一雙大而活潑的眸子。柔順的長髮，更顯示出美麗的臉龐，可惜身材矮了一點。從她的面貌上看來，真是個聰敏的姑娘。「我不敢費你的時光，」他說着坐了起來。「我要把這事情的經過告訴你。密斯脫福爾摩斯，我一向是個樂天的人。現在遭了這種飛禍，真要把我弄死。我的前途，更不堪設想。華生總告訴過你了，我靠了舅舅洛特霍斯志公爵，在外交部裏，年年進級。不久以前，舅舅做了外交部長，我也參與祕密的軍機。自己也很努力，因之，頗得他的器重。」

「大約在十星期以前——五月廿三日——他叫我進他的辦公室，把一件重要的密約交給我。」

「這是英國和意大利將訂定的海軍協定。」他從公事櫃裏拿出一卷灰色的紙來，對我說：「現在要錄出一份副本。這事情，國際間已得着一點消息，因為沒有確切的憑證，還不能深信有這協定的存在。不過法國和俄國，却深信不疑，顯出重價收買這密約。因之，你得十分謹慎，萬不能洩漏出去，你辦公室裏，可有保險箱？」

「有的，公爵。」

「那末，你現在把她放好。等別人走了，就謄錄抄好後，仍放在箱裏。明天早晨，一起交給我。」

「我就拿了——」

「對不起，打斷你的話。」福爾摩斯說：「你們談話的時候，還有別人同在嗎？」

「沒有。」

「那房間大嗎？」

「大約有三十呎開闊。」

「你們立在中間？」

「是的。」

「說話的聲音可低？」

「我舅舅的聲音本來很低。我說話稍高一點！」

「謝謝你。」福爾摩斯閉着他的眼睛，「請你說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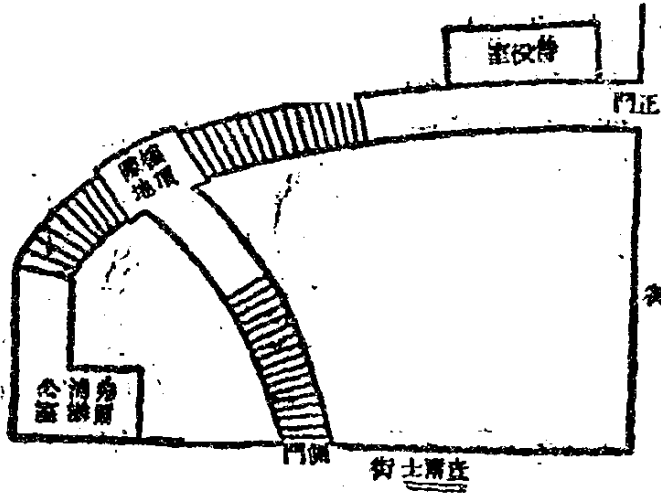
「我照着他的話做，等着他們回去。這時候，還留着查爾士郭路德，他還有幾文件在謄錄。我趁這時候，去吃飯。等我回來，他已走啦。我便趕緊工作着。因為我知道密斯脫裘斯海而遜在倫敦預備趁十一點鐘的夜車回華根去。我早點抄好，可以和他同回去。」

「當時，我便開始工作。真的，這協定非常重要。大不列顛海軍和意大利訂這密約，原要擴充地中海海軍勢力。這樣，可和法國對抗了。這協定的後面，是兩國元首的簽字。我看了一遍，就着手抄錄。這協定很長，一共有二十六條，用法文寫的。我抄到九點鐘，還只抄到第九條。我知道不能回去，而且工作得很疲勞。我就按了鈴，想喝一杯咖啡，振振精神。本來這裏有個侍役，專

爲值夜班的人所使喚。他住在樓梯下的小屋裏。

「但在我按鈴以後，却來了一個頂長黑面的老婦人。我很奇怪。她見我這樣，便說她是侍役的妻子，問我要什麼。我就叫他預備咖啡。」

「我又抄了兩條，覺得非常倦憊，在室中瞌着。但是我的咖啡還沒有來。我等得不耐煩起來啦。就開了門，走下樓去。當我出來的時候，辦公室裏的燈光直射到樓梯上。樓梯腳邊就是侍役室。在樓梯中間，有塊歇腳的地方，一面另有一隻樓梯，直通後門。這本來爲侍役們往來便利用的。但有時從查理士街進來，真是條捷徑。這是出事所在的簡圖。」



「這就是那出事所在的大略草圖」

「謝謝你，請你講下去吧！」福爾摩斯說。

「請你看這張圖。你走下樓梯，便走進侍役室。那侍役酣睡在凳上。壺裏的咖啡已經沸了，我用力把他推醒，但他打個呵欠又睡了。這時候，他頭邊的電鈴忽然響了。他給鈴聲驚醒了，便跳了起來。」

「『密斯脫弗爾甫先生！』他看着我，現出很驚奇的樣子。」

「『我是來看咖啡的，你預備好了沒有？』」

「『先生，請你原諒。我原是想看煤爐的，但竟睡着了。』他望着我，又望着電鈴，露着很驚愕的神采。『先生，你既在這裏，怎麼又有人按鈴？』」

「『這電鈴！這鈴是裝在那裏的？』」

「『那是你辦公室裏的電鈴。』」

「我聽了這話，便好像一塊冰，塞在我的胸膛。我想如果有人進去，那張舖在桌上的協定，一定要洩露了。我便慌忙地上樓去。密斯脫福爾摩斯那時候，走廊裏也沒有一個人，辦公室裏也沒有人影。可是

櫃上只有我抄的副張，那密約的原本已不見了。」

福爾摩斯立了起來，搓着他的手。「那末，你怎麼樣呢？」

「我那時決定偷密約的人，從邊門進來，由小樓梯上來。如果他從正門進來，一定要被我碰到了。」

「你真相信那賊不預先躲在室中，或匿在走廊裏面？」

「決不會的，因為辦公室和走廊裏的燈都很亮，不能躲藏的。」

「好，你再說吧！」

「一回，侍役也上了樓，他見到我這樣慌張，我便告訴他這事情。於是他就跟我一同走下了小樓梯，走出邊門，直到查理士街上。——那門是虛掩着，沒有上鎖。——我記得禮拜堂的鐘打了三下，那正是九點三刻。」

「這倒很要緊。」福爾摩斯點着他的頭。

「那夜沒有星，也沒有月亮，天下着細雨。查理士街上，沒有一個人，只有一輛笨重的貨車從白廳開過來。我們又看到，離我們不遠有一個崗警，我們跑到那邊。」

「『外交部，剛發生了一件竊案。』我喘着氣說：『被偷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你看到這裏有人走過嗎？』」

「『先生，我只站了一刻鐘，剛才走過一個披波斯圍巾的頗長年老的婦人。』」

「『啊！她是我的妻子啊！』那侍役叫道：『難道除了她，沒有人走過嗎？』」

「『沒有。』」

「『那末，這賊一定從別的路上逃走了。』他拉着我的衣袖。」

「我見他這種樣子，便起了疑心，睬都不睬他。便問警察：『那個女人走到那裏去？』」

「『先生，那我不能知道。我不過見她在我身邊走過，她的形色很是匆忙。』」

「她走了多少時候？」

「沒有幾分鐘。」

「大約五分鐘光景吧！」

「是的，不過五分鐘。」

「先生，你爲什麼白晝時候，不去追那個竊賊呢？」侍役又叫着：「我的妻子，決不會幹這種事情的。在那條巷底，或者可以捉到那賊。快來吧！要是你不去，我一個人去追了。」

「我更加疑心了。便追上去，把他拉住。問他：『你住在那裏？』」

「我住貝力克登路伊文街十六號。」他說：「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密斯脫弗爾甫還是快點到那條街去吧！也許能得有一點蹤跡。」

「於是和警察一同去。那街上，只有往來的貨車，和有事的行人。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一點行跡，很懊喪的回來。」

「打了個電話給警察局。後來一同在新油漆的地板上細細偵查。希望得到一點線索。但竟尋不到幾個脚印，或者留下的泥跡。」

「你記得那天黃昏會下雨，大約在什麼時候？」

「約在七點左右。」

「那末，那個婦人進你的房間，已在九點鐘。難道也沒有脚印？」

「是呀！但是她進了外交部，在侍役室裏，脫去雨鞋，換上拖鞋，才走到樓上。」

「這真是怪事。那晚地上很濕，竟不能找到一個脚印，真出人意料之外。你後來又怎樣呢？」

「我們又查察辦公室，也沒有什麼形跡。窗檯上也沒有什麼，潔白的牆上，也沒有裂縫。地毯上也看不出什麼形迹，同時

房裏也沒有祕密室，我決定那人，只能從門裏進來。沒有別的路可以走的。」

「你看過壁爐沒有？」

「那裏沒有壁爐的，冬天用火爐。那電鈴是裝在我辦公桌右邊的。假使他要捺鈴，一定要走近桌邊。不過他既來偷密約的，爲什麼又要捺鈴？這真使我不懂！」

「這確是件怪事……你回到辦公室後，可曾發現一些被遺留的東西。——像雪茄煙尾，手套，扣針，或其他瑣小的東西。」

「一點也沒有。」

「可有一點留下的煙味？」

「這倒沒有注意。」

「那很可惜，要是你能嗅到一種煙味，則對於這案件，就容易辦了。」

「我一向不抽煙，要是嗅到了，也不能知道是那一類的煙味。不過我非常疑心這件事是侍役的妻子——密昔斯譚蓋幹的。那侍役雖說跟她沒有關係。可是我和警察，都疑心是她偷的。打算馬上捉到她，不致給她一個出賣的機會。」

「這時，蘇格蘭警廳裏的偵探密斯脫方倍時也到了。我把事情的經過，還有我的意見告訴他，他也很贊同。就坐了車，一同趕到伊文街十六號。我們到了那邊，有個小姑娘出來開門。她是密昔斯譚蓋的大女兒。她說母親還沒有回來，我們就走進屋子去等着。」

「大約隔了十分鐘，外面又敲門了。那時我們忘了應該馬上出去，不給她一個措手的機會。却仍舊讓那個女孩子出去開門。我們聽到她說：『媽媽，這裏有兩位客人等着你。』接着就聽到她從我們室外走過。方倍時馬上出去開門，一同趕到後面的廚房裏，但她已經進去了。她看到我，又驚奇，又恐怖。」

「啊，你不是部裏的密斯脫弗爾甫？」

「來，來，你倒想避開我們？」那偵探說。

「我想你是個性急的收租人吧！」她說：「我們是安分的工人啊！」

「你還想欺騙我們？」方倍時喝往她：「我們確定你是偷外交部密約的人。你急急進來，要想放好你的贖物來，跟我們一同到蘇格蘭警廳去。」

「我們要帶她去，她竭力地反抗。但仍被我們扶着出去。當我們走進廚房，怕她把密約弄在煤爐裏。但煤爐裏並沒有紙在燃燒。後來我們沒法，就帶她到警廳裏去。可是在她身上，也搜不出什麼東西。」

「這時候，我非常懊惱。剛才那種舉動，我深信，能得着那失去的密約。但竟不能拿到。現在我閒着想到我的地位，我的前途，真是可怕。我想華生一定告訴你，我在學校的情形。我是膽小而喜歡活動的人。這事情竟要使我舅舅，一般閣員，和我有關係的人都難堪。雖然是意外的事實，誰能原諒？即使能原諒，又有什麼用？關係重大的事情，誰都不能原諒。我想到這種，真不知怎樣好。記得當時，一部份同事圍着我，來安慰我。有一個同事，用車子載我到瓦特洛車站，送我上到華根的火車。我想要沒有在我身邊的樊理安醫生，和我同車回去，那我真危險。她小心地看護着我，才使我平安到了家。否則我在回家之前，已變了一個瘋人。」

「你想，深夜，家裏的人在床上，聽到醫生按着的鈴聲，多少驚惶啊！我的母親和安妮悲痛得要心碎了。樊理安醫生說我的病，不能一時醫好的，需要在新鮮空氣裏靜養。因之，我搬到近花園的房裏來。這本來是密斯脫裘斯的臥室，現在做了我的病房。密斯脫福爾摩斯，自此以後，我人事不知地躺了七個星期。醫生走了以後，密斯海而遜做了我的看護，她整日伴着我，到了晚上，由一個請來的看護，照顧我。我的病，才好了三天。三天來，神志清楚得多了。第一件事情，我就給密斯脫方倍時一個電報。他的回電說依然沒有一點頭緒。他雖竭力地詰問那侍役和他的妻子，也沒有得到什麼。那些警察又注意到書記郭路德，



說他那天回去得最遲，很是可疑。但也得不到嫌疑之點。並且我抄的時候，他已回去，好像並沒有關係。不過那些警察們仍舊看守着他。斯密脫福爾摩斯現在我只有懇求你了，如果最後的希望再不成功，那我什麼都完了。」

他說完後，仍舊坐着。但爲了時間太長了，神色有點慘白，而且喘着氣。他的看護者，忙給他服一點安神劑。福爾摩斯低着頭坐着，兩手相交着，放在膝間。鎮靜得好像沒有事情。我知道他這時候，正在動腦筋。

「你的敘述，已很詳細。」他慢慢地說：「不過我要問你。就是你拿到那密約後，可曾把這事情，告訴過別人？」

「一個人也沒有說過。」

「難道密斯海而遜也沒有知道？」

「那時候，我沒有回華根。當然不能告訴她。」

「當你在抄錄的時候，有沒有朋友來找你？」

「也沒有。」

「外交部裏那條捷徑，你的朋友都知道嗎？」

「多半是知道的。」

「但你既沒有把抄錄的事情，告訴別人。那條路和這案件也沒有關係？」

「我真沒有告訴別人。」

「你知道那侍役以前做什麼事情？」

「不能詳細知道，只知道他是個退伍兵士。」

「他屬於什麼部隊？」

「高斯德莫守衛隊。」

「謝謝你。我想有些事情可以問方倍時。我不再煩你啦。」他說：「噢，這玫瑰花真可愛。」他走到窗前，伸手折了一朵已開的玫瑰，靠在窗檻，細細地看着玩着。

「造物者真聰明，給每樣東西一種用途。這美麗甜香的玫瑰，能清靜我們的頭腦，增進我們的智慧，更使我們得到無限的安慰。其餘的花卉也能給我們許多好處。」他靠着窗子自語着。

潘珊弗爾甫和他的看護者，聽了他的話，面面相覷。他把摘下的花，拿在手裏，細細玩弄。

過了幾分鐘，那年青的女人說：「密斯脫福爾摩斯，你對於這案，大概已有把握了吧？」她用冷冷的語調。

「哦，把握！」他從幻想中覺醒轉來，他說：「這是件異常曲折的案件，一時很難得到線索，如果我一有把握，會馬上告訴你。」

「你能否找出一點線索？」

「請原諒我。等我把全部的經過，細細思索過。那時一定能有點把握。」

「你可有懷疑的人？」

「我懷疑——」

「什麼？」

「我不能決定得這樣快。」

「那末，請你回到倫敦後告訴我們。」

「密斯海而遜，你的話很對。」福爾摩斯很興奮地說着：「華生，我想我們可以走了。密斯脫潘珊，我一定為你盡力，決不使你失望。」

「我希望你下次來的時候能給我好消息。」我們的當事人說。

「好，我明天趁早車來。不過也許沒有好消息來安慰你。」

「上帝會幫助你。」他說：「我還有件事情要告訴你。最近洛特賓斯志公爵有一封信來。」

「他說什麼？」

「他說得冷冷地，並不嚴厲，或且因為我病的原故，所以不十分訓責我。他說我的位置，我的前途，全係在那密約能否歸還。——這是一定的。我知道那協定很重要。」

「好。我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福爾摩斯說：「走吧！華生，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幹呢！」

密斯脫賽斯海而遜用馬車送我們到車站。我們就趁撲特司莫斯的火車。一路上，福爾摩斯一聲都不響。車子到了克勞分嘉新。他忽然說道：「你看，車子所經過的地方，兩邊的房子，何等瑰麗！」

我聽到他這種話，佩服他能在短期間內，忘了剛過的事情。但這景色並不怎樣醒目。

「你看這高大的建築物，直偉麗好像浸在海裏的島一樣。」

「這是巴特學校。」

「那些燈塔很是光明。像一個果實，含着千百萬的細種子。那裏造就了許多人才，將來的英格蘭必定辦理得更加完善。我忽然想到，弗爾甫不會喝酒的。」

「我想他不會喝的。」

「這種奇離曲折的事情。我們對於那些瑣屑的事情，不能不考慮到。這個可憐的人，跌在痛苦的深淵裏了，我們要設法把他救出來才好。喂，你看到密斯海而遜後，有何感想？」

「我覺得她是個剛强的女子。」

「不，我覺得她是個溫柔的女子。她和她哥哥，都在北方長大的。弗爾甫爲了要結婚，在去年冬天，把他們接了來。到了這

裏，又出了事情。她就做情人的看護。她哥哥裘斯也留在這裏了。今天，我就要從事工作，詳細的研究調查。」

「我的醫務——」

「是的。你的醫務，比這案件更重要。」福爾摩斯搶着說。

「我說我的醫務，可以耽擱一兩天。因為這是一年最清閒的時期。」

「這很好。」他便回復到和平的狀態。「我們仍舊合作着。我想先去看方倍時。他知道得很詳細，或者他能告訴我們一點有用的事實。」

「你說已有一點線索。」

「是的。這幾個線索，還不能和事實相連，故而不能發表。你想誰能在密約上得到利益？除了法國和俄國的兩個公使外，就是把密約賣給兩國公使的人；此外就是洛特霍斯忒公爵。」

「洛特霍斯忒？」

「他是這案件的主要人物。他出事之後，仍很鎮定，沒有一點不安的樣子。這是值得注意的。」

「我想像洛特霍斯忒公爵這樣有名望的人，總不致有意外的勾當。」

「這不過是個疑問，現在也不能決定。今天我們去見那個尊貴的公爵，從他的談話裏，得到一點有用的材料。我已着手進行了。」

「已經準備好了？」

「我已在華根車站上發了一個電報。關照每種晚報，登上一個廣告。」

他從日記簿裏，翻出那個廣告原草。

拾鎊  
賈格

五月廿三日夜九時三刻查理士街外交部門口停有一輛馬車如有人確知該車號數前來報告酬洋十鎊決不食言。

貝格街二二一號B啟

「你以為那個竊賊，坐車子來的？」

「或者不一定，但也沒有關係。假使弗爾甫的話不錯，辦公室和走廊不能躲藏，那人必定從外面進來。如果那人真從外面進來，能在下雨的日子，而不留下一點水跡泥痕，那一定坐車子來的。所以我們要知道車子的號數。」

「說得真有道理。」

「這也是我所說線索之一。現在要研究那個電鈴了。——這是使人最難懂的。為什麼他要擦鈴？是不是竊賊空張聲勢來嚇人？還是另外有人一同進來，不願幹這事情，才擦鈴想禁止他的行動？或者是出於無意的？或者——」他說到這裏，突然抬起他的頭，反覆地搓着他的手，一聲都不響，好像有了新的思緒。

我們下車的時候，已是十二點三刻。下車以後，福爾摩斯就打電話到蘇格蘭警廳給方倍時。我們匆匆地吃了中飯，急忙趕到那邊，他已在等着我們。他是個短小精悍的人，而且態度很驕傲。他向我們點點頭，聽我們說明來意。

「久仰大名。聽說你勢力很大。」他蔑視着我的朋友。又說：「你能挾束那警界裏的人。每件成功的案子，都歸功於你。失敗的，就歸給他們。」

「這正相反。」福爾摩斯說：「我先後破了五十三件案子，只有四件是我的名字，其餘四十九件，都歸功給警署裏的人。想來你是新進的人才，所以不能知道以前的事情。假如你要得着一點新學識，應該和我合作，不可毀謗我。」

「我很快樂聽你的指示。」便改變了態度。他說：「我也不過聽人胡說，千萬請勿介意。我對於這案，真無從着手。」

「你進行得怎樣了？」

「那侍役譚蓋，很有嫌疑。但我們探聽他在守衛隊的時候，品性都很好的。在他身上，也得不到什麼。他的妻子，也是個厄

蓮的人……」

「你派人看守着她嗎？」

「我們已差了一個婦人，整日伴住她。密普斯譚蓋，是個酒鬼。我們用的人，也跟她一塊喝酒。可是到現在，還不能得到什麼。」

「我知道他們家裏，有個收租的人？」

「是的，他們已經付清了。」

「他們的錢，是那裏來的？」

「這很要緊。他們的錢，是工錢裏留下的。」

「她會告訴你，當弗爾甫捺鈴用咖啡的時候，為什麼要她上去？」

「她說她的丈夫很疲勞，所以她代他上去。」

「這是對的。因為弗爾甫下樓的時候，那侍役已睡熟在凳上。你有沒有問過她，為什麼她回家的時候這樣慌張？警察看見她走過的時候，非常慌張？」

「她說那天回家太遲了。」

「但你和密斯脫弗爾甫去的時候，約在她走後廿分鐘。怎樣比她先到家？」

「她說她是走的。我們坐着馬車。」

「為什麼一到家，她便急急地走進廚房？」

「因為她的錢放在那裏，預備拿出來，交給收租人。」

「她各種事情，都告訴了你。你有沒有問過她，那晚查理士街上有馬車停着麼？或者有人走過？」

「她說只看見一個警察。」

「好，你詢問得這樣詳細，辦得很周密。此外，你做了些什麼？」

「郭路德書記，在這九星期裏，也有人跟着他。但也沒有得着什麼。」

「此外，還有別的工作嗎？」

「沒有，並且也沒有一點證據。」

「對於捺鈴的事情，你的見解怎樣？」

「這是最難解的事了。我想了好久，總猜不出他的用意。」

「是的。謝謝你，告訴了我這許多。假使我能捉到那個人，必定交到你手裏，使你結束這案子。華生，我們走吧！」

「現在到那裏去？」我們出了餐廳，我問他。

「去謁見英國外交部長洛特賓斯志公爵。」

我們到唐林街外交部的時候，洛特賓斯志公爵在他的辦公室裏。福爾摩斯投了名片，進去見他。他的態度莊嚴靜穆，顯着是老練的外交人員。他請我們坐在壁爐兩邊的安樂椅中，自己立在我們中間。高大的身材，豐潤的面頰，頭髮略帶灰白。但神采奕奕，目光明澈，顯示着一個尊貴的貴族典型。

「久仰你的大名，只是可惜沒有見過你。密斯脫福爾摩斯，今天不知有何貴幹，才到這裏？」

「爲了密斯脫潘珊弗爾甫的事情，特來謁見。」

「唉，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大概也知道這件事情，關係很重大，我也不知所措。他的前途，更是非常危險黑暗。」

「要是能得到那密約，可能挽回？」

「假使真能這樣，那就不同了。」

「洛特霍斯志公爵。我有兩個問題，請你答覆。」

「我很高興盡我所知的告訴你。」

「你把那密約交給密斯脫弗爾甫，就在這間屋子吧！」

「就是這間。」

「外面很難偷聽到的？」

「這是不成問題的。」

「你沒有告訴過別人，那密約給人謄錄？」

「從沒有。」

「並沒有記錯？」

「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好。你既沒有告訴別人，密斯脫弗爾甫也沒有告訴別人。那末，當然沒有第三者知道。我想那竊賊也不是有意的要偷那密約。不過，偶然看到了，才偷走的。」

「我看你的推斷力的確很敏捷。」政治家笑着說。

福爾摩斯想了一想說：「現在還有一點要請你答覆。假使這事給外界知道，以後危險的程度怎麼樣？」那政治家的臉上，便露着嚴重的形色，他說：「那真十分危險。」

「這事現在有否洩漏？」

「還沒有。」

「假使這密約，到了法國或俄國的外交部裏，你一定能得到消息嗎？」



「那我能夠知道。」洛特霍斯忒公爵仍很鬱鬱。

「這事情也快十個星期了。怎麼還聽不到一點消息。難道有了什麼阻礙，使這密約不能到兩國的外交部？」洛特霍斯忒公爵聳了聳肩。他說：「密斯脫福爾摩斯，這使我們難懂了。大概這賊偷到以後，却擱了起來。」

「或者他等着更高的代價。」

「假使他再等下去，一個錢都拿不到了。近月以內，這約就要變得一點價值也沒有。」

「這真不可解。這賊要把這約擱起來，因為突然生了病——」

「你懷疑他，生着腦病嗎？」那政治家看着他。

「我並沒有這意思。」福爾摩斯笑着說：「洛特霍斯忒公爵。我們打擾你了。再見吧！」

「我希望拿住那竊賊，不要給他逃了。」他送我們出了辦公室門。

「他真是個和善的人。」我們已走過白廳。福爾摩斯說：「他雖是公爵，但他並不富有。你看他的鞋子，已經修理過。華生，你也很辛苦了，你回去吧！我也沒有別的事情做，只等着那廣告有人答覆了再說。請你明天早晨，趁車一同到華根去。」

第二天早晨，我們又同車到了華根。昨夜他並沒有得到廣告的答覆，所以依然沒有一點光明。他說話的時候，帶着紅印第安人冷穆的態度。也看不出他對於那案件，有什麼見解。他拉雜的說着。他說到貝諦宏的量骨方法，很欽佩這個法國的學者。我們到了巴麗白別墅，看到我們的當事人，和他的看護者，仍在一起，精神似乎比昨天好一點。他看見我們，便立起來歡迎我們。

「消息怎樣了？」他關切着問。

「我只能告訴你，並沒有好消息。不過我們已看過方倍時和你的舅舅。但也沒有得到什麼，可以做這案件的參考。或者根據。」

「那你不是失敗了嗎？」

「但還不致失敗。」

「上帝祝福你。」密斯海而遜高叫着：「我高興聽到這句話。」

「我相信，我們盡力堅持下去，不會不成功的。」

「我倒可以告訴你一點新奇的消息。」弗爾甫斜依在沙發上。

「希望你告訴我。」

「我的四週全是危險物，一次次的逼着我。昨天夜裏，我又碰到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他的臉色也變了，露着極恐怖的神色。他又說下去：「我自信平日爲人，並沒有得罪於人。但是竟有仇敵，要我致於死地。」

「啊——」福爾摩斯高喊着。

「昨天是我教看護出去獨睡的第一夜。因爲我自己覺得好多了，所以不要人陪着。但是身體不好，不能睡去。直等到早晨兩點鐘，才慢慢地睡着。我忽然聽到窗邊有極細的聲音，好像老鼠敲地板。我躺着靜聽，後來這聲音更響了。我聽到那聲音從窗邊傳來，而且像是金屬的東西，撓物的聲音。我嚇得坐了起來，那聲音就沒有了。似乎在察聽裏面的人，有否睡熟。隔了一回，又響起來。」

「那人約摸等了十分鐘。我一點聲息也沒有。我便聽到那窗棖也擱去了，接着窗也開了。我立刻跨下床來，跑到窗口。只見一個人蹲在窗下。他一見我，便飛快的逃去了。他肩頭裹着一個黑色的東西，看不清他的面目。我只見他手裏拿着一件武器，看去是把銳利的長刀。等到我要看清楚的時候，那人早已跑走了。」

「這真是件新奇的事情。」福爾摩斯說：「潘珊，事後你怎樣辦呢？」

「要是我身體好的時候，一定要跳出去追趕了。那時，我只在屋裏叫喚和捺鈴。可是竟沒有一個人來。因爲鈴是裝在廚

房裏的，那些用人却都睡在樓上。我沒有辦法，只有高呼大喊。裘斯第一個聽得，他下樓後，別的人也跟着來了。裘斯聽了我的話，他便和男用人一同到花壇邊去尋一些行跡。因為這時天氣很乾燥，他們不能跟着脚印走到草地上去。不過在園邊的木柵上，有一點痕迹。似乎那人越過木柵出去的時候，折斷了一個柵尖。這件事情，我沒有告訴本地警察，等着你來解說。這事情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福爾摩斯聽了他的敘述，不住地閃着眼睛。他又從沙發上立了起來，往來地踱着。

「真是禍不單行。」弗爾甫苦笑着。

「真是——」福爾摩斯說：「你能跟我們一同去看看園裏的情形嗎？」

「好的，我很想在這晴朗的天氣到外面去走走。」裘斯也一同去。

「我也去。」密斯海而遜說。

「不，」福爾摩斯搖着頭：「我請你仍舊坐在這裏。」

這年青的姑娘，很不愉快的坐到椅子上。她的哥哥來了，我們四個人就一同出去。那窗下的花床，已經模糊得看不清了。福爾摩斯立着細細地看，又看着那邊的玫瑰花。

「我沒有想到這裏會有許多脚印，」他說：「他為什麼要進這窗子？我想畫室和餐室的窗，都比這裏容易進去。」

「大概這裏和馬路近一點。」密斯脫海而遜說。

「噢，是的。」但那邊的門也可以進去，為什麼偏要走這裏？」

「那門晚上是鎖着的。」

「以前你會碰到同樣的事情沒有？」

「從沒有這種事情。」我們的當事人說。

「想這屋裏，一定有尊貴的東西，足以引起盜賊們的注意力。」

「並沒有值錢的東西。」

「福爾摩斯的手插在袴袋裏，口裏不住地低語，在園裏踱着。」

「我想到了。」他對密斯脫賽斯海而遜說：「聽說你看到木柵上有點痕跡，好像那人就從那邊逃出的。請你領我們到那邊去看看。」

到了木柵邊，果然有個柵尖折斷了，那塊斷木，還留在地上。福爾摩斯拾了起來，細細觀察。

「你以為那木柵是昨夜折斷的？我看已不止一天，那斷痕已舊了。」

「這或許是可能的。」

「這裏我們也找不到有幫助的痕跡。不如到屋裏去商量商量。」

「潘珊弗爾甫攙着他未婚妻的哥哥，走得很慢。我們走到寢室的長窗邊，還看不到他們。」

「密斯海而遜」福爾摩斯低聲說：「你今天要整日坐在這裏，不能離開一步。事情很重要，你一定要這樣。」

「知道了。密斯脫福爾摩斯。我一定遵照你的話。」

「你要睡的時候，必須把門鎖好。那鑰匙要藏好，千萬不可交給別人。」

「那麼，潘珊呢？」

「他和我們一同到倫敦。」

「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裏？」

「爲了他，你只好如此，快點答應我。」

她點頭答應了。這時候，他們也進來了。

「安妮，你爲什麼坐在這裏？快到外面去走走。」她哥哥說。

「不，謝謝你，裘斯。我有點頭痛，還是住在裏面好。」

「密斯脫福爾摩斯，你現在可有一點把握了？」我們的當事人問。

「這事須要研究才好。我們不能再失去這個機會，你得跟我們一同到倫敦，那才有好處。」

「現在就要去？」

「越快越好，至多就擱一小時。」

「假使我真能幫助你，這一點時候，也够準備了。」

「這是極有益的。」

「我想你今夜要我留在倫敦？」

「是這個意思。」

「那末，今晚這位朋友再來，却要撲個空了。密斯脫福爾摩斯，現在我什麼都要聽你的指揮。你看要不要裘斯和我一同

去？」

「不必。我的朋友華生，是個醫生，他能看護你。假使你能允許我們，那我們在這裏吃中飯。再預備一輛馬車，送我們到車

站。」

他要密斯海而遜留在寢室裏，這件事情，我也不能明白。或者他要使弗爾甫離開她，這又何必留在寢室？飯後，福爾摩斯和我們一同到華根車站，他伴我們上了車。忽然他說不能同往，又回到月台上，這真使我們詫異。

「我還有一二樁事情要料理。密斯脫弗爾甫，請你們不必等我。華生，你們到了倫敦，請你也就擱在貝格街。我想你們久未見面的老同學，一定有許多話要談。密斯脫弗爾甫，今夜請你睡在我的寢室裏。明天八點鐘，我趁火車到瓦特洛車站。大概

早飯後，一定可以看到你。」

「但怎麼說到倫敦去商量呢？」弗爾甫快快她說。

「我們明天早上，可以商量。我留在這裏，也爲着這件事情。」

「請你告訴我們家裏的人，說我明天夜裏回去。」弗爾甫靠着窗口說。這時候，車已蠕動了。

「我不到巴麗白別墅去了。」福爾摩斯揮着他的手說。

弗爾甫和我在車中談到這事，真不知他玩的什麼把戲。

「我想他總爲了昨夜的事，想再尋一點線索。但我不相信那個行刺的人，就是偷密約的人。」他說。

「你的意思怎樣？」

「我的意思——你不知道我的地位——我以爲是政黨關係，所以要我死。否則他不走別的路，偏要進我的房？並且他

手裏還拿着一把銳利的刀呢！」

「你沒有看錯？也許不是武器。」

「不。那是刀。我看得很清楚。」

「但他們爲什麼跟你結這樣的深仇呢？」

「這正是個問題。」

「好了，假使福爾摩斯已有了線索。那末，他一定爲了這事，留在那邊。或者他已查出那個行刺的人。如能拿到那個人，對於密約的失竊，必定有關係的。要是說一個人偷你的東西，另一個人來行兇。這兩個人却絕無關係，那也太不近情理了。」

「但密斯脫福爾摩斯說不到巴麗白別墅去了。」

「我是知道他的。他辦事非常謹慎。你放心好了。」我們的談話，便轉變了方向。

這真是個使我疲勞的日子。

弗爾甫病後神經衰弱，加之這種遭遇，更使他憂患不寧。我把印度，阿富汗的民間故事講給他聽，還有小孩們說的童話，這都不能減去他失去密約的悲感。他想到：福爾摩斯留在那邊做些什麼？洛特霍斯忒公爵的意見怎樣？明天早晨，能夠得到什麼消息？這種問題，不時地在他腦海中泛起。

「你想福爾摩斯靠得住麼？」他問。

「我親自見到他破過很多的案件。」

「有沒有比這件更奇異的案件？」

「哦，有的。我會看到比你更奇異的案件。」

「但是，有沒有更關係重大的？」

「這我却記不得了。我聽他曾破過這三件關於歐洲國際問題的案子，也許更嚴重性一點。」

「華生，你是很知道他的。你知道他能夠幫助我嗎？你以為他一定能破獲這案子嗎？」

「他沒有說過什麼。」

「這就是不好的現象。」弗爾甫感到很失望。

「不，他沒有破案之前，總不肯把他的見解告訴人家。事後，他把全案的情節，很明晰的向人解釋。我們不要再空談了。你快睡吧。明天早上，他一定有好消息給我們。」

我催他快上床睡。但我知道他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以前，決不會安然入睡的。九點半鐘，我也回到自己房裏。想到那種神祕不可測的事情，也不能入睡。心想福爾摩斯留在華根，究竟做些什麼？又為什麼要密斯海而遜整日住在屋裏？他既不走，却又不到巴麗白別墅去？這些儘是想着，不知到什麼時候，才睡熟了。

醒來已是七點鐘了。一起身，就去看弗爾甫。他的形色很是憔悴，我知道他昨夜一定失眠。他見了我，便問福爾摩斯來了沒有。

「他答應了你，一定會來的。他從不失信的。」

我的話果然不錯。剛打八點鐘，有輛馬車停在門前。我的朋友，就從裏面出來。我們站在窗前看到他的左手絡在頸間的三角巾裏。臉色也很慘白。這分明是受了傷。他進了屋子，隔了一回，才上樓。

「他是失敗了！」弗爾甫失望着說。

「大約他受了傷。不過他或許有了把握。」我却暗想着他的話很對。

「希望他不使我失望。我不要見他這個樣子。爲什麼他的手不跟昨天一樣，要絡了起來？這爲的是什麼？」他想安慰着自己。

「福爾摩斯，你受了傷？」我的朋友走了進來。

「不過是一點輕傷。密斯脫弗爾甫，這的確是個神奇的案子。我從沒有看到過。」他又向我們說早。

「恐怕沒有希望了。」

「這不過使我多一次經驗。」

「請你把冒險的經過告訴我們。你怎樣會受傷？」

「吃過早飯再說吧，親愛的華生。有沒有人來答覆我的廣告？算了，算了。我不再空費時間了。」

我按了鈴，圍坐着餐桌。密昔斯赫特生拿了茶和咖啡，還有其他的早點進來。福爾摩斯吃得很快，弗爾甫刀叉不動。福爾摩斯嚼着咖哩雞，說：「密昔斯赫特生這是件很滋補的菜，也是蘇克周婦人做得頂好的菜。華生，你的是什麼？」

「火腿雞蛋。」



「很好。密斯脫弗爾甫你的呢？你喜歡咖哩雞，還是蛋？」

「謝謝你，我不想吃。」弗爾甫說。

「少吃一點。」

「謝謝你，我真吃不下。」

「好。現在你總不再拒絕我了。」福爾摩斯好像和他開玩笑。

他拿出一份灰色的紙來，擲在桌上。弗爾甫立起了來，搶那卷紙。又訂着看了一回，緊握着。在室中不住的繞圈子，好像發了瘋。我們忙攙他坐在沙發裏。給他喝了一點酒，深怕他又耍暈到。

「這是我的過失，」福爾摩斯拍着他的肩頭。「使你失了常態。但華生會告訴你，我並不是個惡作劇的人。」

「上帝祝福你，」弗爾甫握着他的手。「你恢復我往日的名譽。」

「這不但爲了你，就是以前的鑒譽，也因而得保持。」

弗爾甫把那協定放在袋裏，在室裏踱着。

「想不到你果眞在早餐前，已經成功。我願聽你成功的經過。」

福爾摩斯喝完了一杯咖啡，又吃了一盆火腿雞蛋。才後立起來，吹着口笛，走到他的椅子裏。

「我要說明這案子，第一要把我的行蹤告訴你們。」他說：「在車站上分別以後，就在秀蘭村裏散步。後來又走到立泊來村的一家鄉村旅館裏。在那邊喝了一點茶，坐了一回。後來買了一點餅乾，放在袋裏，預備在夜裏充飢。那時我開始步行到華根。到巴麗白的時候，已近黃昏了。我等在那條冷靜的路上——那時我四面一望，已沒有一個行人了——我就跳進木棚。」

「爲什麼不走大門？」弗爾甫問。

「我原別有用意的。我進去以後，閃在三棵杉樹下面，看屋裏有沒有人。我又匍匐着，從這棵樹走到另一棵樹，慢慢地走向你的寢室去。那時候，我看到你房裏有燈光。密斯海而遜坐在燈前看書。大約到了十點鐘，她放下了書，關了燈，鎖上門，她出去了。」

「爲什麼她要鎖門？」弗爾甫說。

「我事前囑咐密斯海而遜，請她睡覺的時候，把門鎖上出去。她聽了我的話，才使我成功。你的密約，也可以放進你的口袋裏。我等着。這是個晴朗的秋夜，新秋頗有點涼意。竟使我覺到有點寒冷。我吃了一點餅乾，等了好久，華根禮拜堂的鐘已打過十二下，仍沒有一點動靜。直等到早晨二點鐘，我聽到開門的聲音，接着僕室的門也開了。密斯脫裘斯海而遜走到月光之下。」

「裘斯」弗爾甫禁不住叫了起來。

「他光着頭，肩上圍着一個黑色襪包，遮住了他的面部。他蹣手蹣腳，走到牆邊。用他銳利的刀，擡動那窗柱，輕輕地開了窗，跳了進去，我悄悄跟着過去，在窗外偷看着。他點着了一支蠟燭，一手拿着蠟燭，走到窗角邊，躡着。一手揭起地毯，伸手抽出那份紙來。他又放好地毯，吹熄了火，跨下窗子。那時便投在我的懷裏。裘斯吃了一驚，用他的刀來刺我。一時來不及躲避，手上受了傷。他被我脅迫着，放下了那協定，才放他走。今天早上，我已經有電報給方倍時，如果能捉住他，那也很好。或者他已逃去，而且這密約並不經過警署的，還是保守祕密來得穩善些。我想洛特·羅斯忒公爵，密斯脫潘珊·弗爾甫，以及一切有關係的人，不必把這事由警廳宣揚出去。」

「我的上帝，」我們的當事人喘着氣說：「據你說來，那份密約在十星期內，竟和我在同一間屋裏，並沒有離開我？」

「原是啊！」

「那末，裘斯是賊，又是行兇的人？」

「嚶，我覺得裘斯的心，比一般人更加惡狠。今天早晨，我聽他的自述，他因爲近來負了債，所以偷了密約，想還債欠款。但他却不願你和他妹妹的幸福。」

「我很頭暈，」他便坐在椅上。他說：「我萬想不到。」

「你的案子，」福爾摩斯用着教書的態度說：「你的案件在表面看來，確乎很難着手的。不過每一個案子，總有一處給我們下手，才後一步步探討下去，便明白了真相。我的懷疑裘斯，就因爲你說那夜原想和他一同回家。這事情，他當然也知道，他也許來外交部等你。後來我又知道你的病房，是醫生囑咐他讓給你的。同時隔了這麼長的時候，竟沒有發作。那必然是有了阻梗。而看護婦第一夜離開你，便發生了變化。這種種連在一起，我決定那密約在你病室裏。」

「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現在我便能推想他那時的舉動。裘斯海而遜是從查理士街的邊門進來。而且一定坐着車子來的。他走到你的辦公室，却看不到一個人。因而捺鈴喚人，可巧這時他看到舖在桌上的那份密約。而且他知道那密約有巨大的代價，因而起了惡念，塞在袋裏走了。這時你還和打盹的侍役談話。直等到懷疑鈴聲才上樓。這段時候，便給他一個逃走的机会。他立刻回到華根。爲了謹慎起見，把那密約放在地毯底下。預備一二日後，帶到法公使館去出賣。誰知你突然回去，竟把他的臥室，作了你的病房。因爲你的房裏總有人，他沒有機會把密約拿出去。直到前天，你獨宿一室，他滿以爲你病後酣睡，可以取出密約。那知你又沒有睡熟，又阻礙了他的計劃。」

「我既明了這種種，知道他一定要拿出那密約。所以使你走開，給他一個機會可以進去。但密斯海而遜得在室裏守着，好讓他在未去之前，不能下手。他果然中計，取出的密約給了我。那晚的詳情，我已說過了。你們還有別的問題，要我來解說吧。」

「他第一次爲什麼要擱窗，不從門裏進去？」我說。

「從門裏進去，要走過七個寢室。當然這邊來得便當。」  
「你想他還有行刺的惡念？那刀原是殺人的利器呢！」  
福爾摩斯聳着肩說：「他或者做得出。我對於密斯脫裘斯海而遜的心意，不能臆斷。」

## 十一 最後一次

我忍痛地寫着最後的一篇。

記得婚後，我便開始執行醫務。往日福爾摩斯和我打得很熱，現在却很疏遠了。他難得來我這裏討論案情。一八九〇年，我只幫助他三件案探業。一八九一年，我見報載福爾摩斯已受法國政府之聘，去辦理一件重大的案件。後來我接他兩封信，一封是從納撲來寄出，一封從梅西寄出。所以我知道他仍留居在法國，一時不能回來。誰知四月廿四那夜，我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蒼白的臉色，羸瘦的身體，使我呆住了，不知所措。

「我自己知道太累了，弄得非常憔悴。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談……你能否答應我關扇百頁廳？」他說話的神情，似已察破了我的內心。

「你有什麼恐懼？」我問。他把百頁廳關上，又下了窗簾。

「是的。」

「怕什麼呀？」

「怕氣鎗。」

「這是什麼話？」

「你是知道我的，華生，我並不是個沒有膽量的人。不過，處在這個危險的境地裏，不得不防着。否則也不能算勇敢，而且是笨。請你給我一根火柴。」他便抽着煙，態度似乎鎮靜得多。

「我在晚間來找你，很抱歉的。」他說：「不過，我現在就要越過你的圍牆而走呢！」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他伸出他的手，我在燈下看到，手指上有着血痕。「你看，這不是無端弄起的。」他笑着說：「密普斯華生在家嗎？」

「她到朋友家去了。」

「那末，你一個人在家。」

「是的。」

「那末請你答應我，和我作次一星期的旅行。」

「到那裏去？」

「隨便那裏。因為我覺得生活太單調。」

這種樣子，非常令人奇怪。福爾摩斯決沒有這樣空閒。而且他像失了常態，不知什麼事情，使他變了。他知道我在猜疑。他把手放在膝上，講他近來所遭遇到的。

「你沒有聽到馬理丹教授的名字過？」

「沒有聽到過。」

「嚶，這人真有點神出鬼沒！」他叫着「全倫敦沒有人說他壞。因為他能掩飾他的罪惡。華生，我對你說。假如我能使那人被社會所遺棄，給社會所吐罵，我便可以退居靜養了。近來我為法政府效力，工作又適合我個性，物質生活也能滿意。華生，但是我不能休息，我不安然的坐着，因為馬理丹教授，仍在倫敦活動。」

「他做些什麼事情？」

「他是世家子弟，受過高等教育。對於算學，尤其擅長。他在廿一歲那年，發表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定理，當時他的名望使全歐洲的人都知道。於是任了某大學的算學教授。他秉着祖上不仁的遺傳性，無所不為。加之他的聰敏，更足使他成爲一個

危險人物。後來，因為受不了當地人士的指謫，不得已，離開了大學教授生活。他假着倫敦做他的大本營，做了許多罪狀劣跡。凡我知道的，即可以告訴你。倫敦一切的罪惡，我却知道。幾年來，我辦理的案件很多，也有偽造案，盜劫案，謀殺案。一經偵查，便知道有一個在專門計劃。但暗中却有潛勢力，能蔽護那些罪人，而且他們有法律的保障。因之，我努力的工作，探尋線索，費盡了腦力，才知道這些案件的主使人，是有聲譽的馬理丹教授。

「他是罪惡中的拿破崙。華生，他的思緒，能掩飾他的惡迹。全城滿佈着他的黨羽。他像蜘蛛一樣，安閒的坐在網中。只要一觸着他的網，他早已準備好了。而且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命令。他自己除了計劃以外，其餘都不用他管。他的黨羽，都是有地位的，所以沒有人指謫他。同時他又善於掩飾，自然能卸脫他的罪名。偶而他的黨羽被捕了，他使用一些金錢，也就無事了。所以他的黨羽更大膽的幹着。

「他的組織，只有我能知道一點。華生，我必定要揭破他的黑幕。可是那教授詭計多端，難於找到一點證據，到法院裏去控告。朋友，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現在我遇到這個敵手，使我三個月來，費煞心血，還不能拿住那個我所憎恨的人。近來他要作一次短期旅行。我要乘這個機會到那地方去拿住他。我想在下星期一，那些教授啦，一班罪人啦，都要被捕在警察的手裏。那時候，好教主犯的人知道我的厲害。但事前，我們要鎮靜，事情不宜過急，否則他們也許要從我們手中逃去。我的計劃，馬理丹都知道，我設法拿他，他便出計抵禦。但越想逃避，我也更加留意。倘使有人把我們暗中爭鬥的事情發表出來，真是絕好的偵探史的題材。

「今天的早晨，我在屋內，沉思那件公案。不料馬理丹教授已進了屋子，立在我的面前了。華生，當時我嚇得一怔，因為我看到的人，就是我日夜關心着的人。他是我熟悉的，長而且瘦的身材，前額很高，兩眼格外凹陷。他白淨的臉色，微帶憔悴。他有着一雙靜而有力的眼睛，好像非此不足表示他是大學教授。他的眼光時向四周掃射，時而凝視着我。

「你胸前爲什麼高起？」他用着好奇的眼光對我說：「鎗既起上了鎗，用手撫着，是很危險的呢！」

「我知道自己已處在危急的境地裏。不用我說，他早已猜到了。於是我很從容的把手鎗拿出來，放在桌上。他故意裝着笑容，好像沒有理會到的樣子。『大概你不認識我吧！』他說。

「『不，我對你很熟悉。』我說：『倘使你有事情，我可以和你作五分鐘的談話。請坐吧！』

「『我所要說的，你當然知道。』

「『那末，我的答覆，你也能知道。』

「『你能堅持到底嗎？』

「『我能。』

「他的手忽然伸到袋裏，我急急地拿着鎗準備着。那知他拿出來的是本記事簿。他說：『一月十四日，你會侮辱我。同月廿三日，你又設法阻止我。二月裏，我又被你纏繞。三月底，你妨礙我的計劃。現在是四月了。我屢次受你逼迫，深入危境，幾乎沒有了自由。我想你還不肯就此罷息。』

「『你的意思怎樣？』

「『我看，密斯脫福爾摩斯你得改變你的方針。』他點着他的頭說。

「『到下星期一再說。』

「他說：『哼，哼！你這聰明人，如果你這樣做去，我也有法子。但你何苦要這樣吶！我到那時也有極厲害的手段，不再顧慮了。』

「『危險在我的事業裏，是不能免的。這我知道。』

「『你若再不覺悟，不單有危險就算了。要你知道我們的勢力。如今你非但妨礙我，實則有害於我們全體。你敢和我們全體決鬥？密斯脫福爾摩斯，我勸你見機的吧！』



「現在有人等着我，我不能再和你閒談了。」我立了起來。

「他也立了起來，搖着他的頭說：『好好。我已盡了我的忠告，聽不聽由你。但你的計劃，我都知道。在星期一前，決沒有一點舉動。我是和你在爭鬥。密斯脫福爾摩斯，要知道，你要我失敗，我也要你失敗。總之，你要怎樣對待我，我要怎樣對待你。』」

「謝謝你的勸告，密斯脫馬理丹。」我說：「我爲謀大衆的福利起見，你要怎樣，我也有相等的禮物答還你。」

「他便匆匆的走了。」

「馬理丹教授的話，使我異常不高興。他的話似婉轉，又厲害。並不是空張聲勢來威脅我。我想你要問：『爲什麼不控警務處呢？』但這不是辦法，因爲他的黨徒很多，也許我就要陷入他的圈套。我的經驗告訴我，不能夠這樣做。」

「難道你已受過打擊？」

「朋友，我和馬理丹教授是勢不兩立的，那危害是難免的。今天中午，我有事到奧刻斯福特街去，走到陪丁克街的時候，不料在惠倍克街上開出一輛極快的馬車來，我幸而避得快，才保全了性命。這車子轉入瑪麗蓬街就不見了。華生，所以我走路非常當心。當我在微蘭街上走的時候，突然有塊磚石打在我的腳邊。當時我便找了警察，看到有屋子在修理，屋頂上有許多磚石堆着。警察說是被風吹下來的。我心裏明知不是被風刮下來的。於是，我就坐了車子，到包爾梅而街去。在大哥那邊住了半天。現在到你這裏來，途中又被人棒擊，我把他的棒奪下，他便咬我的手。後來那人被警察拿住，你可以知道我爲什麼有這血痕。所以我一到這裏，便要求你把百頁窗關上。華生，但你別驚惶。」

我平時很佩服他的勇敢。今天我真發愁納悶，我從沒有看到他辦事這樣不如意過。「你今夜睡在這裏吧！」我說。

「不行。今夜我宿在這裏，一定有很多的危險，好在我的計劃已快佈置就緒了。不久，就可以拿到那人，把他定罪。所以趁這時光，和你作一次短短的旅行，那我心中是非常愉快的。」

「好在我近日也很清閒，而且鄰居能代我診治，伴你同遊也很好。」

「那末，明天一早就走。」

「何必要這樣匆忙？」

「請你聽我的主張。華生，事實不容你再遲下去。現在你幫我抵禦那個靈敏的惡人，破獲他在歐洲的犯法機關。你且聽我的話，現在趕緊把行李整好，着一個可靠的人，在夜間送到維多利亞車站。行李上不必有姓名。明晨你雇一輛車子到洛珊路。但你的車子，不可以僱第一、第二兩部，須是第三部。你便上車到洛珊路底，你把地址寫在紙上，交給車夫。囑他不要丟了。你穿過洛珊路，那裏有輛小馬車等着你。車夫穿黑衣服，紅色領帶。你上車後，他會送你到維多利亞車站。」

「我在何處找你呢？」

「在車站裏會看到。第二節頭等車是我們預定的。」

「我們乘同一節車？」

「是的。」

當晚他一定不肯留宿在我們家裏。所以我就和他同到園裏。他負着極大的危險，緣牆而下。牆外就是曼梯爾街。不一會，我聽到馬蹄聲，知道他坐着車子走了。

次日清晨，匆匆的進了早餐。依着他的話，坐車子到洛珊路底。果真那邊有馬車停着，車夫穿着黑色的外衣。我毫不猶豫的上了車。車夫就鞭着馬，逕向維多利亞開去。到了那邊，車子便不知去向。

我們的行李已在車站裏，並且很容易的找到福爾摩斯指定的那節車，因為車上標着「預定」。但只是找不到福爾摩斯，心裏很着慌。因為只有七分鐘，要開車了。那時月台上立滿許多旅客和送行的人。我的朋友却找不到。後來，來了一個意大利教士，他操着不流利的英語，囑咐脚夫，他的行李要隨身帶到巴黎。但是那脚夫不懂。我因為覺得那人可以作旅行的伴侶，加之他不能說純粹的英語。於是我過去，替他解釋。但是我的朋友，仍沒有來。鐘已打過了，我只好走到車上。心裏念着，昨夜遭

了狙擊嗎？這時候，車門已關，汽笛高唱着再會，我們的車已開始蠕動着。

「華生，你還沒有跟我說早呢？」我忽聽有人在叫我。

我尋聲看到老教士向着我。可是他那沒有血色的，起皺紋的臉竟變了，那雙沒有神采的眼睛也變了。那是個長着高鼻子，臉色很黧潤的，眼睛有光的福爾摩斯。我問道：「天啊！我正會着你在納悶。」

「我們仍得小心謹慎。」他低着說：「我想他們也許追蹤而來，噯，你看，馬理丹果真來了。」

我看到一個很長的人，排開衆人，揮着他的手，好像囑那司機的人停下來。但太遲了，我們的車子，已加速度前進。

「好在我們準備得很周密，沒有被他破壞。」說着，脫了那襲教士所穿黑衣服，放在手提箱裏。

「華生，你讀過晨報沒有？」

「沒有。」

「那麼貝格街的事情你知道？」

「貝格街？」

「我們的屋子竟起了火，好在不一刻就撲滅了。」

「他們竟會下這種毒手，福爾摩斯，我們決不能忍受的。」

「那個拿棒擊我的人，已經被捕。所以他們不知道我的行蹤。否則也不會燒我的屋子。不過他們也許看守着你，否則，馬理丹怎會到維多利亞車站呢！今天也許你的行動稍爲緩慢，給他們知道了。」

「不，我今天完全照你囑咐的做去。」

「有馬車等着你嗎？」

「有的。」

「車夫你認識嗎？」

「不認識。」

「就是我大哥馬各祿甫，他常能幫我的忙。我們現在還得想個對付馬理丹的方法。」

「事已如此，我們不可不想個有效的方法來制伏他。」

「華生，你知道他也善於設計，倘使我今天爲了趕不上車子，就此罷休，決不甘心的。」

「設使你做了他怎樣辦？」

「專車追趕。」

「但也太遲了。」

「不算遲。」他說：「因爲火車停在肯勃蘭。我們大約在一刻鐘後，才能上船。他也不難趕不上。」

「那末，我們見他一來，便捉住他。」

「照你這樣做，那我三個月的籌劃，都沒有用了。主使的人，雖然拿到，他那末多的黨羽，便要逃避。還不是，到下星期一，一

網打盡來得好。」

「那我們怎樣呢？」

「我們到肯勃蘭。」

「到肯勃蘭怎麼樣？」

「我們可以到紐海芬或笛潑去一次。那時馬理丹一定到巴黎。讓他費兩天的時光去看守我們的行李——我們不妨把行李拋了。反正到那邊，可以重新辦的。——同時我們經過盧森堡和貝司爾到瑞士。」

我對於拋棄行李倒也不覺得什麼，只是被人所困，匆匆逃避，覺得可恥的。想來福爾摩斯的見解比我高得多，所以也沒

岩異。到了肯勃蘭，要等一小時，才能乘到紐海芬的火車。

我們看着載行李的車子，很快的開去。忽然福爾摩斯拉着我說：「你看——」  
一縷白煙，從遠處的林中直升上來。不一會，那輛專車已進了站。我們慌忙的躲在一堆行李後回。那車子又軋軋的向前進。

「他還向着目的地去了。此番總給我料到了。我和他憑着各人的想像，演着這有趣的玩意兒。」

「要是他見了我們將怎麼樣？」

「那當然狙擊我們。而且此番他仍跟人共謀的。我們還是在這裏吃飯，還是到紐海芬去吃飯。」

這夜我們到了勃勞賽爾，休息了兩天。第三天到了賽托司勃。那天早晨，福爾摩斯給警察局一個電報。到黃昏，已有回電到我們旅館裏。他且讀且咀咒着，又把電報投在火爐裏。

「我知道這人很機警，」他低嘆着：「竟被他逃走了。」

「馬理丹？」

「除了他，全都拿到了。我知道我離開了那邊，沒有人能制伏他。這樣容易的事，都幹不好……我看你，還是回去的好。華生。」

「爲什麼？」

「這人沒有了巢窟，倫敦也不能立足了。他必定要報仇，所以我處的地位很危險。從前跟他談話的時候，我已猜到他的用意了。所以我勸你回去，照常應診。」

因爲我們是多年的老友，不忍在患難的時候相棄。我和他辯了半小時，我不能離開他。當夜我們一同到了及物尼。

這星期我們循勞恩河前進，到李克過齊美山——山上滿積着白雪。後來經茵丘洛開到梅玲董。這次的旅行，真令人輕鬆愉快。嫩綠的田野，點綴着初春的風光，山頂的積雪，彷彿還有點隆冬的寒意。福爾摩斯雖很高興，但仍謹慎千萬。偶在冷僻的地方，見了人影，必定細細觀察。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齊美山去，忽而有塊大石從山上滾下來，落在湖裏，和我們立的地方，相去不遠。福爾摩斯就爬上山去看。據我們的嚮導說：「這地方，春季常有墮石的。」福爾摩斯只是不響，表示不相信。笑對着我，好像這是他的意料。

五月三日，我們到了梅玲董，住在英吉利飯店。主人彼得史汀納很會招待。他說着一口流利的英語，他曾在倫敦格羅西佛來飯店做過侍役。四日下午，我們閒着沒有事做。他就把該地的風景介紹給我們：小山啊，羅絲麗娃，小河啊，利恩白却，瀑布啊！不過那個地方很峻險。

這的確是個可怕的地方。水勢很急，捲着初融的雪，直瀉到深壑裏去。遠望去，只見白茫茫的烟霧。水流的所在，成了深峽。兩旁的崖石，高聳着，呈有光澤的黑色。水拍到岸上，又回去。那種聲音使人要頭暈。那種兇險的壯勢，使人不敢前進。當我們要折回的時候，忽聽得有人在呼喚。

「我們向着小徑尋去，遇到一個瑞士少年，他拿着一封有飯店圖章的信，一望而知是那主人所寫的。信裏說：我們出門不久，來了一個患肺病的婦人。去冬她在寶維司派來徐療養，現在要到柳珊恩去。不料忽地吐起血來，而且很危險。她希望有個英國醫生給她診治。飯店主人，因為她不要瑞士醫生，於是差人來找我。」

這個請求，是誼不容辭的。我不能聽一個同籍的人，死在客地。於是我便辭別福爾摩斯回去。留下瑞士少年作他的遊伴。那時他立在瀑布旁邊，預備閒步到羅絲麗娃去。他預備宿在那裏。我回頭看他，仍看着飛濺的水，那知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從斜坡下來，走到山脚邊，回頭看不到嶺上的瀑布。但見遠處有個人，走得很快。看得並不清楚，一會被那些綠油油的樹遮住了。

一小時後，我到了梅玲堇，那主人正立在門口。我便問道：「她的病，沒有加劇吧！」他聽了我的話，愕然不知所答。

「你沒有寫這封信？這裏沒有生病英國婦人。」我從衣袋裏拿出這封信給他看。

「沒有。但信上有我們的圖章，真奇怪！噢，我想到了。在你們走後，來了一個很長的英國人，這是他寫的。」

我知道糟了，不敢逗留，慌忙到了利恩白却瀑布的面前，只見福爾摩斯手杖斜倚在亂石旁邊，其餘什麼都沒有了。我高呼着他的名字，不聽到有人回答。只聞空山鳥語啾啾。

他的手杖既留在這裏，可知他並沒有到羅絲麗娃去。我想在這崖壁峭立的瀑布裏，被他的仇人所殺了。那瑞士少年也不見了。顯然他是馬理丹的使者。誰料到今日有這不幸的遭遇！

我差不多要暈去。強自鎮定，想找有一點痕迹。記得我們話別的時候，那條山徑沒有走完，就是在放手杖的地方。這地方泥土略帶黑色，因為那瀑布的泡沫飛濺着，不能使牠乾燥。可是沒有脚印。我再前進，看到兩行脚印。（只有去的脚印）再過去——離徑盡端不到幾碼的地方，脚印很亂。石邊的鳳尾草也踏倒了不少。我瞪着尋一點痕跡。飛沫濺在我的身上。我也找不到什麼。我又高呼着，沒有人回答我，只有淙淙的水聲。

黃昏快到了，我還癡癡地。我想來他一定有幾句訣別的話。於是重新回到倚着手杖的亂石邊。果真石上有件發亮的東西。原來就是他常用的銀煙盒。我打開煙盒來，看到一方小紙。我便展着讀，那是日記簿上撕下來的。他在這危急的時候，仍寫得很齊整，足於表示他的個性了。

「親愛的華生：在這種急迫的情勢，寫這數行，算我們最後的通信。那不得不感謝密斯脫馬理丹。他能從英國的警察手裏逃脫，追跡至此，也足令人欽佩。今日他要和我在此決鬥。我在今日能為社會除害，內心也非常愉快。只是弄得兩敗俱傷。葬身岩壑，那些親友，都要痛悼的。更是你，為我抱無涯之戚也。」

此行，我早已準備好。所以不即觸破他們的詭計，實欲一看他們對我有何種舉動。

請你轉告偵查長潘德生，那些罪人的證據，都放在寫字檯裏。有看「馬理丹」的藍色的包封裏。至於我的遺產，已在離開英國的時候，交給我大哥馬各祿甫。最後，問你的好，更祝密昔斯華生好。

你真摯的朋友  
歇洛克福爾摩斯

這個短簡，我永遠保存着，作為最後相見的一次紀念。後來，據一般人的猜測，他們起初一定肉搏。因為不相上下，才一起墮水而死。從此英魂厲魄，逝水東流。





# 足本世界文學名著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筆暢達

## 一英國之部

英國小說集 三  
沙氏樂府 四  
金銀島 四  
雙城記 七  
織工馬南傳 三  
維克斐牧師傳 三  
撒克遜劫後英雄 五  
塊肉餘生 五  
魯濱遜飄流記 四  
魯濱遜漫遊記 四  
愛麗思鏡中遊記 二  
愛麗思鏡中遊記 二  
格列佛遊記 二  
佛蘭克林 二  
小公子 三  
潘彼德 三  
水嬰孩 三  
黛絲姑孃 六  
天路歷程 六  
鄧肯自傳 三  
金河王 一  
黑女尋神記 二

## 一法國之部

女性的禁城 四  
魯濱遜故事 二  
玫瑰與指環 一  
亞德王故事 一  
暴風雨 三  
錫情 三  
馬克白 三  
爭鬥 二  
哈夢雷特 三  
該撒大將 三  
人與超人 四  
少奶奶的扇子 二  
莎樂美 二  
理想丈夫 二  
英國故事集 二  
法國小說集 三  
俠隱記 五  
續俠隱記 七  
茶花女 三  
悲慘世界 三  
苦兒流浪記 四

## 一德國之部

苦女努力記 六  
田園交響樂 二  
盧騷懺悔錄 四  
菊子夫人 印  
聖安東尼之誘惑 三  
卡門 二  
愛與死之角逐 二  
德國小說集 三  
西線無戰事 三  
戰爭 五  
格林童話集 六  
茵夢湖 一  
沉鐘 二  
少年維特煩腦 二  
意國之部 二  
南歐小說集 三  
愛的教育 四  
死的勝利 五  
木偶奇遇記 三

## 一其他各國

木偶遊非記 四  
北歐小說集 三  
弱國小說集 三  
日本小說集 三  
唐吉訶德上 七  
唐吉訶德下 七  
青島 二  
安徒生童話上 四  
安徒生童話下 四  
安徒生童話各 四  
瑞士魯濱遜 四  
天方夜談 三  
伊索寓言 二  
放浪記 二  
娜拉 二  
父親 二  
羅馬故事集 二  
希臘故事集 二  
日本故事集 二  
印度故事集 二  
西藏故事集 二

上海四馬路二八號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售

能効修自進增 度程文英高提

英 文 自 修 讀 本

英漢對照 華文講解 無師自通

本書係供給學

生課外閱讀及自

修之用，語體說

明，華文註解，

英漢對照，讀者

自修，有無師自

通之樂，無檢查

字典之勞，打破

歷來閱讀英語枯

操之成見。

◀ 物 讀 修 自 ▶ ◀ 本 教 修 自 ▶

泰氏英文法 [附習題] 一元四角

Fanner Correct English

新中國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

天方夜談 (對照本) 一元四角 (英文本) 六角

泰西三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

泰西五十軼事 (對照本) 八角五分 (英文本) 五角

伊索寓言 (對照本) 七角五分 (英文本) 三角

英語之門..... 四角五分 英文新聞紙讀法..... 五角

自學英語會話..... 三角 英文中譯法..... 三角五分

活用英文法..... 四角半 英文造句與作文..... 四角半

英文法表解..... 四角 英文應用文寫作..... 四角半

常用成語 650 字..... 三角半 英語一月通..... 三角

常用英語 2000 字..... 三角 英文作文讀本..... 三角

局 書 明 啓 路 洲 福 號 八 二 三

# A Daily u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 漢英 翻譯 兩用辭典 寫作

寫各種英文感到困難嗎？

本辭典是片刻不離的良導師！

本辭典專供學生及一般讀者寫英文作品之用，其指示之效能，不亞於口授，至本辭典之特點有 1(檢查便利)蓋字以筆劃分類，檢查異常便利，2(切合實用)中學生應用之範圍內應有盡有 3(材料新穎)各種新名詞，均亦採入。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 學生英漢小字典

發音困難，生字缺少，解釋不懂，請速購本字典

- 發音兩種** 每單字下。有發音符號兩種。一為漢字注音。一為萬國音符。雖不懂英文者亦能讀音。亦懂意義。
- 字字實用** 本字典依據美國字典專家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字實用。熟讀之後。應用無窮。
- 解釋簡明** 本字典取中學生常用單字列入。避冷僻。就常用。極易檢查。解釋簡當明白。為其他字典所不及。

每冊二角 半打一元 歡迎選購

上海四馬路 啓明局書印行 各書局  
三百廿八號 均經售

書具工學修的高最率效本兩

法 字 檢 種 三

查檢部首(3) 碼號角四(2) 查檢字數(1)

啓明  
字典

本字典內容充實，收集單字一萬五千，凡新興詞語盡量加入，且注音正確，解釋詳明，檢查便利，為其他同等字典所不及。附錄中各科參考表等十餘種，完全切合實用。

精裝一冊

實價一元七角

啓明  
辭林

本辭林材料新穎編制得體，內容豐富。單字一萬五千複詞約十萬，包括各科名詞，重要人名地名及流行較廣之俗語詞，及新名詞，解釋明白簡簡潔未有各科參考表十餘種，適合中學以上程度之用。

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元

上海四馬路三百八十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各書局均售

足本  
漢譯

福爾摩斯全集

(全套八冊)

- (一) 血字的研究 · 印刷中  
(二) 四簽名 · 印刷中  
(三) 冒險史 · 實價八角五分  
(四) 回憶錄 · 實價七角五分  
(五) 歸來記 · 實價一元  
(六) 古邸之怪 · 實價六角五分  
(七) 恐怖谷 · 印刷中  
(八) 新探案 · 印刷中

案情奇突

結構緊張

Cp 270 JUN 23 1945

福爾摩斯

# 回憶錄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出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七	角	五	分
原	著	者	A. Conan Doyle		
譯	述	者	朱 蔚 文		
發	行	者	朱 蔚 文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421

#87

259040-52  
LS #

259040